

旧参
I 246.5
B X 8

玉映金鐲錄

平江不肖生著

天津市人民图书馆
藏书图免

1869960



玉玦金環錄

第四集目錄

- | | | |
|------|-----------|-----------|
| 第卅一回 | 慈恩寺親戚樂情話 | 久華山妖魔發怪聲 |
| 第卅二回 | 深夜叩門求隱士 | 空山嚴陣殲妖蛇 |
| 第卅三回 | 採藥走名山故人剪徑 | 避兵入隧道祖師斷頭 |
| 第卅四回 | 羣雄歸附小土司 | 瘋漢醫治佳公子 |
| 第卅五回 | 道姑夙慧早通佛 | 孝子性急夜尋仇 |
| 第卅六回 | 小翠智多權作婢 | 老朱惡滿媚賊官 |
| 第卅七回 | 曾孝子報仇殺惡賊 | 小么兒被誣受極刑 |
| 第卅八回 | 奪礮壘將軍從天降 | 戰山崖蠻酋棄旂逃 |
| 第卅九回 | 張必成計取三家村 | 嚴如松混戰兩土司 |
| 第四十回 | 用盡其長收降四部 | 物歸原主結束全書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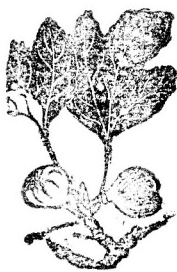


1258260

222855

玉玦金環錄

第四集目錄



慈恩寺親



感樂情誼

玉玦全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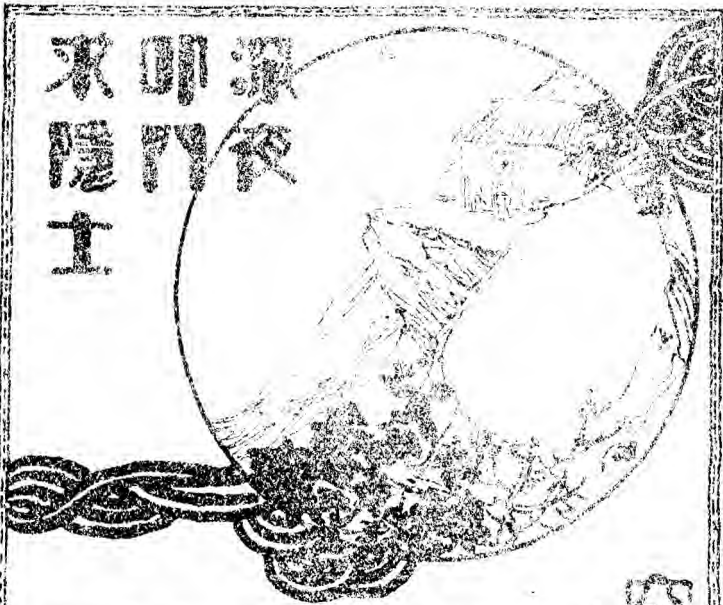
九華山妖

魔猿怪聲



第三十二回插图

深夜叩門
求隱士



空山巖陣

鐵呀呀



田 參
I 246 5
B X 8

探藥走名山

故人窮徑



避兵入隧道

祖師斷頭



玉法全錄

卷三十三 雜圖

群
雄
歸

附
小
工
司



瘋
漢
醫

治
佳
公
子

道姑夙慧

早通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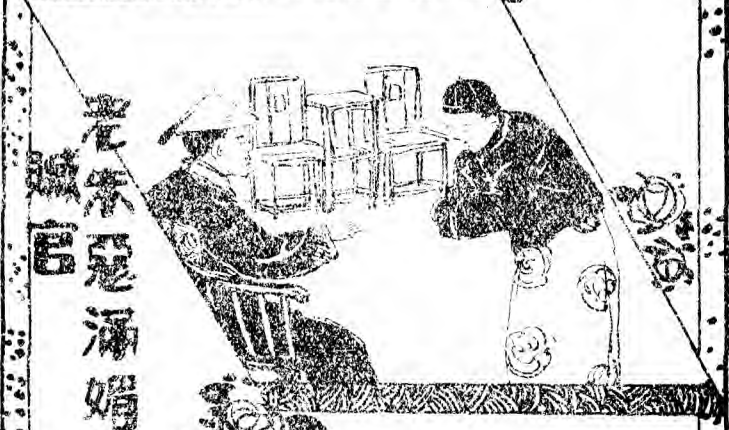
孝子性急

夜尋仇



小翠智多

權作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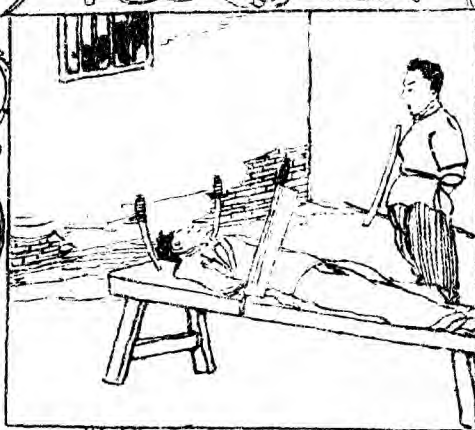
老朱惡滿婿

職官

賊惡殺仇報子孝善



玉玦金環錄



刑極受誣被兒女

第三十七回插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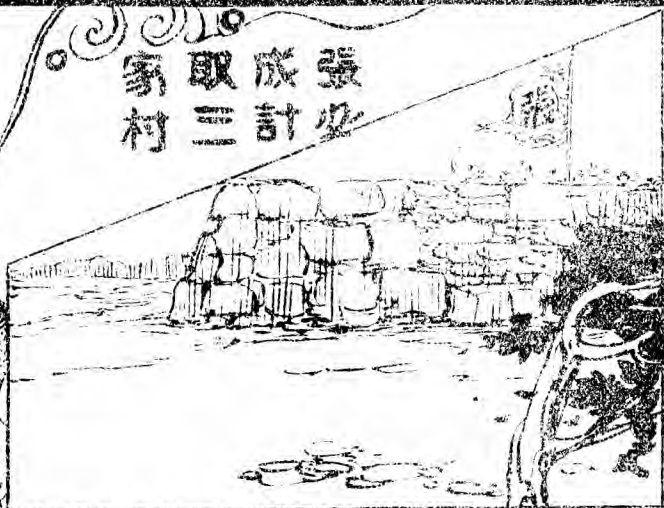


不降
有
鐵
鑿
石
柱
於



鐵
崖
鑿
石
柱
於
遊
述

張必成
計三取
家村



玉玦金環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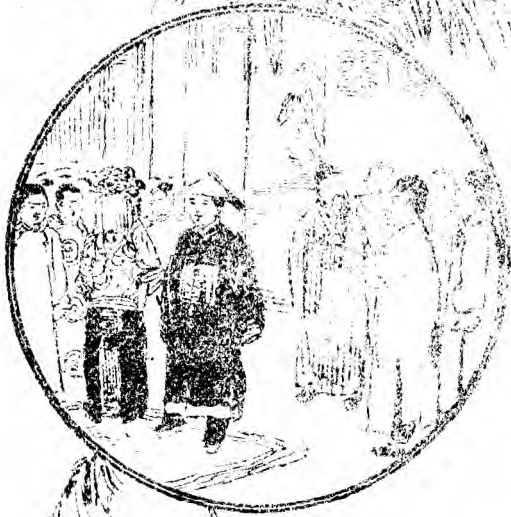
嚴如
松混
戰兩
士司



第三十九回



用盡其長
收降四部



物易其主
越來金器

俠義
小說

玉玦金環錄

平江 不肖生著

第三十一回

慈恩寺親戚樂情話

九華山妖魔發怪聲

話說何玉山從大殿走回來，說是一行僧衆都對張六禮拜劉恪聽了，自然詫怪問道：「有這種怪事嗎？你怎麼知道是佛菩薩附在他身上呢？」何玉山道：「我因看了那情形，奇怪低聲問跪在離香案很遠的智明和尚，他對我說是佛菩薩附身胡慶魁，道有這種事，倒要去瞧瞧。於是師傅三人整理了身上衣服，不敢高聲響步的走到佛殿，祇聽得河南人的口音說道：『陳桂芳、朱友信、周致恭，這三個都得趕緊傳來。』此外還有素來管理地方公事的一班鄉紳，也得教他們都到這裏來。我有話吩咐胡慶魁抬頭看時，原來說話的就是張六。不但說出來的話一些兒不口吃，并且絕不是湖南人口音。祇見他高坐在佛前香案上，說話的神情態度儼然是一個有學問又有身分的人。何嘗是張六平日那種縮手縮腳老實可憐的樣子？」張六說到這裏，光宗老法師卽叩頭回答道：「弟子卽刻遵示，派人分途去將他們找來，求祖師爺慈悲多留片刻，一則好使他們。」

面聆訓示。二則弟子愚蒙難得。祖師爺聖駕降臨。有許多不明瞭的事。得懇求祖師爺。開示。張六聽了。在上面點頭道。快派人去罷。光宗和尚遂回頭叫了幾個小沙彌。到跟前。一一的吩咐了話。各自忽忽去了。光宗和尚又叩了一個頭。說道。前年朱友信到寺裏來。拈香。他原說過。這佛殿應該裝飾聖像也。應重新裝金。祇怪弟子愚痴。當時不肯努力。事後又因循敷衍。以至於今。若非祖師爺降臨訓示。弟子總以為各施主真發願心的太少。這寺的工程太大。而弟子的體氣又已衰弱。風燭殘年。不知還能支持多久。恐怕有始無終。接手的人不慎重。反為罪過。所以不敢輕易動這個念頭。劉恪看那道。人巍然坐在上面。神氣安閒。全不似昨日兩次所見。時縮手縮腳的模樣。祇見他微微的搖着頭。歎氣說道。要各施主都自己發大願心。本是難事。你既身為佛子。應知有宏。法利生之責。為甚麼不由你發心去勸化人。倒望人家發心來幫助你。那麼我佛四十九年說法。豈非多事。你去取紙筆墨硯來。我有用處。光宗和尚連忙應是。起身親自到方丈內。取紙筆墨硯去了。胡慶魁低聲對劉恪道。這事實在太奇怪了。看這人的神情。言語舉動。都不是張六。張六本人到那裏去了呢。張六本人一個字也不認識。要紙墨。

筆。硯。何。用。劉。恪。點。頭。道。分。明。這。道。人。是。蠢。如。鹿。豕。的。樣。子。剛。纔。他。所。說。的。話。就。是。有。人。教。給。他。說。他。也。說。不。出。這。們。圓。滿。但。不。知。他。們。所。謂。祖。師。爺。是。誰。胡。慶。魁。道。我。平。日。却。聽。光。宗。老。法。師。說。過。這。慈。恩。寺。的。開。山。祖。師。是。淨。慈。和。尙。傳。到。現。在。已。有。四。代。了。這。廟。是。子。孫。廟。傳。子。不。傳。賢。的。所。以。對。於。祖。師。非。常。尊。敬。說。話。時。光。宗。和。尙。已。手。捧。文。房。四。寶。來。了。雙。手。擎。在。頭。頂。上。跪。送。到。香。案。前。面。那。道。人。接。了。紙。筆。略。不。思。索。就。寫。起。來。胡。慶。魁。指。着。殿。上。的。匾。額。對。劉。恪。道。你。看。這。大。雄。寶。殿。四。個。大。字。就。是。淨。慈。祖。師。親。筆。寫。的。劉。恪。看。那。字。的。筆。法。剛。健。氣。勢。雄。渾。匾。角。果。署。了。淨。慈。敬。書。的。字。樣。忽。然。想。起。外。面。慈。恩。寺。三。字。的。石。額。便。點。頭。對。胡。慶。魁。道。山。門。外。的。慈。恩。寺。三。字。雖。已。剝。落。得。看。不。出。款。識。然。就。那。字。跡。的。筆。法。氣。勢。看。大。概。是。一。手。所。書。的。胡。慶。魁。道。你。的。眼。力。不。差。我。在。這。寺。裏。來。往。的。日。子。多。知。道。淨。慈。和。尙。所。寫。的。字。還。不。止。這。兩。處。他。本。來。是。一。個。會。寫。字。的。人。留。下。的。法。書。最。多。本。地。大。紳。士。人。家。尙。有。許。多。寶。藏。着。當。古。董。看。待。的。劉。恪。道。看。他。此。刻。寫。些。甚。麼。這。一。張。字。比。較。那。些。當。時。遺。留。下。來。的。更。可。寶。貴。呢。胡。慶。魁。道。這。種。字。自。然。從。來。沒。有。的。那。有。人。死。了。幾。百。年。之。後。居。然。能。附。在。生。人。身。上。說。話。寫。字。的。

事你瞧。若不是極會寫字的人。何能像這樣。運筆如飛。二人是這般說話的聲音。雖則很小。然因跪在殿上的衆和尚。沒一個敢大聲出鼻息的。大家都在寂默不敢發聲的時候。就是附耳低聲。跪在近處的和尚也覺的這聲音很大。一個個不約而同的回頭來。望着胡劉二人表示一種不高興的臉色。胡慶魁料知衆和尚有怪自己三人傲慢的意思。遂輕捏了劉恪一下。不再開口說話了。道人一口氣寫下去。連換了三張紙。還不會寫完。光宗和尚打發去各施主家送信的人。已陸續引着各施主來了。光宗和尚迎到殿口。將淨慈祖師。忽附着張六身上。傳大衆到殿上說法的異事。約略說了。各施主多是時常到慈恩寺來的人。都知道張六是個獸子。并且口吃不能多說話。於今忽然提筆寫字。自然都誠心信念。搗蒜也似的。朝着張六叩頭禮拜。張六正眼也不望一下。祇管筆聲瑟瑟。手不停揮的寫下去。一會兒寫完了。將筆放下。說道。我來太久。累苦了。張六我心不忍。我要指示的話。都寫在這上面了。你們小心照辦。就是將來工程圓滿之日。我再來開光。我去了。說畢。張六仰身便倒。一個倒栽葱。跌下香案。登時人事不省。衆和尚忙起身上前扶救。光宗和尚搖手說道。不要動他。一會兒自然可蘇醒轉來。

祇看他跌傷了那裏沒有衆和尚在張六頭肩各處細看了一遍都說不曾跌傷就和睡着了的一樣光宗和尚恭恭敬敬的取了那幾張字紙欣然向各施主道諸位來瞻仰這樣龍蛇飛舞的字跡非祖師爺親筆誰人能書寫得出所來的施主聽了都一擁上前各人看了一看就七嘴八舌的說道祖師爺的墨寶我家裏還藏着幾幅條屏筆勢縱橫正和這字跡一樣若附在別人身上寫出來或者尙有不生信心的人於今附在張六身上更不由人不信仰了又一個看了說道祖師爺既訓示我們幾個人爲首主持募捐重建廟宇的事我們自然不敢推諉好在本地各富紳應捐資的數目某人三千兩某人五千兩都蒙祖師爺指派定了誰敢短少分文又有一個看到最後說道祖師爺訓示銀錢帳目交張六經管張六爲人確是再妥當沒有了不過他不識字祇怕他經管不了這大的帳目衆施主道祖師爺是這般吩咐的決不會錯誤於是衆僧俗都擁到張六跟前張六正慢慢的睜開眼來向立在身邊的人周圍望了一眼現出驚訝的神氣待掙扎起來祇是和害了病的人一樣周身沒有氣力似的掙扎了兩下不能坐起有兩個施主上前攙扶着問道你很辛苦了麼張六道你你你們都圍着我

做甚麼我我真該死不知怎的正在佛殿忽然倒在這裏睡着了旋說旋起身待走開去禮佛最誠虔的施主朱友信一手拉住問道祖師爺剛纔附在你身上說了多少話寫了多少字你難道一點兒不知道嗎張六見問光着兩眼望着朱友信發怔半晌搖頭道我沒聽得有人說話朱友信笑道你不要走我對你說罷祖師爺賞識你誠實可靠派定了你經管銀錢帳目張六還是愕然問道你這話怎麼說祖師爺在那裏你帶我去看看光宗和尚走近前說道我今早因不見你到方丈來打掃問他們說不會見你我正覺得詫異誰知一到佛殿就見你巍然高坐在這香案之上閉目合掌像是念佛的樣子我當時看了你那種情形心中很不以為然忍不住說道張六張六你瘋了嗎怎麼敢高坐在這上面還不快下來懺悔認罪我這話剛說完你卽時睜開雙眼望着我說道誰是張六張六在那裏我一聽你說話的聲音不對你平日說湖南話結裏結巴的說不清楚此時說的一口河南話聲音響亮口齒伶俐料知必有緣故正待動問你已開口念出祖師爺臨終時的四句法偈並悠然嘆了一聲道我當日一手建造這慈恩寺何等闊大何等莊嚴誰想到傳至今日竟成了這種疲憊不堪的模

樣我聽到這番話纔知道是祖師爺附着你的身體降臨開示我心裏本有些前因果不得明瞭的事要向祖師爺請示的無奈祖師爺慈悲因恐怕累苦了你的身體教我取紙筆墨硯來將要吩咐的法旨都在紙上寫了出來指派各位大施主出頭募捐在三個月之內要興工重建慈恩寺將來工程圓滿的時候祖師爺還要賜臨開光募捐得來的銀錢以及興工時的帳目祖師爺吩咐交你經管張六連連搖手道這這這我經管不了師傅另找別人罷光宗和尚笑道是我找你經管嗎祖師爺如此吩咐誰敢更改你放心經管好了祖師爺豈有差錯你到這裏來了一十二年凡事絲毫不苟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祖師爺若不是因你誠實可靠何以單單指定交你經管你爲人本來小心謹慎初來的時候還有時露些獸像近來我留神看你大約是一心念佛之報智慧已在漸漸開了你從此小心經管了這件大事將來的功德不小再加以一心念佛包管你有智慧頓開的一日張六這纔現出躊躇的神氣說道祖師爺教我經管我怎敢違拗不過我一個字也不認識寫算更是不待說完全不曉專經管銀錢還辦得到帳目我如何能經管這不是祖師爺和我尋開心有意拿這難題目給我做嗎

施主中的陳桂芳正色說道。祖師爺是何等盛德的高僧。豈有尋晚輩的開心有意。拿難題目給你做的道理。你不會寫算。有甚要緊。我們不妨派一個會寫算的人幫助。你還愁管不了這筆帳嗎。張六點頭道。有人幫助就好了。但是三個月便得興工。祇怕不能有這般迅速。因為這寺要重新建造。工程不小。三個月如何能募化。這們多銀錢呢。光宗和尚笑道。若是三個月來不及興工。祖師爺也不這般訓示了。某施主派捐若干兩。某施主派捐若干串。祖師爺都一一指定了。並無須去遠處募化。祇採辦磚瓦木料。有三個月還來不及嗎。張六嘆道。祖師爺這般顯聖。可惜我無緣聽他的訓示。光宗和尚及衆僧俗見張六說話的神情都驚訝道。這真奇了。張六自祖師爺附身之後。說話不但不似從前結巴。并且很聰明。懂道理了。佛法誠哉。不可思議。我們大家應該向張六道賀。纔是張六笑道。豈敢。豈敢。我那裏當得起聰明。懂道理的話。祇是我自己也覺得此刻的心地不似以前那們的糊裏糊塗了。這確是佛力加被。道賀不敢。當我倒是得向佛前叩謝恩施的說時。整理着身上衣服。誠惶誠恐的向佛前拜了九拜起來。又向光宗和尚拜謝了。指示念佛之恩。滿殿的僧俗看了這情形。無不歡喜讚歎。劉恪

也悄悄對胡慶魁道：這種奇事，若非我親眼看見，由別人向我說出來，無論出自如何誠實，不說謊的人之口，我心中總不會相信。有這們一回事，師傅看張六此時的神情，和昨日比較，簡直是前後兩人嗎？胡慶魁點頭道：像這樣的事，本來也太奇怪了。我正在替張六着慮，像他這般痴不痴，不識不識，寫算都不會的人，怎麼能經管錢銀帳目？就是派人幫助他，怎奈他差不多和木偶一樣，知道甚麼經管呢？不明白他們祖師爺何以有這樣顛倒的舉動，想不到頃刻之間，性情都可以改變。他們師徒在談話的時候，光宗和尚已將各施主延進方丈，款待去了。張六素來祇管打掃房屋聽候呼喚，指使的此時各施主也邀他同到方丈裏談論去了。胡慶魁等師徒三人因是寄居作客，不便跟進方丈去看，不知他們在方丈裏談論了些甚麼事。過了幾日，胡慶魁到方丈裏閒坐，便聽得光宗和尚說道：遠近的富貴人家，因知道祖師爺顯聖，親身向人募過銀錢，重建這慈恩寺，大家都明白這種施捨的功德很大。經祖師爺指派了數目的，固是分文不少的。次日，即解送前來，就是祖師爺不曾指名派出的，也有若干人，自願一千八百的施捨。若不是祖師爺肯這們顯聖，那怕滿寺的僧人出門募化，三年，鼎裏

容易募化到這們多銀錢於今纔四五日捐來的銀錢已將近二萬兩了你看尋常募化幾百兩銀子尙且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老僧在三十年前爲大殿上的銅鐘破了助僅想募化三百兩銀子重鑄一口足足化了半年纔滿這數目有許多大門外面貼了僧道無緣字條的不用說是文錢合米也不肯施捨就是地方上平日稱爲歡喜齋僧佈道的人家走進去募化也不過施捨三文五文老僧祇得說明是募錢重鑄大雄寶殿上的銅鐘可笑一般施主不聽還好聽了倒氣忿忿的說道甚麼重鑄大雄寶殿上的銅鐘修五臟殿也罷哪阿彌陀佛這就使老僧有口難分了老僧就因爲募貲重建寺院其難當數十倍於一口銅鐘那裏再敢發這樣宏願呢去年朱友信居士曾說過願盡力捐助教老僧發些緣簿求各士紳代向各處募化老僧仍是害怕不敢遵辦誰知因緣時節到了祖師爺竟會這樣顯出神通來胡慶魁道祖師爺顯神通固是一件奇事痴獃愚蠢的張六就因祖師爺一次附身之後居然把性情言語舉動都改變了卽此一事還不能使人增加信佛之念嗎光宗和尙聽了很高興的點了點頭忽然問道你不是說約了一個道友在這裏會面的麼於今那道友已經來過了沒有呢胡慶

魁道：我。正。在。因。爲。那。道。友。不。知。有。甚。麼。耽。擱。了。至。今。還。不。來。心。中。甚。是。着。急。并。且。長。久。在。老。法。師。這。裏。打。擾。我。心。中。尤。屬。不。安。光。宗。和。尙。合。掌。念。着。阿。彌。陀。佛。道。彼。此。相。交。多。年。何。用。這。們。客。氣。老。僧。不。說。沒。有。好。款。待。的。話。就。是。不。和。你。講。客。氣。光。宗。和。尙。說。到。這。裏。祇。見。一。個。小。沙。彌。在。門。外。伸。頭。進。來。探。望。好。像。進。房。回。話。的。樣。子。胡。慶。魁。卽。起。身。待。走。出。去。光。宗。和。尙。向。小。沙。彌。問。道。甚。麼。事。小。沙。彌。這。纔。跨。進。門。說。道。外。面。有。個。道。家。裝。束。的。人。走。進。寺。來。四。處。張。望。好。像。要。尋。覓。甚。麼。東。西。的。樣。子。我。上。前。問。他。找。那。個。他。祇。當。沒。聽。得。不。肯。開。口。我。看。那。東。西。形。跡。甚。是。可。疑。光。宗。和。尙。正。色。說。道。佛。寺。原。可。以。隨。人。瞻。禮。過。路。的。人。偶。然。進。寺。來。遊。觀。一。番。這。也。算。不。了。甚。麼。事。怎。麼。好。胡。亂。說。人。家。形。跡。可。疑。胡。慶。魁。忙。向。小。沙。彌。問。道。道。家。的。裝。束。是。不。是。身。材。很。高。大。年。約。五。十。多。歲。的。人。呢。小。沙。彌。連。連。點。頭。應。是。胡。慶。魁。卽。笑。對。光。宗。和。尙。道。說。不。定。就。是。我。約。了。在。這。裏。會。面。的。那。位。道。友。來。了。他。本。是。一。個。生。性。魯。莽。不。會。講。禮。節。不。會。講。客。氣。的。人。旋。說。旋。作。辭。向。外。走。去。小。沙。彌。也。跟。在。胡。慶。魁。背。後。胡。慶。魁。走。到。大。殿。上。一。看。並。不。見。有。甚。麼。道。家。裝。束。的。人。隨。向。山。門。外。及。四。處。望。了。一。望。也。沒。有。遂。回。頭。問。小。沙。彌。道。你。在。那。裏。

看。見。那。道。人。小。沙。彌。也。伸。着。頸。子。向。各。處。望。着。說。道。咦。跑。到。那。裏。去。了。呢。我。因。他。在。這。大。殿。上。東。張。西。望。問。他。又。不。開。口。所。以。向。師。傅。去。說。不。知。他。一。轉。眼。就。跑。到。那。裏。去。了。大。約。是。一。個。瘋。子。不。是。胡。爺。約。了。在。這。裏。相。會。的。朋。友。胡。慶。魁。也。沒。得。話。說。祇。得。舉。步。待。回。到。自。己。住。的。僧。寮。裏。去。纔。走。了。兩。步。忽。聽。得。小。沙。彌。在。後。面。喊。道。胡。爺。在。這。裏。了。胡。慶。魁。回。頭。看。時。祇。見。一。個。道。人。從。丹。墀。東。邊。寮。房。裏。走。出。來。正。是。約。了。在。此。地。相。會。的。那。道。友。慌。忙。上。前。迎。着。說。道。怎。的。今。日。纔。來。簡。直。等。的。我。不。耐。煩。了。那。道。人。笑。道。你。坐。在。這。裏。不。動。的。倒。說。等。的。不。耐。煩。我。求。你。這。樣。不。耐。煩。的。境。地。還。不。可。得。呢。胡。慶。魁。握。着。那。道。人。的。手。問。道。你。爲。甚。麼。從。那。邊。寮。房。裏。出。來。是。去。那。裏。面。找。我。嗎。那。道。人。搖。頭。道。不。是。我。在。這。殿。上。無。意。中。看。見。一。個。人。從。丹。墀。裏。走。進。那。寮。房。裏。去。了。看。那。人。似。乎。面。熟。得。很。一。時。想。不。起。是。誰。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所。以。忍。不。住。追。上。去。瞧。個。仔。細。胡。慶。魁。道。你。並。不。曾。到。過。這。裏。如。何。有。和。你。面。熟。的。人。必。是。你。的。眼。睛。看。錯。了。那。道。人。笑。道。這。裏。就。祇。許。你。有。熟。人。難。道。不。許。我。有。熟。人。嗎。我。的。眼。睛。一。點。兒。不。會。看。錯。那。人。不。但。是。面。熟。我。并。且。知。道。他。的。身。家。履。歷。祇。不。明。白。他。爲。甚。麼。到。這。裏。來。了。胡。慶。

魁一面聽那道人說話一面握着手引向借居的寮房裏走去話沒說了已進了寮房此時劉恪正和何玉山坐在房中閒談見自己師傅引了個道人進來都起身讓坐胡慶魁指着那道人對劉恪說道快過來行禮這不是讓坐可以了事的你認識他麼劉恪看那道人。生得圓頭方臉闊背細腰濃眉大目之間自有一種威猛粗豪之氣流露出來覺得自己眼裏平生不曾見過這人祇是師傅吩咐要行禮祇得上前叩頭說道這位道長弟子好像沒有見過劉恪叩了頭起來正想向自己師傅請教道人的名字還沒開口忽見那道人的兩眼和灑豆子一般的掉下兩行淚來自舉袖揩拭硬着噪音問劉恪道你沒見過我嗎真不認識我嗎劉恪看了這情形又見這般動問不由得心中十分疑惑口裏不好怎生回答惟有光着兩眼望了那道人發怔何玉山看了也莫明其妙立在一旁不知要如何纔好胡慶魁對那道人笑道這是甚麼道理見面倒哭起來了你們至親骨肉團圓論理應該歡喜我是個不相干的人知道你們骨肉要團圓了尙且早就在這裏歡喜等着還準備了一大套恭喜的話待向你們道賀呢說時隨即掉頭望着劉恪道這位道長你如何會不認識不過認識的時候太早別離的

時候太長見面想不起來也罷。哪你知道你有一個姓成名章甫的表叔麼？他叫成章道人。就是你的表叔成章甫。劉恪聽了這番話，陡然想起自己義父劉貴臨終時所述的情形。來記得曾說過表叔成章甫和自己父親最爲知己，屢次不顧身家性命的幫助自己父親抵敵官兵。義父劉貴帶着自己出亡的時候，表叔還在旁邊看着。後來因義父離了桃源，便得不着確實消息了。於今表叔尚在我父親到那裏去了。劉恪既然想到這上面，不由得緊走幾步，雙膝向成章甫跪下，哇的一聲哭了出來。成章甫忙伸手將劉恪扶起，淚眼婆娑的望着劉恪的面孔，說道：「好孩子，你也不要哭了。曾氏門中出了你這一個兒子，不但我看了心裏快活，就是你父親在九泉之下，心裏必也是快活的。」劉恪立起來問道：「我父親確是已經死了嗎？」成章甫祇得將曾彭壽當日被害的情形說了一遍，道：「殺你父親的仇人就是朱宗祺。一個這奴才現在桃源居然爲一縣之首富，你曾家田產被他佔去十分之六。我近年來時常打聽他的行動，原不難隨時代你父親將仇報了。祇因知道你父親既有你這個兒子報仇的事，應由你做出來你做兒子的責任纔盡了。你父親也瞑目了。就是朱宗祺也可死而無怨。所以這幾

年來凡與你父親有關的人。大家費盡心力。使你學些能耐。一則好替你父親報仇。雪恨。二則還望你繼父之志。努力做出一番事業來。劉恪聽了。並不傷感。也不開口。偏着頭。好像思量甚麼似的。半晌。忽抬頭呼了一聲表叔。問道。在黃鶴樓下。帶走小翠子。這番。又送小翠子回船。都是你老人家做的事麼。成章甫點頭道。是我做的。劉恪又問道。那麼到武家船上尋我的。也是你老人家了。成章甫道。自然是我。劉恪道。你老人家既有在水波上行走的本領。當日我父親中計被擒。你老人家何以不去救援呢。成章甫長吁了一口氣道。我當時若有此刻的本領。你父親或者不至於死得那們慘然。氣數已定。你這邊的人。本領大。他那邊的敵人。本領還更大。專仗本領。有時也是無濟於事。的我當日見你父親被難之後。料知大事難成。跟在裏面。把性命送了。徒然使枉死城裏。添一個枉死鬼。似覺太不值得。於是打定主意。乘黑夜悄悄偷出營寨。向貴州路上逃走。當時祇求逃得性命。苟活餘年。私願已足。那裏還敢有學道的奢望。逃了幾日。已逃進了貴州省境。論事勢。祇要能逃出了湖南。當時便不怕有人來難爲我了。不過心虛的人。自然膽怯。雖已逃進了貴州省境。然因地勢與湖南接壤。心中總是害怕不敢。

停留。但是自己也沒有一定的去向。儘管曉行夜宿的。照着大路向前奔跑。整整逃了二十多日。心裏纔漸覺安然了。這日走到一處。見是一個小小的市鎮。雖不甚熱鬧。也有數十戶人家。中有三四家火舖。我因走的有些疲乏了。就在火舖裏休息。休息火舖的夥計過來周旋了一會。問道客官上那裏去。今日不走了麼。我說天色還早。再走二三十里路歇店也不遲。那夥計打量我幾眼。問道客官是初次在這條路上行走麼。我。是心裏懷着鬼胎的人。隨時隨地都怕人看出破綻。知道我是從湖南初逃出來的。其實路隔千多里。誰會無端疑心到湖南造反的事情上去。不過我既防人看出破綻。便不肯承認。是初次行走的話。就隨口答道。我在這條路上行走過好幾次了。今日還得趕路。不能在這裏歇宿。那夥計見我這們說。望我笑了一笑。走開去了。我也不在意。給了兩文茶錢。馱上包袱。又待上路。纔走了幾步。有一個人好像是那火舖的老闆。追了出來。說道。天色已是不早。客官今日不要走。在小店歇了。明日再走。豈不很好嗎。我說。我要趕路。不然就早些兒落店。也不要緊。那老闆說道。客官不要弄錯了。祇道我是爲做生意留你住夜。實在是此刻天色已輕不早了。前面山路不好行走。你又沒同伴的。

人一個人走這條路在上午還好一點兒於今快要黃昏了若錯過了這個宿頭朝東非翻過九華山便沒有歇處那九華山是遠近馳名一過正午就不好走的你必是初次走這條路不知道厲害我看你是出遠門的人不能不說給你聽我一聽那老闖的話祇得停了步問道九華山上有甚麼東西厲害我實是不知道既承你的好意何不爽性說給我聽那老闖道這話我却不敢說我祇能勸你不走至於那山上有甚麼東西厲害你將來自然會知道的此時用不着我說我見他說話忽又這們吞吐便笑問道是不是有好漢在那山裏落草不許行人經過呢那老闖連連搖頭道不是此刻太平時候那有強盜落草的事我說既是沒有強盜落草此外我都不怕謝你的好意我還是要趕路我當時所以不肯在那火舖歇宿一則是爲時候太早二則也有些疑心那火舖定要留我歇宿是不懷好意三則仗着自己會些武藝祇要沒有大夥的強盜攔劫旁的都不害怕有這三個原因遂拔步又走走時還聽得那老闖歎氣說道不信老人言飢荒在眼前我也不做理會仍上前行走祇是一邊走一邊心裏想道若不是那老闖存心不好看了我的包袱沉重打算將我留下來謀我的財便是九華山

上出了傷人的虎豹。好在我身邊帶了防身的利刀。又仗着少年時練的武藝。就是真有虎豹。前來也不懼怯。走了四五里路。見前面有一座高山。料知必是九華山了。遂立住脚。向山上及四周望了一轉。不見有一個人影。也不見有飛禽走獸的動靜。細看那座山形。雖不顯得十分險峻的樣子。然樹木非常茂密。葛藤荆棘。更將山上山下蔓延得。看不出一些土色。來在荆棘叢中。隱約現出一條彎彎曲曲的樵徑。但是兩旁荆棘。都有四五尺高。下人在其中行走。勢不能向兩旁探望。我心想這樣的山路。如果真有虎豹。驟然跳出來。傷人委實不好對付。因爲一則路徑太狹。二則虎豹非到了眼前。不能看見。怪不得單身客商。不敢行走。祇是我既到了山下。總不好意思退回。去并且我本來沒有伴侶。就是退回去。明日來走。不還是單身一個人嗎。倒落得那火舖裏人看了笑話。祇得定下心神。暗忖我本是亡命出來的。不死於千軍萬馬之中。而死於一望無人之處。豈不是天數註定不能逃避的嗎。不過我得盡我的力量。防範罷了。當下將包袱的結頭緊了一緊。手握利刃。一步一步的走上去。這種地方不好用眼。就祇好用耳了。喜得那山路都是鵝卵石鋪成的。脚踏下去。沒有響聲。如果有野獸從荆棘叢中。

跑出來遠遠的就應該聽得出聲音。有聲音便好防備了。約莫走上了半山。在一段山路最崎嶇。荆棘最濃密的地方。陡聽得左邊山上的小樹枝哨喇喇一陣響。嚇得我忙停步立了一個架式。睜兩眼定睛向響的所在望着。好一會。却又不見響動了。不禁自己吓了一口道。真是青天白日活見鬼了。這不是自己嚇自己嗎。假使有人在旁邊看了。我這種害怕的情形傳出去。豈非笑話。心裏如此一想。不由得自覺有些慚愧。提起脚。又待行走。那發響的地方。猛然又是喳喇一響。待不理。罷。明知是一處兇險的所在。既聽得聲響。怎敢不理呢。沒奈何。祇得重整精神。等待那畜牲出來。眼看着那發響的地方。荆棘不住的動搖。分明是有野獸在內。我想此時準備了。等待他出來。他不出來。我正在行走的時候。他若突然乘我不備。我倒爲他所算了。何不索性用石子打動他。給點兒厲害。他看使他逃開去了。我便可以放心前行。遂彎腰拾了幾顆石子。在手對準那地方。打去。祇見荆棘往兩邊一倒。雖不見那野獸露面。然就那荆棘搖動的情形。看來可以知道那野獸已被石子驚動了。正向我而前。射箭也似的跑了過來。我慌忙擎刀等待。那野獸跑到離我不到一丈遠。近大約是看見有我攔住了去路。忽然掉轉。

身向斜刺裏跑去了。他這轉身一跳，却被我看見他的原形。子原來是一隻很大的灰色野兔。我又好笑，又好氣。然因爲看見這隻野兔，倒使我心裏安定了許多。爲的這山裏若有虎豹等猛獸，麋兔一類的小野獸，斷不能存身山中。既有兔子，就可知沒有虎豹了。不過依舊提防着走。直走過了那座高山，除看見那隻灰兔之外，不見有第二隻野獸。心裏不覺好笑，幸虧不會信那老闆的話。若是胆小的人，被他那們一嚇，真個早的在那裏歇宿，定得上他的大當。甚至連性命都送掉過了。那座山又走了十來里，高高低低，極不好行走的小路。前面又豎着一座高山，比纔經過的還高些。但是這山不僅沒有樹木，連荆棘青草都沒有。光溜溜的一座山，映着將近，脚山的日光，黑黝黝的。如上了退光漆的一般。像這樣的高山，休說大猛獸存身不住，就是小兔子也無處可以藏形。這是不妨大胆走過去，用不着防範的。就祇天色已快，向晚了。山這邊沒有人家，非翻過山那邊，找不着地方歇宿。不得不急急的爬過去一步，不敢停留。努力朝山上躡去，一口氣躡上了山頂。猛聽得來路山底下，有很尖銳的聲音，彷彿是叫我成章甫三個字。我自從逃出湖南之後，因提防着有人追捕，早將姓名改了。心中久已計

算。如果。有人。呼。我。成。章。甫。我。斷。不。能。回。答。然。走。了。二。十。多。日。並。不。曾。遇。着。叫。成。章。甫。的。人。既。走。了。這。種。深。山。之。中。不。知。不。覺。的。已。把。怕。人。追。捕。的。心。思。懈。怠。了。此。時。猛。然。聽。得。有。人。呼。喚。不。知。怎。的。逞。口。而。出。的。應。了。一。聲。應。過。之。後。纔。失。悔。自。己。太。孟。浪。在。外。亡。命。的。人。如。何。能。隨。口。應。人。家。的。呼。喚。一。面。失。悔。一。面。回。身。向。山。底。下。望。去。這。山。既。是。光。溜。溜。的。一。望。無。餘。有。人。決。無。不。看。見。之。理。祇。是。我。向。山。底。下。細。細。的。看。了。一。陣。不。僅。不。見。有。人。連。鳥。雀。的。影。兒。都。沒。有。自。以。爲。是。耳。裏。聽。錯。了。也。沒。拿。着。當。一。回。事。因。怕。天。色。昏。暗。了。趕。不。上。宿。頭。急。匆。匆。往。山。下。跑。下。山。走。不。到。二。三。里。路。天。色。便。已。昏。黑。了。喜。得。離。山。五。里。遠。近。就。是。一。處。鄉。鎮。鎮。上。火。舖。還。不。曾。關。大。門。我。這。時。兩。脚。也。實。在。走。得。疲。憊。不。堪。了。來。不。及。揀。選。那。一。家。火。舖。清。潔。看。見。頭。一。家。火。舖。就。走。了。進。去。進。門。剛。坐。下。卽。有。一。個。夥。計。模。樣。的。人。走。近。前。向。我。臉。上。望。了。又。望。並。在。渾。身。上。下。打。量。了。幾。眼。纔。問。道。客。官。是。打。從。九。華。山。來。的。麼。我。見。他。那。們。打。量。的。神。情。心。裏。自。有。些。驚。訝。然。逆。料。這。地。方。的。人。必。不。知。道。我。逃。亡。的。履。歷。隨。口。應。道。不。錯。是。從。九。華。山。過。來。的。你。問。我。做。甚。麼。那。夥。計。揮。手。說。道。不。做。甚。麼。做。店。今。夜。的。客。住。滿。了。請。客。官。照。顧。別。家。去。罷。我。聽。了。

雖不免懷疑。然他既說客滿不能住。有話也無須說了。祇得馱起包袱。走出門來。貼鄰也是一家火舖。又跨了進去。攔大門。有一個夥計坐着一見我跨進門。就起身。目不轉睛的望着我的面孔。隨即張開兩條胳膊。將我阻攔着。說道對不起。客官小店今夜客滿了。請往別家去。我說祇要一席之地。胡亂睡一夜。那夥計不待我說下去。連忙雙手搖着說道不行不行。就是站立一夜的地方也沒有。我聽了這般拒絕的話。開口不得。沒奈何。又走到第三家。誰知這家的夥計見了我。也是和前兩人一般的情形。一般的言語。我不信有這們湊巧的事。真個三家都住滿了。旅客舉眼向裏邊探望。見裏面的客商很少。卽對那夥計說道。裏邊房屋多是空的。我住下不是不給錢。怎麼說客滿了。不給我住呢。夥計道。實是沒有空房。請快點兒走罷。說時。用手將我向門外推去。我一時火冒上來。再也忍耐不下。順手將那夥計一帶。那東西就像紙糊篾紮的帶的。往前一撲。鼻尖擦地。口裏就不乾不淨的罵起來。罵的我更怒不可遏了。還待下手打他。那東西却已跳起來。向裏面逃跑。仍不住的一路罵去。我也氣忿忿的追上去。旁邊有幾個客商形像的人跑來。將我攔着。並勸道。有理好說出門。人不可隨意動手打人。我道。

我何嘗是無理打人的。人叵耐這東西。太存心欺負我。出門人了。分明這裏空着的。房間很多。他偏說沒有房間了。并且不由分說的。將我向門外便推。諸位。大家都是出門的人。請評評。這個道理。這裏若不開着火舖。我不能行。強要在這裏歇宿。既是掛着安寓客商的招牌。又不是真個住滿了客。爲甚麼不給我住。我的話。正說到這裏。祇見面。踱出來一個鬚髮都白了的。老者。也在我面上望了幾眼。說道。老哥。不要動氣。小店面。果然不是沒有房屋。不留老哥歇宿。是因老哥已中了妖毒。不敢留你歇宿。留了你。不。打緊。我們一家的性命。都難保住了。我聽了。這種話。怎麼能不吃驚呢。這是關乎自己生命的大事。不敢對那老者生氣。並向他作了一個揖。問道。請問老丈。我中了甚麼妖毒。求老丈指教。我。我是個初出遠門的人。實不知道。那老者回答些甚麼。來。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深夜叩門求隱士 空山巖陣殲妖蛇

話說成章甫不知道中了甚麼妖毒。去問老者。那老者現出很慈悲的神氣。說道。我知道你是初出門。你剛纔走過九華山的時候。忽聽得有人叫喚你。你隨口答應了。我。我心裏又吃了一驚。問道。那座草木都沒有。的高山。是九華山嗎。老者點頭道。是我便把。

聽得有人呼喚的情形說了。老者歎氣說道。可恨九華山那邊的人。明知你在下午過山。也不向你說出厲害來。你可知道那呼喚你的是甚麼。那山上有一隻蛇妖叫喚的聲音。很奇怪。無論何人聽了。都覺得是有人叫喚自己的名字。能不回答便好。雖中毒却很輕。有藥可以醫治。回答了一聲。就無所逃免了。中了這妖毒的人。眉心是帶青黑色的。歇宿在那裏。那妖便到那裏來。同在一塊兒宿的。都難保住性命。是這樣的情形。如何能怪小店不留你歇宿呢。我因爲已活到七八十歲了。用不着那們怕死。不忍不說給你聽。若遇旁人。你便和他拚命。他也不敢明說給你聽。恐怕那東西來纏他。於今話已說明白了。請你走罷。大丈夫不要連累無干之人。我聽了這番話。想起這日下午所遇種種情形。知道不至虛假。若在平時。我明知死到臨頭了。必忍不住傷心哭泣。然此時祇覺得是天數註定。應該死在這裏。不是一哭可以濟事的。反而仰天打了一個哈哈。道我祇道爲別的原由。不留歇宿。原來是怕受我的連累。這有甚麼要緊。你們若肯早向我說明。我早已走到外邊等死去了。我豈是個肯連累旁人的不義漢子。少陪了。卽轉身走了出來。暗想走了二家家。如此就到第四家。不也是一般的不肯容。

留嗎。不如悄悄地在人家房簷底下蹲一會。那妖精來要吃。我就由他吃了。完事在黑暗中約行了幾十步。忽覺得有人在我肩上輕拍了兩下。我想那妖精就來了嗎。掉轉身看時。雖在暗處。看不甚分明。然依稀看得出是個身材很高大的人。那人見我轉身。卽說道。朋友。你中了妖毒。就準等死。不想再活了嗎。我一聽。這人是四川口音。料想必是落在那火舖裏的客商。看了我落店和爭吵的情形。所以知道我中妖毒的事。他既這般問我。必有救我的方法。當卽回身答道。螻蟻尙且貪生。世間豈有準備等死。不想再活的人。無奈我是異鄉之人。不知道此間厲害。又不肯聽人家勸戒。以致弄到這步田地。各家火舖都害怕。不敢容留我。我除了聽天由命之外。還有甚麼法子呢。既蒙老兄關懷。下問。想必有好方法。可以避開這遭大難。倘得拯救。當終身感激大德。這人笑道。這樣大難。我那有救你的力量。不過我看你倒是一個很曠達的人。明知中了妖毒。死在眼前了。還能談笑自若。不慌不亂。可知不是一個輕淺浮躁的人。我在這條路上來往的次數極多。知道離此地不遠。有一位隱士。具有神鬼不測的本領。他若肯慈悲救你。必能保全你的性命。不過他既是一個隱士。一不求名。二不求利。肯救你與

否就須看你的緣法。何如我問那隱士姓甚麼。叫甚麼名字。家住在那裏。這人挽了我的手。一邊走一邊說道。你是異鄉人。又在黑夜就把地名人名說給你聽。你也找尋不着。再多耽擱。一會祇怕那妖精已不肯放你過去了。我走時覺得這人挽我胳膊的手。有無窮的氣力。幾步之後。我的雙腳雖仍是一步步踏在地下。然彷彿已不能由我作主了。祇略在地下點了一點就走過去了。那裏是我自己走路呢。簡直是被他拖着跑罷了。我心裏免不了又疑惑起來。暗想我自己從小練武。兩膀也有幾百觔氣力。加以百五六十觔重的身體。甚麼人能將我這們拖着跑。莫不就是那妖精有意是這們捉弄我。一陣再現出原形來吃我麼。雖則心裏如此疑惑。祇是並不害怕。仍向這人問道。承老兄的好意。救我還不曾請教老兄的尊姓大名。這人答道。此時救性命要緊。救得了性命。你我再通姓名不遲。如果性命不能救。我把姓名說給你聽也無益。我見他說話這般誠懇。纔知道他確是好意。要救我的人。不是妖精變化來捉弄我的。若不是這種有能耐的人。何能知道那隱士有神鬼不測的本領。心裏是這們胡思亂想。倒把中了妖毒。命在呼吸的事。置之度外了。一口氣不停留的約莫跑了十多里。高低仄狹的。

山路忽覺這人停了步，很底的聲音向我耳邊說道：「前面山坡中那所房屋便是那隱士隱居之處，我不能同你去，你自己上前叩門。他出來開門的時候，你將中妖毒的原由說給他聽，須十分誠意的拜求他拯救，萬不可說出有人送你前來的話。」那隱士是道家裝束，有六七十歲的模樣，快去快去，不可認錯了人。我還待問話，這人已轉身走了。我不敢叫喚，祇得就一點兒星光看前面山坡中果有一所不大的房屋。到此時心裏却有些害怕，那妖精找來了，急急跑上前敲門，不一會大門開了。我看那開門的人彷彿是一個年輕的人，也不是道家裝束，我還會開口。這人已問道：「你是那裏來的？」半夜三更敲門打戶的，找那個？我一想不好了。這隱士究竟甚麼，我還不知道。他問我找那個？我不能說出姓名來，怎好回答呢？喜得我心裏一時忽然靈巧起來，絕不遲疑的答道：「對不起，驚擾了。我是有急事特地前來求見老道爺的。」請老哥快去稟報一聲。我正說了這話，祇見裏面有燈光閃了出來，舉眼看時，正是一個鬚鬢雪白的老道。左手擎着一枝油燈，緩步走出來，張眼向大門外探看，面上微露驚詫的神氣。雖在夜間，看那老道的丰姿神采，真可以稱得起仙風道骨，沒些兒塵俗之氣。我到了這時候。

也顧不得冒昧魯莽了。冲進大門，直向老道雙膝跪下，說道：「我在九華山經過中了妖蛇之毒，求老道爺慈悲救我。」老道連忙伸右手扶我起來，說道：「你中了妖毒來找我有甚麼用處？我見他有推託的意思，乘他鬆手的時候，仍舊跪下，說道：『非你老人家不能救。』千萬求你老人家慈悲。」老道用手燈在我臉上照着，說道：「這就奇了。我在這裏住了幾十年，一不會做醫生，二不會做法師，更沒人求我治過妖毒。聽你說話是湖南口音，初到這地方來，怎麼知道來找我？你且說出來是誰說給你聽的。起來談罷。」這般跪着甚麼樣子？我說你老人家應允救我，我就起來。不然甯可跪死在這裏。」老道聽了我的話，也不回答，伸手在我頭頂上摸揣了一陣，從容點頭說道：「你起來，我不可惜你這條小性命，却可惜你這幾根好仙骨。救你便了我這纔欣然跳了起來。」老道吩咐那開門的人將大門關好，將我引進一間房裏。我看那房中的陳設樸素清雅，祇是並無床帳。當牕橫列一張大條桌，桌上堆着幾函舊書。桌旁兩大書櫥，也是滿櫥古籍，窗對面安放一張木榻。榻當中鋪着很厚的坐墊，榻旁擺着幾把靠椅。老道自己就榻上坐着，指着靠椅讓我坐了，問道：「你是湖南人，單身到貴州來做甚麼事？我原來準備有人盤

問的時候。回答去某處探親的。然此時不敢照平常回答。因我本來沒有親戚在貴州。祇得答道。到貴州來。並沒有一定的事故。因爲生性喜遊山玩水在家。也是孤單一人。不如出門走走。老道聽了似信不信的樣子。又問道。你怎麼知道上我這裏來的呢。我祇好隨口應道。因聽得本地人指點。所以知道。老道搖了搖頭道。本地人。是誰在甚麼地方。如何指點你的。我說在前邊火鋪裏說起你老人家有神鬼不測的本領。必能救我的性命。因此纔投奔你老人家。這裏來。老道笑道。那人對你說我姓甚麼。叫甚麼名字。這裏叫甚麼地名。這幾句話。就問得我。不能回答了。老道見我回答不出。就笑道。姓名地名。都不知道。真虧你在黑夜居然找得着。我看了他說這話的神情。恐怕他怪我不誠實。不敢不說出來。便起身作揖說道。實在是有一個四川口音的好漢。送我到這裏來的。祇因他吩咐我不可對你老人家說。並非我敢撒謊。那好漢送到門外。便轉身走了。我至今尙不知道他的姓名。老道沉吟着說道。四川口音嗎。是何等模樣的人呢。我說因在黑夜。他雖挽了我的胳膊同走。但是沒看清楚。他是甚麼模樣。僅看出他的身材。彷彿和我一般高大。頭上似乎纏了一個很長大的包巾。老道略略點了點。

頭道這也是你的機緣湊巧居然能找到我這裏來不過九華山滿山都是毒蟒每日祇有辰巳午三個時辰能走那山裏經過一過了那三個時辰走過那山裏的人輕重總得中些蛇毒那發聲叫喚行人的妖蟒更是陰毒無比我救雖救你不過能否如願此時尙難決定這就得看你的氣數何如我卽拱手說道仗老道爺的神威法力能曲全我這條性命我固是感德無涯但是我的願望實不僅想救我一人的性命我一個孤單之人死了有何足惜像我一樣初次出門不知厲害在午後從九華山經過的何止我一人容留這種妖精盤據要路害人老道爺但能將這妖精驅除免害行人我的性命就不能救也不要緊老道見我這般說顯出很驚訝的神氣望着我說道你尙能如此存心我豈可袖手坐視不過那妖精陰毒異常他所至之處青草不生凡人血肉之軀祇要呼吸了他一口毒氣就得發生瘟疫之症那九華山原是貴州有名的蛇窟從來就有無數的毒蛇涵淹卵育其中然不大出來爲害行人也沒有靈覺不能變化近幾年來不知從那裏來了這條大蛇妖九華山上這條路便成爲行人的畏途了這妖精的叫聲很怪不問是甚麼人聽了都覺得彷彿是叫自己的名字不答應的沒要

緊不過害病幾天便好了。祇要於無意中答應了一句聽憑這人走到甚麼地方一到半夜他就追尋來了。自從這妖精盤據九華山後是這般害死的人已不計其數了。因此居住在九華山附近二三十里以內的人無不知道這妖精厲害的。但見這人眉目間現了黑氣彷彿皮膚裏起了一層烟霧便可知是答應了這妖精的叫聲。貧道爲這妖精尋覓一樣尅制他的東西走遍幾省纔尋着然貧道心裏還覺得不十分可靠所以這東西到手了幾個月不敢嘗試打算再調養幾日然後動手去驅除他不料有你來了難得你有這樣一片甯肯不救自己性命祇求免害行人的心思我祇好不顧一切了。老道說時起身從坐墊旁邊取出一個一尺多長五寸來寬的黑木匣來很慎重的樣子托着向我說道這裏面便是尅制那妖精的法寶你好生端着到隔壁房裏去那房裏有現成床帳你可用這木匣做枕頭安心睡覺那妖精已能變化來時無影去時無蹤你不會修煉的人他就來了你也無從知道但是你儘管不知道有了這法寶他自然有信給你他在這裏面無故不會動彈那妖精一到窗外他在裏面知道必急尋出路那時你因將他枕在耳下定能聽得裏面的聲響你不可說話祇輕輕將這

當頭的木板是這們抽了自有效驗。旋說旋將木匣遞給我。我忙起身。雙手接了。看當頭果有一個抽木板小銅環。因問道：「不可以早些抽開木板等候妖精前來嗎？」老道慌忙搖手道：「那是萬萬使不得的。這種法寶不到緊急關頭，豈可輕動？謹記謹記，非聽得裏面響聲很急，便把木板抽開。那時枉送了性命，就不能怨我啊。」我見老道說得如此鄭重，這是我自己生命關係的事，自是不敢嘗試。當即辭了老道，捧了木匣，走到隔壁房裏，看那房間的情形，好像是準備了做客房的。床後牆壁上有一個粗木格的窗戶，用白紙糊了。有月光照在窗紙上，雖看不見窗外，是何情形。然有這般透明的月光照著，可想見窗外必是空地。我一則因為這日行了一百幾十里山路，身體疲乏，不堪二則因恐怕時候已到了半夜，不趁早枕着木匣，那妖精來了，不知抽去木板，所以沒閒心去看窗外的情形。一面將頭枕木匣，睡着一面將利刃握在手中，計算萬一妖精近了我的身，我總得與他拚一下。我平日走得身體疲乏了，落枕就起了鼾聲，有時連叫也叫不醒。這夜畢竟是生死關頭，那有一些兒睡意呢？兩眼睜開，望着窗紙上的月影，一步一步的向上移動。默念若在這時候有甚麼東西到了窗外窗紙上，總應該

現出影來不能逃我的兩眼心中正在這們亂想忽聽得耳底下悉索索的響起來了我吃了一驚想法寶響了果是妖精來了嗎是這般一點兒動靜也沒有人尙且不知道法寶藏在木匣子裏居然會知道嗎同時並有些疑心是耳裏聽錯了剛待仔細再聽猛聽得窗外風聲大吼窗紙上的月光登時沒有了滿窗漆也似的烏黑連窗格都看不見了木匣裏面不僅喳喳的大響且震動得木匣都跳蕩起來我這纔慌了急將木匣抽去突覺眼前白光一閃接着就聽得窗格上響了一聲彷彿有甚麼東西衝破窗格去了鼻孔裏即時嗅得一股腥膻氣味使人要嘔再仔細看那窗戶已不似風聲吼時那般漆黑了可以看得出那很粗的木格在正中間斷了兩根窗外的風聲雖已停息但儼然有人在外面鬥架的樣子跌得地下一片聲響我心想這木匣祇有尺多長五寸來寬裏面必藏不了甚麼大東西或者是劍仙煉成的飛劍所以出匣的時候有白光一閃祇是聽了那跌地的響聲又似乎不是飛劍滿擬到窗跟前從衝斷了的窗格裏向外邊探望探望然而沒有這胆量外邊鬥架的聲音約莫響了一頓飯時候風聲又大吼起來不過這次的風聲與初次不同初次是向窗跟前吼來這次是

吼向遠處去了。我纔覺得這風聲是妖精去了。就聽得老道在隔壁房裏躲脚道走了。走了爲甚麼不早一點兒把木板抽開壞了我的法寶了。說着已走過這邊房來了。我連忙起身說道。外面風聲剛起。我就將木板抽開了。怎麼開遲了呢。老道歎氣道。等你聽到了風聲纔開木板。還說不遲嗎。我交這木匣給你的時候。怎生吩咐。你不是說聽得裏面有響聲。就抽木板的嗎。我聽了自然懊悔。祇見老道一手擊了蠟燭。一手端了木匣。將我引到窗外。用燭在地下遍照。忽在青草裏面照出一條尺來長二寸多寬的白蜈蚣。來指點着給我。我看道。你瞧他此刻走不動的情形。可想見他是和妖精鬥的太吃力了。我知道他的能耐。妖精到了半里以內。他就知道你若在他有響動的時候。放他出來。他不至措手不及。妖精決不能逃去。於今已弄到了這一步。就祇得再行設法了。隨將手中蠟燭給我。擊了雙手。捉住白蜈蚣。就燭光細看。渾身雪白。祇有兩隻比大拇指還粗的鋸齒。鉗砂也似的鮮紅。老道就鉗上仔細端詳了一陣。笑道。就這鉗齒裏夾着肉屑。看來那妖蛇的眼珠。必已被這東西弄瞎一隻了。若能將兩眼都弄瞎。便好辦了。旋說旋把白蜈蚣放在木匣裏。從懷中掏出一把黃色粉末。來納入匣中。一

個小木杯內我問這是甚麼粉末是給他吃的嗎老道點頭道這是煉好了的魚子硫磺非用東西調養敵不住那妖精的陰毒之氣可惜調養的日子太少再多幾月就更可靠了我回房走近窗前看那衝斷的木格是向內的好像是有東西從外邊衝進來的一般遂問老道是何緣故老道指着我說道你還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嗎這窗格是那妖蛇衝破的你若再遲一剎那抽木板那妖蛇便已進房來了妖蛇既進了房你就想抽木板也來不及了你的性命不保是不待說就是這蜈蚣也必在匣中悶死我問這蜈蚣既有敵妖蛇的能耐何以這樣小小一個木匣都不能衝破出來呢老道笑道你不要看輕了這個小小的木匣有貧道的符籙在上敢說比銅牆鐵壁還要堅固我說妖精既經逃跑了將怎麼辦呢老道沉吟道辦法是有但是還嫌少了一個會法術的帮手且待明日再說這夜老道畫了一碗符水給我吸了教我安心睡覺睡不多時天色已亮祇覺得肚中迴腸蕩氣鳴雷也似的響個不了一會兒瀉下半桶黑水來腥膻之氣與昨夜妖蛇來時所嗅着的無異大瀉之後取鏡照眉目之間的黑氣已是沒有了天明不久忽聽大門外有人說話語氣彷彿是來拜訪老道爺的我聽那說話的

口音就是昨夜送我到老道家來的那個四川人。我心裏十分感激他救了我的性命。惟恐老道不肯見他，正打算出來探看。若果是那個人，我便當向老道先容。可怪那老道似乎已知道外面的人有些來歷，不待通報，即親自迎了出去。我跟我出來看時，那人望了我一望，即對我拱手說道：「恭喜恭喜，面上的妖氣已退，不妨事了。」隨回頭向老道說道：「兄弟初次來拜訪，道爺還未敢冒昧進謁，就多事送他來求救。實是因爲見他的性情很曠達，昨夜在火鋪裏聽得中了妖毒，不可救藥的話，明知死在目前，並無憂戚之意。可知不是尋常庸碌之人，死了甚是可惜。并且兄弟不遠千里前來拜訪，爲的就是九華山這隻妖精盤踞要路，害人太多，特來助道爺一臂之力。他湊巧在這時候中了妖毒，又落在兄弟眼裏，豈可不救？但是兄弟初來拜訪，尙未見面，實不便就爲他人作紹介。所以祇將他送到道爺門外，就藏匿在附近山中探看。昨夜妖精來去，兄弟都看得分明，但恨沒力量誅戮他。眼睜睜望着他逃回九華山去了。成章甫說到這裏，見劉恪彷彿聽說故事，聽出了神的樣子，即帶笑在他肩上拍了一下，問道：「你知道那個去拜訪老道爺的是甚麼人麼？」劉恪怔了一怔，說道：「你老人家不是在夜間問那人的性

名。那人不肯說的嗎。當時我又不在跟前。如何知道。成章甫大笑道。那有別人。啊。就是你。此刻這位師傅胡慶魁呢。劉恪望了望胡慶魁。問道。後來怎麼樣呢。那蛇究竟弄死了。沒有呢。成章甫笑道。不用忙。我自然要把從你父親死到於今這十幾年間我所經歷種種的事。從頭至尾說給你聽。正待接着說。胡慶魁幫助老道誅蛇的話。忽見一個小沙彌走近房門口。招呼了胡慶魁一聲。問道。張六曾到這房裏來沒有。胡慶魁搖頭答道。近來張六並不掃地和做零星粗事了。已有三四日不曾到我這房裏來。他此刻不是經管銀錢帳目嗎。是有人送捐款來。教他收受麼。小沙彌一面回身就走。一面沒精打采的答道。不是。不是。即走開去了。劉恪很高興的神氣。說道。討厭。明知道這房裏是寄居的外客。却跑到這裏來問甚麼。張六李六表叔。請你老人家往下說罷。成章甫見劉恪這般急於要聽下文的樣子。便說道。下面的話頭說來還很長呢。像這們急急孜孜的做甚麼。何玉山此時侍立在旁。笑道。我們少爺是素來性急的。在衙門裏讀書的時候。每聽得師爺們閒談劍俠鬼怪的故事。他聽是聽得津津有味。不肯離開。若遇有人來打斷了話頭。他就冒火罵人了。劉恪正色對何玉山道。你要知道我這時候不

是聽人閒談那些不相干的故事。更不能把話頭打斷。成章甫這纔繼續着說道。那位老道爺是我於今的恩師。姓哈單。名一個摩字。原是四川與雲南交界處的夷人。那種夷人有深山夷與淺山夷的分別。常與漢人接近的叫做淺山夷。從淺山夷所佔據的地界過去終身不與漢人接近的叫做深山夷。淺山夷因常與漢人接近。飲食起居多有模仿漢人之處。所以又叫做熟夷。深山夷叫做生夷。我那恩師是淺山夷。人生下來就不與一般夷人相同。牛羊雞犬的肉入口便嘔吐出來。一二歲時初學走路。見地下有蟲蟻。卽知道繞路或立住不動。決不肯在蟲蟻身上踐踏。過去他父母問他爲甚麼如此。他說人身太重。蟲蟻太小。踐踏必傷其性命。他父母又問爲甚麼不可傷其性命。他便知道回答。蟲蟻既不傷害人的性命。人爲甚麼無端去傷害他的性命。其生性有這們仁慈。十歲上就知道修真。慕道。獨自出外訪求明師。在會理州夾石山上得遇曇雲祖師。隨侍修煉十多年。預知父母。天年將終。仍歸故鄉。略盡人子之道。誰知那部份淺山夷因恨土司官殘暴。竟把那土司官殺了。造起反來。爲首的率領二三十萬夷兵。將要攻打會理州。知道哈摩師的神機妙算。賽過古時候的軍師。且能呼風喚雨。撒豆。

成兵爲首的派人來要聘他去當軍師他既是個修真慕道的人怎肯冒昧跟人造反極力向來人辭謝了無奈那個爲首的夷人也知道非有大才不能成大業見派人聘請不動就親自來求哈摩師並準備如再請不動便要行蠻網綁到軍中去威逼他出主意喜得哈摩師早已料到這一着祇繞着自己居住的房屋在地下畫了一道圈子仍安然住在家中那爲首的夷人率領着百多名護衛的蠻兵興忽忽跑來一到屋外就像迷了路似的祇管繞着房屋打盤旋沒一個人能見房屋團團轉了半晌忽大雨傾盆而下祇得敗興而去劉恪聽到這裏忍不住望着胡慶魁問道師傅那日對付襄陽府追來的人就是這一樣的法術麼胡慶魁點頭笑道你不願意旁人打斷話頭却自己來打斷話頭聽你表叔直說下去是不是一樣的法術自會明白劉恪道這樣法術實在巧妙極了雖近在眼前能使人若隔千里不是妙極了嗎成章甫笑道法術雖妙但祇能欺瞞肉眼愚人並祇能朦混一時久亦終歸無用那些造反的夷人既是存心要把哈摩師弄到軍中去如何肯因找不着哈摩師的住處就罷手呢哈摩師無法祇得委棄家產仍舊逃回夾石山修煉修道的人第一要多做功德祇是做功德却不

可。給。人。知。道。有。人。知。道。了。傳。揚。出。去。大。家。一。稱。贊。得。了。時。譽。這。功。德。也。就。有。限。了。哈。摩。師。這。番。離。開。夾。石。山。到。這。所。房。子。裏。居。住。就。爲。的。九。華。山。那。妖。蛇。爲。害。行。人。發。願。要。將。那。妖。蛇。驅。除。因。不。願。給。人。知。道。所。以。我。去。求。他。不。肯。開。口。就。承。認。你。這。胡。師。傅。和。他。見。面。之。後。彼。此。便。商。量。如。何。驅。除。妖。蛇。之。法。我。在。旁。邊。聽。得。他。二。人。說。要。親。上。九。華。山。去。方。能。把。毒。物。誅。盡。一。勞。永。逸。我。想。那。妖。蛇。既。有。神。通。又。能。變。化。并。且。那。山。上。還。有。無。窮。的。毒。蛇。他。二。人。去。驅。除。那。些。妖。毒。必。是。一。件。極。好。看。的。事。我。生。小。歡。喜。看。這。類。離。奇。古。怪。的。玩。意。當。下。就。向。哈。摩。師。求。道。老。道。爺。替。地。方。除。害。就。上。九。華。山。去。我。想。陪。同。前。去。見。識。見。識。不。知。去。得。去。不。得。哈。摩。師。還。沒。回。話。你。這。位。師。傅。便。望。着。我。笑。道。你。剛。從。九。華。山。來。險。些。兒。把。命。送。了。還。敢。上。九。華。山。去。嗎。我。說。一。個。人。不。敢。去。有。兩。位。同。去。我。怕。甚。麼。哈。摩。師。道。你。要。去。看。也。使。得。不。過。到。了。情。形。雖。極。可。怕。的。時。候。不。可。害。怕。不。可。開。口。說。話。我。說。你。老。人。家。吩。咐。我。怎。樣。我。便。怎。樣。決。不。違。背。就。是。了。這。日。黃。昏。以。後。我。三。人。便。帶。了。那。隻。木。匣。一。同。到。九。華。山。去。這。夜。的。月。色。比。昨。夜。還。明。亮。在。山。頂。上。看。這。座。九。華。山。都。在。眼。底。哈。摩。師。從。袖。中。取。出。戒。尺。一。條。就。山。頂。平。坦。之。處。畫。了。七。道。圓。圈。教。

我捧木匣坐在圈中他兩位分左右盤膝坐下都閉了眼睛口中不知念些甚麼此時萬籟無聲微風不動我因爲要看那妖蛇是怎生模樣來時如何舉動不肯學他二位的樣把眼睛閉了不斷的巡視前方看有甚麼動靜兩眼都看得疲乏睜不開了祇不見一些兒踪影正在心裏狐疑不知何以坐了這們久不見動靜猛聽得遠遠的起了一陣極尖銳叫聲那叫聲入耳又像是呼我的名字我這回自然不敢隨口答應了忙仔細定睛向那發叫聲的方面看去陡覺手中木匣微微有些震動知道是妖蛇來了裏面白蜈蚣鬧著要出來打算將木板抽去免致再蹈昨夜的覆轍誰知纔伸手去捏那木板上的小銅環哈摩師似已看見連忙用手將我的手指住並將頭搖了幾下我嚇得縮手不迭須臾之間那叫聲又起了好像比初叫時略近了些兒然仍是一物也看不見接連叫過了四次越叫越近第四次叫後纔看見前方十數丈以外出現了一個和火把一般的紅東西紅光照得人兩眼發花我暗想妖精既有神通難道在這樣明月之下還不看見走路與凡人一般的要揚火把嗎細看那火把直對着我們所坐之處晃來相離約二丈遠近纔看明白那紅東西不是火把是那妖蛇頭上生出來

的形像與雄雞冠相似。豎在頭上有尺來高。紅光閃爍。與火無異。我在沒看見這妖蛇的時候。以爲像這們陰毒這們厲害的妖蛇。必是長大的。駭人想不到這妖精不但沒有大蟒蛇那般長大。並不是尋常的蛇模樣。原來從頭至尾。不過五尺來長。却比吊桶還要粗壯。頭尾整齊。初看與一段樹木無別。渾身漆黑透毫。走到離我們兩丈以外。忽用尾着地。頭朝天豎立起來。那妖蛇是這們一豎起。登時跟着豎起來的蛇頭。真是盈千累萬。不計其數。因我兩隻眼睛注視在妖蛇的紅冠上。隨在妖蛇後面的無數大蟒蛇。與山中土色沒有分別。所以不曾看見那妖蛇豎起頭來。向左右唧唧叫了幾聲。好像是發號令的樣子。無數的毒蛇。即時對我們三人所坐之處。昂頭而進。有些走進第一道圈線。卽垂下頭來。仍退了出去的。有些走進第二道圈線。就回頭的。越是長大的。越能多進。然沒有一條能走進第五道圓圈的。退出去了。的蛇有揚長逕去的。也有繞着第一道圈來回不止的。那妖蛇直等到所有的蛇都不動了。纔又怪叫了一聲。將身體一扭。卽衝進了第五道圓圈。離我們坐處不過數尺了。在五道圈線上略停了一停。待要衝進第六道圈。把我嚇得甚麼似的。偷眼看哈摩師和你這位胡師。都提起全副

精神的樣子。目不轉睛的對妖蛇。看着妖蛇。剛衝到六道圈線上。彷彿被人推了回去。的一般。一衝一退的三四次之後。忽然從口中噴出一股黑氣來。哈摩師到這時纔伸手將木匣的板門抽開了。這蜈蚣真是寶物。木匣在我手裏。我並不會見他。從木匣中出來。前一夜在房中。因房中是漆黑的。還看見白光閃了一下。此時連白光都沒看見。木板一開。祇見那妖蛇登時退出圈外。口中黑氣也不敢噴了。爲的噴黑氣。便得張口。祇一張口。蜈蚣就可以鑽進肚裏去。所以各處多有蛇不開口。蜈蚣不進肚的俗話。妖蛇退到圈外。這白蜈蚣不知在甚麼時候已上了蛇背。那蛇七崩八跳的大約是打算將蜈蚣顛下背來。我聽了這一崩一跳的聲音。方想起昨夜窗外彷彿跌撲的響聲。必也是和今夜一般的情景。崩跳了好一會。蜈蚣畢竟不能在蛇背上久站。翻身跌下地來。蛇見蜈蚣離了背。就想跳跑。蜈蚣生成是吃的蛇。怎許他跳跑呢。一落地又跳了起來。着落在蛇頭上。哈摩師在這時向你師傅說道。可以下手了。你師傅應聲在自己癩子頭上揪下一綰頭髮來。塞入口中。連嚼了幾下。對準那妖蛇噴去。妖蛇大叫一聲。又崩跳了幾下。忽將簸箕般大口張開來。白蜈蚣卽時溜進口裏去了。蛇仍將大口合上。

我暗想不好了。這妖蛇雖然難逃性命，白蜈蚣在肚內也難免悶死。霎時間，祇見這蛇在地下亂滾，旁邊還有無數的大蟒蛇，沒有一條敢動彈的。妖蛇滾到這些蟒蛇身邊，張口亂咬，斗桶大小的蛇，祇一口就咬成兩段。這些蟒蛇俯首聽憑咬嚼，不僅不敢反噬，連逃避也不敢。逃避這妖蛇大約是被蜈蚣在肚內咬得痛不可忍，又忿無可洩，所以咬死這些蟒蛇，好出胸頭之氣。哈摩師看了好生不忍，用戒尺指着妖蛇，說道：「孽畜，奈何到此時還不悔悟？這就怨不得我了。」說時，雙手揪住他自己道袍的前襟，往左右一撕，分做兩半，說也奇怪，這裏道袍撕開，那蛇的肚皮也跟著破了。白蜈蚣隨即從破縫中走了出來。哈摩師忙起身捉了蜈蚣，納入木匣，和時夜一般的掏了一大把魚子硫磺，給蜈蚣吃。你師傅指着滿山的蟒蛇，請問怎生處分。哈摩師道：「爲害行人的全是這一隻妖精，與此輩蠢然無知的不相涉。此輩能活到今日，也非容易殺了。可憐驅逐也無地可容，他們倒不如如此山是從來著名的蛇穴，與福州鼓山一樣，祇要他們不出來爲害行人，也就罷了。」我便插嘴說道：「這些蟒蛇雖不似這妖精厲害，能喚人名，字，然像這樣盈千累萬的蟒蛇，集聚在一處，放出毒氣來，使經過的人嗅了，發生瘟疫之症。」

雖說不是這些蟒蛇存心害人。祇是行人確受其害。兩位既發願爲地方除害。似乎不能就此罷手。哈摩師道爲地方行人之害的。就祇這一條妖蛇。妖蛇既死。便無妨碍了。要處置這盈千累萬大蟒。須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貧道可以告誡他們。就以這妖蛇爲榜樣。教他們安分修持。便了。說着向衆蟒蛇念念有詞。我在旁邊聽那念的聲音。很小。却是奇怪。衆蟒蛇好像是通了靈的一般。大家同時把頭舉起來。哈摩師又念了一陣。突然將脚一頓。衆蛇如得了赦令。掉轉頭奔往山下去了。此時東方已經發亮。我細看死在地下的這條妖蛇。左眼果然瞎了。蛇頭上插着許多長短不一的鋼針。彷彿成了隻刺蝟。你的這位師傅指着那些鋼針笑問我道。你知道這些鋼針是從那裏來的麼。我說不知是誰在甚麼時候射進去的。你師傅笑道。你再仔細瞧瞧。果是鋼針麼。我聽了很詫異。伸手去摸時。那裏是甚麼。鋼針呢。原來盡是短頭髮。就是你師傅由口中嚼碎了噴出來的。雖然是頭髮。當射到妖蛇頭上的時候。確比鋼針還利害。你師傅說這妖蛇的皮膚又堅又滑。鎗砲都不能傷他。刀斧是更不用說。無論如何鋒利也不能劈掉他一片鱗甲。我隨手摸了摸蛇皮。覺得着手並不堅硬。心想這樣刀斧不能入鎗。

砲不能傷的蛇皮何不取下來製成一件軟甲穿在衣服裏面有時與人動起武來豈不是一件絕好的護身軟甲嗎自覺這念頭不差當卽對哈摩師說了這番意思不料哈摩師正色把我申斥道你知道這妖精爲甚麼得今日這般慘結果就是爲他平日居心不仁行爲險毒雖修煉到能通靈變化終不免剖腹而亡你見他慘死塵埃應生憐惜之心纔是怎麼想得到剝他的皮來製軟甲呢他自己修煉得來這般堅滑的皮膚尙不免於慘死你取他的皮製成軟甲果能護身麼他老人家這番話說得我登時如冷水澆背連忙陪笑認過道這是我該死以後決不敢再如此存心了哈摩師仍現着不愉快的臉色說道但願你以後永不起不仁之心方好你要去那裏就請去罷你身上所受的妖蛇已盡妖蛇也當着你除了用不着再和我們耽擱我聽了這話不由得吃了一驚暗想我此番逃命出來原沒有一定的主意因此就沒有一定的去向難得遇見這樣兩位異人哈摩師又摸了我頭上說我有幾根仙骨我何可錯了這機會不求他老人家收我做個徒弟也學些兒道法呢當卽很誠懇的對他老人家跪下說道我並沒有地方可去而且沒有家鄉可歸簡直是一個飄蕩無歸的游民這回中了

妖毒本已沒有性命了。承老道爺拯救。卽是我的重生。父母老道爺若認我是一個不堪造就的東西。不屑教誨。便罷。如果還有一隙之明。千萬求老道爺施恩。索性成全到底。哈摩師如何答應。成章甫爲收徒弟。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採藥走名山故人剪徑

避兵入隧道祖師斷頭

話說當時哈摩師拉我起來問道。你是湖南人。怎麼沒有家鄉可歸呢。也沒有家人。也沒有產業嗎。我說人也有產業。也有接着便把如何逃亡出省的情形詳述了一遍。道你老人家若不肯收留我。我就僥倖不會死在毒蛇口裏。也沒有生路。所以在火鋪裏聽了中毒必死的話。心裏並不着急。並不是真能曠達。置生死於度外。哈摩師聽了露出躊躇不決的神氣。虧了你這位師傅。從旁慫恿。哈摩師纔點頭說道。我見面時原已說過了。不是救你的性命。是爲你頭上長了幾根仙骨。不可平白斷送了。那時卽已有意引你入道。若不然也不帶你同到這裏來看了你。且把這蛇的屍身掩埋妥當了。跟我回去。他老人家說這們一句。不打緊。我爲掩埋這蛇屍跑了十多里路。纔向鄉下種田人家借了一把鐵鍬。就九華山上掘了一個窟窿。將蛇屍埋好。從此我就做了哈摩

師的徒弟。你這位師傅也從此和我做了生死至交的朋友了。我跟隨我師傅修煉了兩三年之後也胡亂懂得一點兒毛法了。我師傅一年三百六十日至少也有二百日在各處深山之中尋藥。尋了藥回來就煉丹。我跟着尋了若干時所認識的藥已不少了。有時師傅忙起來就揀容易尋採的藥開單教我。我去尋採有一次師傅開了一大單藥名單上註明了某藥去某省某山尋採。並一百兩碎銀子交給我。限我在半年之內將單上所開的藥採回來。一味不能缺少。我接過來看那單上所寫的路程。南七省都在其內。并且盡是翻山越嶺不好行走的道路。總共計算起來來回雖不到一萬里。至少也有八千里之遙。我想休說這些藥還得一樣一樣到深山窮谷中去尋找。便是有人尋好了在那裏等我。去取現成的六個月要跑這許多山路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滿心想去求師傅寬展幾個月限期。却又不敢上前開口。因為我師傅從來說話斬釘截鐵。說了便難更改。加之交藥單給我。後他老人家就上榻靜坐去了。照例在靜坐的時候。天大的事也不許上前稟報。沒奈何祇得趕早動身。拚着逾了限回來。受處分在路上那敢耽擱。也就和從湖南逃命出來的時候一樣。不問天氣的風晴雨雪。按着路。

程。走。去。偏。不。湊。巧。要。尋。找。的。藥。比。吉。林。人。取。寶。還。難。每。因。一。味。藥。在。一。座。山。上。盤。桓。十。幾。晝。夜。尚。尋。找。不。着。光。陰。易。逝。限。期。不。覺。過。了。大。半。腰。間。帶。的。一。百。兩。盤。纏。也。快。使。完。了。而。單。上。所。開。的。藥。還。沒。尋。着。十。分。之。三。路。程。也。還。沒。走。過。一。半。想。起。平。日。偶。有。差。錯。師。傅。尚。且。責。備。得。非。常。嚴。厲。採。藥。是。一。件。大。事。若。誤。了。他。老。人。家。煉。丹。之。期。這。罪。過。實。是。非。同。小。可。因。此。心。中。異。常。焦。急。夜。間。不。敢。落。店。祇。顧。趲。趕。路。程。必。待。身。體。疲。乏。不。堪。了。纔。順。路。找。一。處。可。以。避。風。雨。霜。露。的。地。方。胡。亂。休。息。一。時。半。刻。喜。得。略。懂。些。兒。法。術。儘。管。山。行。野。宿。不。畏。妖。魔。猛。獸。前。來。侵。害。幾。年。來。跟。隨。師。傅。是。這。們。野。宿。慣。了。心。裏。早。已。不。拿。着。當。一。回。事。這。夜。因。一。口。氣。走。了。六。七。十。里。崎。嶇。山。路。身。體。委。實。支。撐。不。住。了。肚。裏。更。是。餓。得。荒。想。找。一。家。火。鋪。或。是。大。一。點。兒。的。人。家。敲。開。門。進。去。借。宿。順。便。求。些。兒。食。物。充。飢。誰。知。這。條。路。上。不。僅。找。不。着。火。鋪。和。人。家。連。破。廟。古。刹。都。沒。有。祇。遠。遠。的。望。見。前。面。山。上。隱。約。有。些。火。光。但。是。估。料。那。座。山。大。約。有。二。三。十。里。高。下。自。忖。除。却。插。翅。能。飛。這。時。決。沒。有。力。量。走。上。去。祇。好。就。路。邊。一。株。大。樹。下。坐。下。來。打。算。睡。到。天。明。再。作。計。較。身。體。疲。乏。了。的。人。自。然。一。坐。下。就。睡。着。了。也。不。和。道。已。經。睡。了。多。久。忽。覺。得。背。

上包袱動了一動。我原是用包袱靠着樹根睡的。包袱一動，不由我不驚醒。剛待抬頭，睜眼就覺兩條胳膊有人捉住了，並聽得很兇惡的聲音說道：「你這隻羊瞎了眼了，怎麼敢跑到這裏來打磕睡？」我一聽，這話知道必非善類，即將兩條胳膊往左右一分，兩個不中用的奴才都倒退了幾步，頓屁股跌在地下，叫哎喲，纔將這兩個東西打跌緊。接着就有一个人說道：「咦，倒看不出你這隻羊手頭還來得幾下來來來。」五殿閣王請你去吃壽酒。一面說好像一面舉刀劈來，我連忙將頭一偏，趁勢從旁邊跳起身來。看天色已東方發白了，這東西一刀劈在樹上，一下沒抽出來。我知道這又是一個笨蛋。走過去就把刀奪了過來，笑道：「我在這裏你爲甚麼朝樹上砍呢？你也和我一般瞎了眼麼？」這東西見刀也被我奪了，自知不是對手，掉轉身就跑，跌在地下的兩個也爬起來，便跑跑兩步，彷彿是嚇軟了腿的，又跌倒了。我忍不住大笑，喊着：「慢點兒跑，不要緊，我不是五殿閣王打發來請客的，想不到話猶未了，忽前面樹林中一聲鑼響，接着四面都是人聲，喝吆彷彿事先在四面埋伏着等候的一般。這一來，倒把我嚇了一跳。猜不透是甚麼人，這樣與我爲難。那一陣鑼聲與吆喝之聲過去，却又不見有甚麼舉

動我想這就奇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但是既鳴鑼吆喝之後，沒有舉動。我是過路之人，也懶得管他。不過小心提防着有人暗算罷了。細看奪下來的那把刀，鋼火平常。隨手攢在地下，幸喜我出湖南時帶在身邊的利刃，數年來仍不會離身。此時抽了出來，並緊了緊，背上包袱，趁着天色微明，打算努力爬過山去，離了這是非之場，約莫走了十多步，左邊樹林裏忽躡出七八個大漢，來一色的身穿青布衣褲，頭戴青色包巾，草鞋赤腳，手執丈多長與鈎鏹鎗相似的兵器，見面不由分說，忽上忽下的朝我刺的刺，鈎的鈎。我看了這情形，纔明白必是有強徒在這山裏落草。我是一個從師學道的人，身邊又無銀錢貨物，不怕他們打劫，何必和他們勞神作對？隨即閃退了幾步，高聲說道：『你們不要動手，我是往各處深山採藥的人，並非過路客商，身邊也沒有銀錢貨物，用不着你們勞神。』那幾個大漢聽了我的話，反冷笑道：『誰要你的銀錢貨物？聽說你手頭會幾下武藝，我們特來會你。』這個好手，你且把武藝使出來，殺得過去，我們佩服你的本領，送你過山，還可以助你些盤纏，殺不過，就請你回去。我們大哥的號令，是不許傷害孤單客人的。我暗忖：這幾個大漢，既是一般的裝束，使一般的兵器，決

不是有驚人本領的人物。我一時好勝之心。不能除淨。遂也報以冷笑。說道：「我的武藝。本來不行。但是你們想來。會我祇怕還嫌夠不上。你們大哥號令不許傷害孤單客商。須知我這把刀。從來不殺無名小卒。還是勸你們回去。把你們大哥叫來。會我的。妥當。些這幾句話。把他們氣得跳起來。也不答話。齊殺過來。竟是要與我拚命的樣子。我已。有幾年不曾與人廝打了。覺得動手玩玩也好。耍子因短刀不好。和他們的長兵器對。打索性將利刃收起來。就憑着一雙空手。八條鈎鏢鎗。被我奪過。五條來折斷了。餘三。人不敢戀戰。拖鎗便跑。我也不上前追趕。以爲他們敗下去。必稟報他們的大哥。前來。報復。不料那三人見我不追趕。也立住不跑了。都把鎗攢在地下。指手劃腳對我亂罵。我要去黃山尋藥。這條路是必經之道。除了退回。去繞個幾百里路的大彎子。就近沒。有第二條路可走。因此不管他是不是有意誘敵。祇得大踏步趕上去。三人見我追趕。拾起鎗。又跑。我祇顧追前面的人。不提防右邊樹林裏。也躡出八個穿一般衣服。使一。般兵器的大漢來。接住。就廝殺。我不能勉強接戰。幾個照面之後。被我奪得了一條。鎗。便不再折斷了。就用這條鎗。將他們七條鎗。逼住。說道：「不是我對你們誇口。祇怪你。

們太不中用了。像你們這種草包，實在殺不起我的興來。我於今向你們求情，你們夥裏果有好手，不妨叫來與我見個高下。若都是你們這類貨色，我情願繞路到黃山去。儘管和你們這般廝打確實委屈了我的武藝。有一個大漢回答道：「好大口氣，你敢欺我們山上沒有人物麼？你真有胆量，有本領就站在這裏等候，不許走開。我們去請一個頭目下來與你見見。」我聽了，將鎗一抖，說道：「我早說了，教你們叫好手來，還祇管在這裏囉哩些甚麼。正在這時候，陡聽得馬蹄得得，鑾鈴鏘鏘，祇見一匹渾身漆黑的高頭駿馬，從半山腰追風逐電一般，馳下山來。馬背上坐一個體格魁梧，精神滿足的壯士，細看那壯士背上插着一張黑漆彈弓，腰間懸掛一把寶劍，雙手控住馬繮，一面飛馳，一面舉眼朝着我所立的方向探望。我一見這壯士的儀表，甚是不俗，料知不是無能之輩。并且弓插在背上，劍掛在腰間，沒有尋人廝殺的神氣，也就存心不可和他魯莽動手。馬行甚快，轉眼已到了跟前。那壯士打量我兩眼，就馬上對我拱手說道：「小兄弟，們肉眼不識豪傑，多有開罪之處，望勿見怪。請教貴姓大名。」到這裏來有何貴幹。他既這們彬彬有禮，我自自然回揖答道：「兄弟姓耳，東陳因要去黃山採藥，走這裏經過。實

不知道有諸位好漢駐紮在這山上。冒犯威嚴，很對不起。那壯士似乎現出沉吟的臉色。說道：姓耳東陳麼？請教大名是那兩個字？我隨口捏一個名字說了。那壯士下馬說道：我等暫時在此落草，實非得已。我們大哥定下來的章程，凡有江湖好漢、綠林豪傑，從此經過，必迎接上山，款待方纔。大哥聽得小兄弟們稟報知道，老哥不是等閒之輩，所以特地打發兄弟下山來迎接，務望賞光同去。我說不敢當，我既不是江湖好漢，更不是綠林豪傑，如何受得起貴大哥的款待呢？我因爲不曾在江湖上行走，與綠林中人交結，以致連貴大哥的尊姓大名都不知道。說起來，委實有些慚愧。那壯士笑道：老哥見了我大哥的面談論起來，便可以知道。我大哥不是尋常落草專一殺人放火、打家劫舍的強盜頭目，越是不知姓名，越好免得因震驚這人的大名，未見面結交，就存了個欽佩之念。成章甫述到這裏，又忽然截住話頭，向劉恪問道：你知道這個迎接我的壯士是誰麼？劉恪不由得又怔了一怔，說道：小姪當時又不跟前，不會和人見過面，怎麼會知道他是誰呢？成章甫哈哈大笑道：若果是你不曾見過面的人，我又如何會拿着來問你呢？這人就是在襄陽府衙門裏收你做徒弟的鄭五爺，你不曾見。

過面麼。劉恪笑道：「怪道他父親說兒子不爭氣，做強盜，原來就是這個出處。」成章甫接着說道：「鄭五爺既慫，慫邀我上山，我橫豎得從這山上經過，也就不推辭。」鄭五爺讓馬給我騎，他要步行相隨，並說：「這是山上歷來迎接好漢上山的規例，我那裏肯這般無禮。兩人都不騎馬，挽着手步行上山，走至半山，鄭五爺卽指着山頂說道：『我大哥已率領衆頭目排班在上面迎候。』我抬頭看時，果見兩大隊人分兩排立在山頂，我走上去還離開他十多丈遠，近耳裏便聽得有個很急的聲音喊道：『哎呀，來的不是成章甫，成表老爺嗎？』我聽了這話，心裏已是大吃一驚，及看這兩大隊人物和他們大哥時，險些兒把我驚得倒下山去了。」劉恪忍不住也吃驚問道：「畢竟那山上是些甚麼人呢？稱呼你老人家做表老爺，想必是我家裏這邊的人。」成章甫歎氣說道：「怎麼不是呢？這人原是你家種田的姓張行四，一般人因爲他性情急躁，都叫他做急猴子。張四我素來歡喜他爲人率直，沒有做作，又會些拳脚工夫，對你父親更是忠心耿耿。我和你父親平日都沒拿他當尋常種田的看待。這時我既看出呼喚我的是張四，再看立在兩隊前頭的左邊是李曠，右邊是張必成，這兩人都會黨中有名的大頭目，當日幫助你父

親抵抗官兵的我見面吃驚的緣故就爲的見你父親被難之後不顧軍隊沒人統率乘夜偷出營盤逃走既有這種貪生怕死的舉動自覺無面目見當時同事的人所以見面時祇恨無地縫可入然當時心裏儘管吃驚儘管慚愧已經對了面也無法可以閃躲祇好勉強鎮定着一別向張四招呼一面走上前去李曠和張必成已跑下來迎着拱手笑道原來果是成大哥到了一別數年一不知是那一陣風把我成大哥吹到這裏來我一聽他說出原來果是成大哥到了的話覺得很詫異胡亂應酬了幾句卽問道兩位老弟早知道我會到這裏來嗎不然怎麼說原來果是我到了的話呢李曠哈哈笑道成大哥還不明白嗎我們有甚麼方法能預先知道你會到這裏來呢昨夜二更時候忽然接了老祖師的諭帖說成大哥今日走這山裏經過教我們好好的迎接款待並吩咐了要成大哥去見他老人家我已有些年不和李張等人在一塊了平日也不會聽慣他們稱呼誰是老祖師突然聽了這番話一時竟使我摸不着頭腦但也不便細問祇得含糊問道他老人家此刻不在這山裏嗎李曠笑道可以說是在這山裏也可以說不在這山裏說話時兩隊頭領在前引道走進一帶極茂密的樹林他

們的營寨就在那些樹林之內也並沒有防守的關柵及滾木灰包等器具不像尋常強盜落草的山寨房屋都是土牆木架用樹皮稻草遮蓋沒有門板窗葉祇有一間議事廳很大能容幾百人起坐此外多是幾個弟兄共住一房我們同到了那議事廳從新與衆頭領一一相見十之八九是在桃源時曾共患難的見面倒是十分親熱李張二人吩咐擺酒接風我正苦肚中飢餓不堪了飽吃了一頓卽向衆頭領說道今日得見諸位老哥的面我心中委實說不出的歡喜也是說不出的慚愧像我這樣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人今日之下那裏還有面目來喝諸位老哥的接風酒呢既蒙諸位老哥不鄙棄我不厭惡我還將我當一個人款待我不問諸位老哥在此的事業如何將來作何打算總應該從此和諸位在一塊有甘同甘有苦同苦以自贖當日臨陣脫逃的罪纔是道理祇是我這回走這山裏經過在諸位有老祖師指點能預先知道我來而我却是無意中與諸位相見並非知道諸位在此特地前來的我這回是奉了師傅之命到各處名山採藥因單上有幾味藥產在黃山要到黃山去免不了得走這山經過想不到得了與諸位會面的機緣我師傅吩咐要尋的藥太多路程太遠而期限又

大短。因此我祇得日夜兼程。所以昨夜錯了宿頭。在樹下歇宿。採藥煉丹事關重大。雖承諸位盛意殷勤。然我仍不敢在此。就攔求李大哥指點老祖師的住處。我好前去請安。見過老祖師。便要與諸位告辭了。李曠大笑道。豈有此理。你我好容易有機緣在此。相見。一句話。還不會說起。就要走了嗎。那怕有天大的事。暫時也得攔起來。且在此多住些時。再說。我正有極重要的事。非與成大哥商量不可。若匆匆走了。教我。去那裏找你商量呢。我見李曠這們說。想起我師傅的限期。心裏直急得甚麼似的。就向李曠說道。我師傅的限期。僅有六個月。於今限期已過了多半。路程還差十分之七。便是片刻不停。尚恐不能如期趕到。何況在此多耽擱。我若不爲師傅的限期要緊。豈有會見了。闊別多年的好朋友。匆匆就走之理。我此刻與諸位大哥相約。等我採藥歸家之後。向師傅請假。幾月重來。與諸位聚首。決不妄言。張必成道。既是限期已過了多半。而路程尚差十分之七。就不耽擱也。免不了逾限左右。不免逾限。何不索性在這裏盤桓幾天。歸家時。將我們這裏強留的情形。細稟報貴老師。不見得會不問情由。責備你的。并且我們老祖師吩咐了。教大哥前去見他。想必他也有方法。可使貴老師不至責備。

你我那時心裏正覺得李曠說他老祖師也可以說是在這山裏的話太怪祇爲有哈摩師的限期在心一時忘記了追問此時聽張必成提到他老祖師我又把那句怪話想起來了連忙答道我正要去向老祖師請安且求兩位大哥引我去見了老祖師看他老人家如何吩咐再作計較李曠點頭道不錯看他老人家怎生吩咐再作計較不過去見他老人家此時還太早哩到了可去的時候成大哥便不說我兩人也得引成大哥去我們共生死患難一場別後數年的情形彼此見面都不曾談起成大哥何不將近年來的情形對我們談談呢我見李曠問我這話不禁心中慚愧但看張李二人及一般頭領對我的神情都像十分誠懇沒一個有輕視我的樣子祇得將逃出桃源以後的種種遭際從頭述了一遍他們聽了都立起身來向我道賀他們既問了我別後的情形我自然也得問他們是怎麼一回事李曠歎道我們的事真是說來話長但是可以拿一句話包刮倒霉而已已經過去的不如意事我也懶得細談徒亂人意祇說個大概罷九龍山這個山寨從明朝直到現在凡是曾盤踞這山頭的誰不是名揚四海威震八方除了自家內窩裏造反侵奪火併免不了有

時更換頭腦。而外周圍幾省的官兵。從來連正眼也不敢瞧。一瞧我們。率領衆兄弟。在窮無所歸的時候。去佔據那山頭。論人物。誰也不能說我們不配。最好笑。就是那些平日坐吃孤老糧的官兵。因得了湖南巡撫幾省合剿的公文。居然敢和我們拚起命來。喜得跟隨我們不去的兄弟們。雖不能說個個是能征慣戰之士。祇是都見過些陣仗。沒有怯懦的人。與官兵連打了幾仗。已殺得那些官兵胆戰心寒了。照例官兵到九龍山打仗。祇要接連給他幾敗仗。以後便沒有再敢認真來打的了。因爲九龍山的地盤。歸幾省管轄。都有可以誘過的。所在誰也犯不着幹這吃力不討好的笨事。不料對我們不然。幾個敗仗之後。打雖一般的。不來打了。却調集了四省的官兵。遠遠的將一座九龍山圍住。用以逸待勞之法。我們不打下山去。他們也不打上山來。幾條採辦柴米水草的路。更是防守得水洩不通。這般一來。我們就有再大的本領。也不能在山裏挺着肚皮挨餓待衝。開一條生路。逃往別處去罷。據細作探報。四方圍困的兵。都在要路上密佈了鹿角鐵蒺藜等防守的器具。兵數又比我們多了若干倍。我們就奮力衝殺。決不能有一半人逃得出生命。不衝出重圍。更是大家坐以待斃。老祖師原是率領我。

們上九龍山的他老人家自從上山之後也不和我們談話好像異常灰心喪氣的樣子就在山裏尋了一處恰好能容一個人盤膝而坐的石巖他老人家將我等衆兄弟傳集在一處說道此地也不是久居之所暫圖存身則可將來老夫自有好所在安頓你們老夫從今日起要入塔了你們萬不可來擾我就有事來問我我也斷不肯對你們開口若到了大家的生死關頭非求老夫不可的時候就得率領衆兄弟齊來不得缺少一個缺了一個便來也是枉然他老人家吩咐了這番話就坐進石巖去了我們自然遵着吩咐連石巖十多丈附近都禁止衆兄弟行走他老人家坐在那巖裏也不言語也不飲食我曾悄悄的去偷瞧巖口的蜘蛛網都佈滿了他老人家盤膝閉目坐着和睡着了的一樣可見得坐進巖裏去後不會出來過在巖裏坐了半年官兵纔來攻打我們既能將官兵打敗自用不着去他老人家跟前求計又過了一年方被官兵圍困到這時衝又恐怕衝不出去守又沒有糧食危急萬分不能不算大家生死的關頭到了我祇得率領了全山衆兄弟同到巖前跪下稟報了圍困情形以爲老祖師這時可以開口了誰知他老人家理也不理我疑心他沒聽得又重新稟告一遍他老

人家慢慢的張開眼來對我和衆兄弟看了一看仍合上眼不開口我纔想起當日不得缺少一個人的話來莫不是衆兄弟中有不曾同來的祇得臨時又拿出名冊來點名點名之後實無一人不到這就莫明其妙了大家正在議論老祖師却開口說道現在僅被人家圍了並不是被人家打得走投無路無端統率這們多人來吵我幹甚麼大家聽得老祖師這們說祇急得面面相覷但又不敢辯駁沒奈何仍各歸原處防守搜集山中所有糧食極力節省每日僅喝粥水一次官兵見山上沒有炊烟又沒有動靜料知已經絕糧了四面合圍起來猛攻上山我等每日僅喝了一次粥水那有精力抵敵呢幾道最堅固的柵欄毫不費事的都被官兵攻破了我等大家性命危在呼吸不約而同的齊向老祖師巖前奔跑我也祇好跟着跑去到得巖前時祇見老祖師已出巖口站着也不說話祇用手向巖裏指原來這石巖是個地道的入口平時用石板蓋了老祖師就坐在那石板上修行此時早已將石板揭開了比我先到的兄弟們已從地道中逃去我也待走進地道去不過看老祖師尙在巖口站着而背後沒有跑來的兄弟還不知有多少於心實不忍委下不顧專圖自己脫險遂也立在老祖師身邊

讓後來的向地道魚貫而入。老祖師忽問我道：還不逃走，更待何時？我說：你老人家不逃嗎？老祖師正色道：你顧不了老夫這裏，沒有老夫斷後，你們都休想得脫。你快下去。出地道後，引衆兄弟向南走。老夫自會前來指點你們。我當下一想有理，我沒一點兒神通法術，就留在老祖師身邊，也沒用處。聽四圍炮聲、鎗聲、吶喊之聲，越響越急，越來越近。逃入地道的，更是爭先恐後。我看了這情形，也不免有些慌亂起來。喜得這石巖在山中極僻靜之處，官兵不知道有這條出路，不但不會派兵堵截，並沒認真追趕。已上山的官兵都以為我們埋伏在山寨裏，不敢存心輕視。一擁進寨，又因爭着搶奪山寨裏的銀錢服物，一時還沒有閒心追尋我們。這多人的下落，所以直到我等都逃進了地道。方搜尋到石巖方面來。此時老祖師尚在石巖外面見追兵來了，祇用手將石巖一指。石巖登時倒塌下來，恰好壓在地道的入口上。官兵聽了石巖崩塌之聲，纔看見一個老道人直立在巖前不動。湖南巡撫的移文中指名要捉拿老祖師，就地正法。並說明妖道陳廣德會邪術，恐怕押解時在半途又遭兔脫。官兵中多有見過老祖師圖形的。此時一看巖前所立的老道，正是繪影圖形要捉拿的陳廣德，真是喜出望外。

爭先奮勇前來捉拿以爲必有幾下反抗誰知老祖師動也不動並自行將雙手向背後反操着任憑官兵細縛這次統兵官是個鎮台聽報已捉拿了陳廣德立時就山寨聚義廳上親自坐堂審訊問老祖師有多少黨羽老祖師笑道貧道的黨羽要多少便有多少無人能記數日鎮台問此刻都逃往那裏去了呢老祖師答來沒地方來去沒地方去鎮台生氣道胡說怎麼這們多人沒有來處沒有去處老實供出來免得用刑老祖師仍是從容笑道你說我的黨羽是人我說我的黨羽是神剪紙可以當馬灑豆可以當兵要來隨時可來要去隨時可去鎮台道剪紙成馬灑豆成兵不過是一種妖術如何能說是神老祖師說若沒有神來憑依紙豆怎能聽號令衝鋒打仗鎮台道難道年來佔據這山寨就祇你一個人平日打家劫舍及和官兵對壘的都是紙馬豆兵嗎老祖師連連點頭說正是鎮台問那些紙馬豆兵此刻都到那裏去了呢你既說要來隨時可來就拿出來看看老祖師毫不遲疑卽刻從袍袖中抓出一把黃豆一壘紙剪的馬來送給鎮台面前說道貧道的黨羽盡在這裏鎮台將黃豆紙馬都細看了一遍與尋常紙剪的馬和黃豆並無區別祇是紙上黃豆上都現出些微細的血點教老

祖師變成眞兵馬。祖師祇向兩手中吹了兩口氣。隨手往廳外灑去。立時有服裝齊整。鞍轡鮮明的兩大隊兵馬。威風凜凜。殺氣騰騰的繞着聚義廳團團馳騁。鎮台看了大驚失色。在廳上站班的官兵也都驚得各自弓上弦。刀出鞘。準備和這些紙馬豆兵廝殺。祖師笑道。你等不用恐懼。有貧道在此。他們不敢無禮。你們已經看過了。待貧道收拾起來。說罷。伸兩手向廳外一招。紙豆各現原形。飛入兩手之中。廳外登時寂靜。一個兵馬的影兒也沒有了。鎮台這纔心安神定了。問祖師道。你還有些甚麼法術。老祖師道。貧道的法術最多。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五遁俱全。頃刻千里。鎮台問道。你既能駕霧騰雲。又會遁法。怎麼被我手下的兵士拿住不騰雲。借遁逃走呢。祖師笑道。貧道要逃走。怕不是一件極容易的事。但是貧道逃走了。你們合幾省的兵力來打這一個小小的山頭。若是一個人都不着你們。怎好回去。錯差呢。鎮台大笑道。你既是這們好存心。爲甚麼要佔據這山頭。打家劫舍。害得地方鷄犬不甯。害得幾省興師動衆。那時的天良。到那裏去了。祖師道。你們知道甚麼。老夫沒有閒工夫。和你多說。既送給你們。拿住了。聽憑你們要怎生處治。請趕快些。不要耽擱老夫的正事。鎮台和

各省帶兵的將官商議了好一會。大家主張遵照湖南巡撫的移文就地正法。一面回文稟報。當時就在聚議廳上將老祖師斬首。刀下頭顱落分明。把老祖師砍得身首異處。了這種法力。真是了不得。我和衆兄弟走出地道。不敢走大路。從山嶺中向南方躡。趕雖有一定的方向。却沒有一定的住處。趕了一晝夜。就到了於今所佔的這山上。祇見老祖師已端坐在這山頭。等候笑容滿面的對我們說道。可喜湖南的案子已趁這回完結了。隨卽將在九龍山與鎮台對談的情形細述了一遍。接着說道。老夫應遭兵解。不如此。不但不能了湖南那樁公案。不能斷他們追兵之路。便是老夫自己的功行。也不得圓成。此刻他們官兵已相信佔據九龍山的都是紙馬豆兵。斷不至再行前來追勦。這山僻處安徽邊境。四周居民稀少。你們暫時寄居此地。可以算得與人無患。與世無爭。不必用心提防。祇要不傷害過路客商。決沒有官兵前來捕勦。且在這裏偷安些時。老夫自有可使你們安身立命之處。我忍不住問道。九龍山那條地道。暗通十多里。究是何人在何時鑿出來的。何以老祖師直待官兵從後面逼上山了。纔臨時放開地道給我們逃走呢。老祖師道。這地道是。最初在九龍山落草的強人鑿出來的。雖

不知鑿自何人。然至少也在二百年以上了。老夫知道所通之處。不過十多里。若不待官兵圍逼上山。你們怎能走出那地道。你們須知有地道的。不僅九龍山。凡是有名險峻的山頭。曾經有人落過草的。無不有地道。有的還不。一條這就。看後來的人。不能細心尋找。卽如這座山。俗名小摩天嶺。當明末清初的時候。數十年接連不斷的。有好漢在這山裏落草。這條山脈連綿有七十二個山峯。每一個山峯都有地道。可通。不怕他盈千累萬的官兵前來。攻打不圖抗拒。祇圖逃生。是非常容易的。老夫費了幾十年的工夫。東南各省所有高山峻嶺。無不走遍。已經廢塞不通。與尙可通行的地道。雖不能說完全知道。大概也知道十之七八了。此山並有一處地下的石室。正合老夫修真之用。你們可就山中採取木料。擇樹林深密之地。造起暫避風雨的房屋。來每日分派精幹的兄弟下山去。數十里外做生意。不可驚擾近處的人民。老祖師如此吩咐了。我等就遵着一面造房屋。一面派兄弟下山做。那不用本錢的買賣。混下來。倒很相安。四方豪傑之士。聞名前來。要求合夥的。年來也不在少數。鄭五爺也是仰慕我們。這小摩天嶺的聲勢不遠千里。而來初來時。還向我們衆兄弟顯了許多驚人的本領。我們

求他入夥自願讓他當首領他却謙遜祇肯當一名頭目李曠滔滔不絕的說到這裏鄭五爺已接聲向我笑道兄弟今日有幸得拜識成大哥祇是不明白成大哥何以在山下說時姓耳東陳呢我那時心裏很疑惑老祖師的諱帖不驗不敢直說若知道果是成大哥有意將真姓名隱瞞我還得說出些話來便成大哥大吃一驚呢我尙不會回答李曠已笑着說道五爺頑皮的性子總是如此你不知道我們成大哥素求是個極誠實的人拿言語去驚嚇他真是罪過我遂接着說道罷了罷了我初上山聽得張四一叫喚及見諸位多是舊相識已是又吃驚又慚愧簡直無地自容了還禁得起你鄭五哥的存心驚嚇嗎於今話已說了這們久了別後的情形也談過一個大概了老祖師近在咫尺我應當早去請安纔是李曠抬頭看了看天色說道是時候了可以前去了他老人家照例非過了正午不許有人去驚擾我引大哥去罷我當時整理了身上衣服跟隨李曠離了衆兄弟從樹林中穿過了幾處山坡山坳走到一處石壁之下李曠忽停步不走了不知當時李曠看見了甚麼忽然住足須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四回

羣雄歸附小土司

瘋漢醫治佳公子

話說成章甫說到李曠走到石壁之下停步不行約略頓了一頓接着說道我細看這座石壁雖是十分陡峻不能步行上下然有一條彷彿道路的形式光滑沒有青苔并且縱橫有裂痕幾道李曠指着那條光滑的所在說道石室就在這裏面大哥可跟隨我上來旋說旋用手攀着裂痕壁虎也似的緣上去喜得我不是文弱無用的人照樣緣上去並不吃力緣到半壁祇見李曠的下半截身軀一晃就不看見他的身影了我心裏疑惑仍不住的往上緣緣到不見李曠之處原來是一個僅容一身進去的窟窿立在下邊的人非仔細定睛不能看出祇要探身進了窟窿裏面的地位很寬極容易的便將兩腿縮進去了真是天造地設的這種稀奇所在若不是修道有法術的人誰能探索出來劉恪聽到此處又忍耐不住了問道這種所在究竟是甚麼人鑿出來的難道也是在那山裏落草的強盜鑿出來的嗎成章甫搖頭道不是我當時也曾請教廣德真人他老人家笑道這何足爲奇古時沒有宮室之制人民都是穴居野處像這樣的穴也不知有多少不過土穴容易崩潰不似石穴能這般耐久罷了我那時和李曠進了石穴就穴口透進去的日光一看兩壁上下斧鑿的痕跡都宛然顯露卽此可

見。確。是。由。人。工。鑿。出。來。的。石。穴。以。內。並。不。低。隘。不。過。不。甚。明。亮。進。穴。後。須。定。睛。片。刻。方。能。看。出。朝。上。有。一。道。石。級。可。以。昂。頭。伸。腰。的。行。走。李。曠。在。前。引。着。十。數。步。後。忽。見。上。面。有。光。射。下。來。原。來。已。進。了。一。間。石。室。光。從。壁。上。裂。縫。中。透。進。來。照。見。室。中。陳。設。的。床。几。棹。椅。都。是。用。石。鑿。成。的。廣。德。真。人。在。石。床。上。坐。着。那。種。仙。風。道。貌。與。在。你。家。中。相。見。的。時。候。絲。毫。無。異。精。神。倒。益。覺。比。從。前。充。滿。了。我。見。了。他。自。然。上。前。行。禮。想。不。到。他。老。人。家。一。見。我。的。面。兩。眼。忽。然。流。下。淚。來。硬。着。嗓。音。對。我。說。道。這。幾。年。來。你。的。遭。際。倒。好。祇。可。憐。你。的。表。兄。弟。簡。直。弄。得。一。家。人。妻。離。子。散。外。邊。的。人。一。定。要。歸。過。於。老。夫。說。老。夫。引。誘。他。造。反。把。他。一。個。好。好。的。家。業。破。了。其。實。老。夫。在。觀。音。廟。施。水。療。疫。的。時。候。他。若。肯。聽。老。夫。與。他。無。緣。的。言。語。不。是。那。們。三。番。五。次。的。跪。求。老。夫。到。他。家。去。又。何。至。惹。出。那。一。場。大。禍。來。不。過。禍。因。老。夫。而。起。總。覺。有。些。對。不。起。他。劉。恪。聽。到。這。裏。已。忍。不。住。掩。面。哭。起。來。成。章。甫。也。揩。了。眼。淚。說。道。不。要。哭。不。要。哭。下。面。就。有。可。喜。的。事。來。了。當。時。我。見。廣。德。真。人。說。話。神。情。很。悲。傷。的。樣。子。祇。好。說。道。凡。事。皆。由。前。定。當。日。你。老。人。家。在。觀。音。廟。的。時。候。就。知。道。曾。家。去。不。得。無。奈。曾。彭。壽。爲。一。念。孝。思。所。迫。儘。管。明。知。有。禍。也。顧。

不。得。了。人。能。爲。對。父。母。盡。孝。而。死。就。死。了。也。是。光。榮。的。廣。德。真。人。聽。我。如。此。說。連。點。了。幾。下。頭。說。道。會。彭。壽。能。對。他。的。母。盡。孝。對。我。等。朋。友。盡。義。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好。漢。於。今。他。是。以。身。殉。義。了。但。是。他。還。有。一。個。兒。子。逃。亡。在。外。沒。有。下。落。這。兒。子。的。教。養。婚。娶。是。你。我。後。死。者。之。責。無。可。推。諉。你。今。番。來。得。甚。好。這。事。除。了。你。我。沒。有。旁。人。能。引。爲。已。任。而。你。比。我。又。更。來。得。親。密。些。非。你。出。頭。做。主。不。可。我。說。不。錯。當。劉。貴。受。我。表。兄。嫂。託。孤。重。寄。抱。着。我。那。姪。兒。逃。出。會。家。門。的。時。候。是。我。在。旁。邊。親。目。所。見。的。年。來。雖。也。時。常。放。在。心。上。然。一。則。因。爲。當。日。不。曾。聽。劉。貴。說。明。逃。向。何。方。不。知。從。何。處。探。訪。二。則。因。爲。我。自。己。剛。得。了。一。個。安。身。之。所。師。命。甚。嚴。不。能。由。我。抽。閒。出。外。就。是。今。番。從。此。地。經。過。得。覲。尊。顏。爲。時。也。十。分。匆。促。本。應。在。此。多。與。老。祖。師。及。衆。兄。弟。親。近。無。如。師。命。不。敢。違。祇。好。求。老。祖。師。及。衆。兄。弟。原。諒。等。採。藥。歸。家。覆。命。之。後。必。請。假。到。這。裏。來。聽。憑。老。祖。師。驅。使。廣。德。真。人。問。道。採。些。甚。麼。藥。開。了。藥。單。麼。我。說。有。藥。單。廣。德。真。人。教。我。取。出。來。給。他。看。他。看。着。說。道。這。些。藥。你。要。採。齊。確。不。容。易。老。夫。念。往。日。交。情。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替。你。採。齊。這。一。單。藥。料。不。過。你。回。去。覆。命。之。後。務。必。請。假。到。這。裏。來。不。但。尋。訪。你。表。姪。

非你來不可。就是這一山的衆兄弟。要找一個大家。可以安身之所。也得你來幫忙。你且將藥單。留在這裏。明日再到這裏來。我見廣德真人。肯代我採藥。心裏真是說不出的歡喜。連忙叩頭道謝。仍和李曠退了出來。這夜與李曠張必成等幾個頭領。暢談痛飲了半夜。次日下午。再跟着李曠進那石室。祇見廣德真人所坐石床上。堆了許多藥料。廣德真人將藥單交還我。道你點查一遍。看有遺落的。沒有我照藥單點查。不但短少一味。并且沒一味。不道地沒一味。不是新採的。不知他祇一夜工夫。何以能遍走這許多山嶺。尋覓這許多藥料。像這種神通。如何能不教人欽敬。我點查後。正要稱謝。廣德真人忽指着藥材。說道你師傅教你尋這一單藥。是準備要煉絕陰丹了。這丹煉成之後。你師傅便可以白日飛昇。脫離生死苦海了。你師傅知道你和我有這一段因果。所以打發你來採這一單藥。你於今將這藥送回去。包管你多少得些好處。我當卽將藥料包裏好了。拜辭出來。鄭五雖是與我初次會面。然性情十分相投。聽我說遇哈摩師誅妖蟒的故事。他定要和我同去見哈摩師。李曠張必成等衆頭領。因恐怕我去了。不再來。他極力慫恿。鄭五與我同去。覆命之後。好催逼我請假。同來人家一番好意。

我。不。便。深。拒。祇。得。邀。鄭。五。一。同。離。了。山。寨。歸。途。便。不。似。來。時。匆。促。了。一。路。上。曉。行。夜。宿。閒。時。談。論。些。拳。棒。功。夫。道。家。法。術。纔。知。道。他。雖。不。曾。專。心。在。深。山。窮。谷。之。中。精。修。道。法。然。因。爲。家。學。淵。源。也。會。得。不。少。的。法。術。至。於。他。輕。身。的。武。藝。更。是。一。時。無。兩。在。樹。木。茂。密。的。山。上。他。能。脚。不。點。地。專。在。樹。尖。上。行。走。劉。恪。聽。了。笑。道。他。這。能。耐。我。在。離。襄。陽。的。那。夜。已。經。看。見。過。了。說。到。這。裏。胡。慶。魁。忽。向。劉。恪。搖。手。側。耳。朝。門。外。彷彿。聽。甚。麼。聲。息。於。是。大。家。都。停。聲。靜。聽。祇。聽。得。外。面。人。聲。龐。雜。好。像。出。了。甚。麼。事。故。的。樣。子。胡。慶。魁。起。身。一。面。向。外。走。一。面。笑。道。難。道。張。六。身。上。又。有。祖。師。阻。着。說。話。嗎。何。玉。山。是。一。個。好。事。的。人。也。忙。起。身。往。外。走。成。章。甫。問。道。張。六。是。甚。麼。人。怎。麼。有。祖。師。附。在。他。身。上。說。話。劉。恪。笑。道。你。老。人。家。可。惜。來。遲。了。若。早。來。幾。日。也。可。以。看。見。這。樁。奇。事。且。同。去。佛。殿。上。看。看。說。不。定。還。有。第。二。次。呢。成。劉。二。人。也。跟。着。踱。了。出。來。祇。見。許。多。和。尙。聚。在。佛。殿。上。面。上。都。現。出。驚。慌。的。樣。子。不。知。紛。紛。的。議。論。些。甚。麼。胡。慶。魁。走。到。光。宗。和。尙。跟。前。問。爲。甚。麼。事。光。宗。和。尙。連。連。躁。脚。說。道。你。瞧。這。事。怎。麼。了。張。六。收。了。各。施。主。佈。施。的。銀。錢。今。日。忽。然。逃。跑。無。影。無。蹤。了。我。滿。寺。的。人。都。上。了。他的。當。被。他。騙。了。尙。在。其。次。可。惡。就。是。他。

這番舉動在知道的施主們還可以原諒。不過說我等沒有眼力。誤信匪人在不知道的施主們。甚至還要疑猜我等是夥通欺騙。你看這事怎麼了呢。胡慶魁道。何以能斷定他是逃跑了。或者是因事出外。一時耽擱了。不得回來。光宗和尚忙搖頭道。不是。是這事也。祇怪我太相信他了。絲毫不曾有提防他的心。若存心提防他。也未必能逃的了。前昨兩日。他借着看木料出外。夜間就有人告我。說外面有人謠傳慈恩寺派人在市上收買金條。大約是要鑄一尊黃金的佛像。我覺得這謠言來的太怪。我寺裏。但不鑄黃金佛像。現有的佛像。並不須重新裝金。何以外面憑空有收買金條的謠言呢。莫不是張六在市面上收買金條嗎。叫張六來問張六。從容笑道。這謠言是何人造出來的。不理他。自然息滅。我因為深信他是祖師爺付託的人。所以毫不猜疑。祇談笑了一陣。也就罷了。今早你未到我方丈來。閒談之前。他還在方丈裏坐談了許久。你去後。我有事要找他。打發人四處尋他。便不見了。然那時。我以為他偶然出外。未歸。算不了甚麼。也沒人留神。直到此刻。外邊有人來會他。知客僧說張六出去了。教那人明日來。那人不肯走。定要坐等張六回來。知客僧看那人很面生。便問他從那裏來的。會張

六。有。何。事。故。先。不。肯。說。知。客。僧。問。了。好。幾。遍。那。人。方。說。出。是。聚。珍。銀。樓。裏。的。夥。計。因。張。六。在。他。銀。樓。裏。買。了。幾。百。兩。赤。金。還。短。少。四。百。多。兩。銀。子。約。了。今。日。到。這。裏。來。兌。張。六。因。囑。咐。了。他。不。許。對。寺。裏。和。尙。說。所。以。他。來。時。不。肯。說。出。來。知。客。僧。聽。了。這。話。覺。得。奇。怪。看。張。六。的。房。門。朝。外。邊。鎖。了。祇。得。將。鎖。扭。斷。推。開。門。進。房。看。時。櫥。門。虛。掩。着。那。櫥。是。近。來。特。地。移。到。張。六。房。裏。給。他。藏。貯。銀。錢。的。知。客。僧。看。櫥。內。已。是。空。空。的。僅。有。一。堆。破。紙。料。知。有。變。急。急。的。跑。來。報。我。我。曾。幾。次。親。眼。看。見。張。六。將。各。施。主。捐。來。的。銀。兩。藏。入。櫥。內。此。時。一。兩。也。沒。有。了。不。是。拐。着。逃。跑。了。是。到。那。裏。去。了。呢。僅。剩。了。二。三。百。串。制。錢。大。概。是。因。爲。笨。重。了。不。好。搬。走。於。今。還。在。他。的。床。底。下。放。着。那。聚。珍。銀。樓。的。夥。計。聽。說。張。六。逃。跑。了。他。還。出。言。不。遜。說。是。我。們。夥。通。的。要。我。們。寺。裏。賠。還。他。知。客。僧。逼。得。和。他。吵。鬧。了。一。陣。他。纔。氣。忿。忿。的。跑。回。銀。樓。報。信。去。了。此。時。還。不。知。道。有。不。有。鞦。葛。胡。慶。魁。道。我。不。相。信。張。六。這。樣。的。人。也。會。做。出。拐。款。潛。逃。的。事。來。那。麼。世。間。簡。直。沒。有。誠。實。可。靠。的。人。了。光。宗。和。尙。道。我。等。若。不。是。你。這。一。般。的。心。思。怎。麼。會。相。信。他。到。這。一。步。呢。胡。慶。魁。道。既。是。拐。逃。屬。實。然。則。祖。師。爺。附。身。的。一。回。事。也。就。靠。不。住。是。真。的。了。光。宗。和。尙。

道。我思量祖師爺。若果有威靈。能那們顯聖。決不至不知道。張六的根底。誤託匪人。張六的誠實。是假祖師爺附身的事。不待說。也是可疑的了。不過他是一個在俗的人。那篇訓示我等衆僧俗的文章。如何能假的那們好。胡慶魁道。豈但文章不是尋常人能假得來。就是那一筆龍蛇飛舞的草字。與這佛殿上的木匾。寺門外的石額。毫無區別。難道又是尋常人所能假得來的嗎。光忠和尚道。無奈於今已成了這拐逃的事。實那文字。便不假也。祇好認他是假的了。因爲既不能說祖師爺不認識人。更不敢說祖師爺幫他行騙。胡慶魁道。既是我在方丈閒談之前。他還不曾逃去。可知此刻逃也不遠。何不派人分途去追趕呢。光宗和尚道。銀樓夥計走後。我便派了幾個身禮強壯的人。分途追趕去了。不過據我猜想。他既是蓄意騙錢。必早已安排了藏匿的所在。斷不至落在追趕的人手裏。胡慶魁雖對於光宗和尚很關切。然因爲自己有事不能抽閒去幫着追趕。張六祇得歎息回房。成劉二人也跟着回房。劉恪說道。張六這廝也太沒有天良了。一個窮無所歸的人。凍得倒斃在寺外。虧了這裏老和尚把他灌救轉來。養活他。到現在忍心拐了這些款子。逃跑嗎。成章甫問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我聽了摸不

着頭腦胡慶魁卽將張六到慈恩寺來十多年的情形大概述了一遍道你若早見了張六也決不疑心他會有拐款潛逃的事做出來成章甫聽了哈哈大笑道原來是這們一回事我若早來見了他倒好了決不能許他做出拐款潛逃的事來胡慶魁問道這話怎麼講千百人的眼睛都被他瞞過了不見得就瞞不過你成章甫道那張六不是臉上微有幾點麻子左邊眉梢上長着一顆小黑痣的麼胡慶魁點頭道不錯你在那裏見過他麼成章甫歎道我今日若不來那廝還不見得便逃跑你以爲他眞姓張行六麼胡慶魁道我們不知道他的履歷他說姓張行六自然都認他是張六你若知道他的履歷就好辦了成章甫道我與他從小在一塊兒長大的豈但知道他履歷違他祖宗的事情都瞞不過我祇是他的履歷我雖知道得詳細然也沒有辦法我進這寺門的時候就看見了他怪道他裝做沒看見我的掉轉身向那邊僧寮裏便走我當時也沒疑心他是存心躲避我還以爲是他鄉遇故知心中好甚歡喜但是不敢高聲叫喚他就因爲已經有十多年不會見面了不免有點兒恐怕是看錯了的意思所以跟上去打算看仔細再坵住他問他認識我麼誰知等我跟進那僧寮時已不見他

的。背。影。了。四。處。探。望。了。一。會。也。沒。看。見。祇。得。退。出。來。心。想。他。既。在。這。寺。裏。遲。早。總。有。會。面。的。時。候。因。想。不。到。他。有。裝。獸。子。的。一。回。事。故。和。你。見。面。的。時。候。不。會。說。出。去。僧。寮。裏。找。甚。麼。人。來。他。是。我。桃。源。縣。人。姓。陳。名。六。和。論。他。的。學。問。才。情。在。我。們。桃。源。縣。可。算。得。是。首。屈。一。指。的。人。物。無。如。家。境。十。分。貧。寒。父。母。早。死。毫。無。產。業。他。專。仗。着。一。枝。筆。替。人。應。課。替。人。小。考。桃。源。縣。人。多。知。道。陳。六。和。是。生。成。的。窮。命。替。人。應。課。他。能。包。得。獎。銀。替。人。小。考。能。包。取。前。十。名。包。進。學。祇。一。用。他。自。己。的。名。字。就。無。望。了。並。不。是。看。卷。子。的。有。意。與。他。陳。六。和。爲。難。實。在。是。替。人。家。做。的。文。章。又。快。又。好。同。時。可。槍。替。五。六。名。爲。自。己。做。的。文。章。據。一。般。讀。書。人。談。論。簡。直。是。滿。紙。寒。酸。氣。誰。也。看。不。上。眼。所。以。他。替。人。殺。槍。進。學。的。前。後。共。十。多。名。而。他。自。己。前。十。名。也。沒。取。過。挑。也。沒。挑。過。但。是。他。槍。替。出。了。名。人。家。都。防。範。他。不。許。他。做。這。買。賣。幾。次。被。人。拿。住。了。打。掌。心。帶。蘆。蓆。枷。受。了。種。種。的。羞。辱。他。不。做。槍。替。買。賣。便。沒。了。生。路。他。又。生。性。不。肯。務。正。業。手。中。一。有。了。錢。就。得。去。嫖。賭。吃。喝。圖。快。樂。有。人。聘。他。到。家。裏。去。教。書。他。就。與。人。家。的。丫。頭。老。媽。子。通。姦。鬧。得。醜。名。四。播。人。家。祇。得。將。他。辭。退。他。手。中。沒。有。錢。總。是。捏。故。向。親。戚。朋。友。告。貸。借。到。了。手。是。永。遠。

沒有償還的一般人知道他一沒有產業二沒有職業被他借去了錢也不向他逼討不過都存心無論他如何捏故來借決不再借給他便了他槍替的買賣不能做了教書也無人敢聘了借貸又絕了門路雖說是單身一個人度日也就艱苦萬分這日他跑到他同宗的叔父家裏去原打算要開口借錢的無奈他那叔父知道他的來意正言厲色的教訓了他一頓攆了他出來他受了這一肚皮惡氣歸家將家中所有的破舊什物和破舊衣服一股腦兒賣給荒貨攤得了二三串錢就辦了幾席酒菜寫了幾十封信寄給平日有往來的親友信中說自己已病在垂危自知旦夕間必死請各親友於某日某時前來訣別衣衾棺木是要求各親友恩施的這種信寄去各親友倒很情願送他的棺木錢以後可永免需索了每人都帶了幾串錢前來看病進門見他精神十足毫無病容房中安排好了幾席酒菜明知又上了他的當然既進了門不好意思抽身便跑仁急的便氣忿忿的向他問道你好好的沒有病爲甚麼寫信來說危在旦夕害我們多遠的跑來是何道理他從容笑道我自有道理死在旦夕的話決不是騙你們的直等到親友來齊了他勸了一巡酒纔說道我陳六和不是一个不肯上

進的人怎奈我的命運太不濟使我心灰意懶我早已存了一個祇求速死之心不願意在世間和人爭強鬥勝了祇是前日被我那位叔父罵的太厲害我回家後仔細思量我如果應該一輩子窮困到死就不應該有這般才學既有這般才學古人說過的天生我才必有用如何就這們委屈死呢但是我生長在這桃源縣婦孺都聞我的聲名知道我是一個沒信義沒行止的人我便賭下血滴滴的咒說從此收心做好人家也不會相信我不如索性遠走高飛到無人認識我之處改頭換面的去幹一場不發財決不回桃源與你們見面你們祇當我陳六和今日死了各人隨意施捨幾文祇當是給我買棺木我得了這錢纔有出門的盤纏倘若託你們的洪福有回桃源的這一日所借的錢都得加倍奉還那些親友聽了他這番話大家面面相覷那時我也是陳六和座上的朋友他前後所借我的銀錢記不清數目我因為把他當一個才子看待從來不與他計較那時見在座的都不開口祇得首先稱贊他應該出門並恭維他的才學出門必遇知己立刻拿出三串錢送給他衆親友見我送了不好不送一時就湊齊了三四十串錢第二日到他家去看時果然成了一所空房子也有人知道他上

那裏去了。我自從那回與他別後到今日纔瞥眼看見他也虧了他裝獸子裝結巴裝沒讀書不認識字十多年不露馬脚胡慶魁聽到此不覺在自己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嘆道可惜可惜有這種才情學問的人爲甚麼不向正經路上行走做豪傑做聖賢不是易如反掌的事嗎費了十多年的辛苦却做成了一個騙子而所騙又不過兩三萬串錢還不知道能否保得住長久實在太不值得了他既有這些履歷我不可不去告知光宗和尚這款項不是光宗和尚的是由多少紳士佈施積成的光宗和尚要對衆施主表明心跡不能不認真追究成章甫道似陳六和這般借着佛法來騙錢其居心實太可惡了你就去告知光宗和尚他此刻派去追趕的人能將陳六和追回來更好若不能追回知道他的真姓名籍貫便是告到官司辦案的也不至茫無頭緒胡慶魁遂運忙到方丈去了不一會胡慶魁帶了光宗和尚同來介紹一僧一道見了面光宗和尚對成章甫說了幾句客套話卽合掌說道貧僧方纔承胡師傅來說張六乃是陳六和的化名道長與陳六和同鄉深知他的來歷貧僧正在着急敝寺不幸遇了這種意外之事待告到官司懇求認真追緝罷我們出家人不應該鑽進這煩惱網待聽憑

他拐了去。不加追究。罷對不起。衆施主的事。尙小。因他這一番設騙。致使以後的人。不敢崇信佛法。而他是。由貧僧引進來的。貧僧這毀佛的罪過。如何當得起呢。左思右想。委實爲難。道長與他同鄉。深知他的底細。不知有沒有追究他的方法。成章甫道。陳六和這種敗類。所到之處。無人不受其害。貧道當日也不應該幫助他的。盤纏並慫恿他。衆親友使他成行。這罪過。貧道也得擔當一分。可惜貧道此刻不能去桃源。若能去。倒不愁沒有追究他的方法。劉恪在旁說道。就怕他拐了這款項。不回桃源去。如果他必回桃源。便是表叔不親去也。容易成章甫道。陳六和不是有大胸襟。大志向的人。他一旦發了這們大的橫財。又以爲這裏沒有知道他根底的人。豈有不回故鄉誇耀親友之理。劉恪道。祇要他在桃源。我自願去走一遭。包管將他所騙去的錢。盡數奪回來。成章甫望了劉恪一眼。問道。你此刻能到桃源去嗎。劉恪看成章甫的臉色。似乎不快。卽忙改口說道。我以爲錢已被他拐去了。祇要能撈得回來。遲早原不必拘定。等到回了桃源的時候。便去找他。光宗和尙見二人說話的情形。疑心成章甫不肯多事。祇隨便問談了幾句。就告辭去了。胡慶魁對成章甫道。你與這光宗和尙是初交。自不願耽

攔自己的正事替他幫忙。我却與他有多年的交情。很有心想助他一臂之力。成章甫笑道：「你何以知道不願替他幫忙呢？」我等修道的人，做除暴安良的事，也得看交情如何。嗎？胡慶魁道：「然則你打算怎麼辦呢？」成章甫指着胡慶魁笑道：「你真是精明一世，糊塗一時，你就忘記了我們這次在嵩山聚會的事了嗎？」說時又指着劉恪道：「他本來要到桃源去的，順便就可以將陳六和的錢撈回來。這樣便當的事，爲甚麼不願幫光宗和尚的忙呢？不過我們都是不能露面的人，去桃源幹的更是不能露面的事。光宗和尚雖是出家人，不妨事。然我們若當面答應他去桃源追究，他說不定就拿著我們答應的話去安慰各施主。其中不免有多少不便。」胡慶魁笑道：「這倒是我粗心，沒看出你這番用意。」劉恪道：「陳六和這騙子，不但害了這寺裏的僧人，和施主，并且打斷了表叔的話頭，害我們耽擱的時間不小。」鄭師傅當日從小摩天嶺送表叔去貴州之後，又怎麼樣呢？成章甫道：「那回在路上，並沒兼程攢趕，恰好在哈摩師六個月限期以內，走到了哈摩師十分高興稱贊我能幹，我祇得將到小摩天嶺，遇廣德真人的事說了，並說了想請假前去的話。」哈摩師聽了說道：「既是他們派了鄭五和你前來，你爲甚麼不

引他來見我呢。我說鄭五爺已在門外恭候，不敢冒昧進來。鄭五爺此時在門外聽得我師徒談話，即走進房向哈摩師行禮。哈摩師道：「承你祖師的情，幫我採藥，我也理應幫他的忙。於今清朝的國運未衰，中原沒有可立的基業，逆天行事是勞而無功的。會理州陸繩祖乃當今豪傑之士，現正盡其力量要爲父報仇，四方豪傑去投奔他的，他都待如同胞手足。將來倒可望成立一點兒基業。你們小摩天嶺的衆兄弟果能去幫助他，究竟還是幫助了自己。你拿我這話去回稟你們祖師，倘能采及藟羹也未始非大家之福。我當時和鄭五兩人聽了都莫明其妙，也不知道陸繩祖是一個甚麼人。正打算動問哈摩師已對我說道：『你既有自己的私事，未了怎能一心跟我學道？儘管到小摩天嶺去罷。我也有我自己的事，不能常帶你在跟前胡慶魁婆心俠骨，憑着一身本領專一游行各省，鋤強扶弱。這是修道人應做的功德。你從此可跟着他也多做幾件濟人利物的好事，不必枯坐深山窮谷之中，纔算修道。你就隨他去罷。』到了那時候我自來度你師傅既吩咐我們走，我便不敢再問了。喜得退出來就遇着你這位婆心俠骨的胡師傅和他談起陸繩祖的話，祇見他不住的點頭道：『陸小土司確是一個有』

作爲的豪傑。若有人去投奔他。我倒願做嚮導。我兒胡師傅知道陸繩祖當卽向他打聽。陸繩祖的履歷。原來陸繩祖是老土司。陸駕軒的兒子。陸駕軒略讀了些詩書。生性長厚。在會理州轄境之內。做了幾十年的土司。平日對於他管轄的熟夷。常教以禮讓。並時常宣布朝廷威德。不可背叛等言語。夷人本來多是生性橫蠻兇暴。動輒集聚數萬或十數萬。同類用暴力對付人的。因陸駕軒數十年教化之力。竟不知不覺的把那一部熟夷的性質改變了一個個馴良樸實。比漢人還容易管教。不過馴良樸實的人。雖好管教。然禦外侮的力量。却趕不上橫蠻兇暴的時候。了一般夷人是從來不講道理。祇怕兇惡的對漢人的地方財物。固然是時常想侵佔。但是漢人防範得嚴。不容易佔着便宜。就是對於同種的夷人。因爲劃分了許多部落。也是你搶我奪。祇要侵佔得着。便動干戈圖謀。侵佔爲搶奪。放牛羊的草場。以致兩方聚衆相打的事。差不多隨時隨處都有。惟有陸駕軒這個土司。時時勸化自己部下的夷人。不可去搶奪他人。的他這一部地方。比別部落寬大人數也。比別部落衆多在幾十年前。原是狠強盛的。部落他不去侵佔人家的人家。自然也不來侵佔他的。及至陸駕軒做了幾十年土

司之後人家都知道陸老土司是懦弱無能的人可以欺負就漸漸的圖謀侵佔起來初時陸駕軒還遏抑着部下夷人不許爭鬥派人與他部落的土司說理無如各土司都是不肯服理的蠻子弄到後來也祇好集聚所有部下的人和來侵奪的動起武來習慣了安樂的人那能耐苦和人廝打倒被人家打得落花流水陸駕軒年已六十受不起這一氣竟氣得一命嗚呼了臨死的時候將十二歲的兒子陸繩祖叫到面前囑說自己殺身的仇人是某某等四個土司教陸繩祖牢記着成人之後務必爲父報仇不然他死不瞑目陸繩祖的母親尙在每日早起必親手提了陸繩祖的耳根大聲喝道他父親是被某某等四個人殺死的你記得麼劉恪聽到這裏忍不住又掩面哭起來成章甫祇得改口勸道你報仇的時候就在目前了還這們悲痛做甚麼呢劉恪泣道陸繩祖爲父報仇尙每日有他母親耳提面命可憐我連母親都沒有了教我如何能不悲痛成章甫見劉恪這們說也不由得歔歔落淚相對默然了一會成章甫纔繼續說道你與陸繩祖兩人處境雖各不同然你的仇易報他的仇難報因爲陸駕軒的是四個土司每一個土司部下都有十數萬或數十萬兇橫强悍的夷人而他自

己。手。下。的。夷。人。又。都。懦。弱。成。性。與。一。個。土。司。爲。仇。尙。不。見。得。能。勝。何。况。那。四。個。土。司。是。曾。拜。盟。結。合。有。福。同。享。有。禍。同。當。的。呢。我。當。時。與。鄭。五。因。見。你。胡。師。傅。說。若。有。人。投。奔。陸。繩。祖。他。願。爲。介。紹。就。邀。他。同。去。小。摩。天。嶺。見。廣。德。真。人。好。在。他。絕。無。難。色。我。們。三。人。便。一。同。回。小。摩。天。嶺。回。見。了。廣。德。真。人。之。後。我。將。哈。摩。師。的。話。說。了。廣。德。真。人。笑。道。我。也。知。道。那。是。一。個。能。容。納。你。們。衆。兄。弟。的。好。所。在。其。所。以。不。能。早。打。發。他。們。去。投。奔。就。爲。曾。家。的。仇。應。該。先。報。然。後。去。幫。人。家。報。仇。無。如。曾。家。的。孤。兒。此。刻。還。不。知。去。向。計。算。年。紀。也。還。祇。有。十。來。歲。須。趁。這。時。候。尋。着。了。他。的。下。落。將。他。好。好。的。教。訓。出。來。使。他。明。白。自。己。的。身。世。報。了。仇。成。立。了。家。室。你。我。的。心。願。便。算。完。了。如。有。爲。難。的。時。候。可。來。與。老。夫。商。量。老。夫。就。吃。些。辛。苦。也。說。不。得。曾。彭。壽。當。日。酬。謝。老。夫。定。要。將。他。祖。傳。的。玉。玦。相。送。老。夫。留。在。身。邊。多。年。雖。在。顛。沛。流。離。之。際。也。未。曾。遺。失。久。留。在。我。身。邊。無。用。你。可。帶。去。等。曾。家。孤。兒。成。人。之。後。交。還。給。他。說。時。起。身。擡。起。道。袍。從。腰。間。解。下。一。塊。玉。玦。來。說。道。這。玉。玦。原。是。一。對。的。曾。家。的。家。業。既。毀。所。留。下。的。那。一。塊。也。不。知。是。怎。樣。的。了。我。聽。了。卽。接。口。說。道。當。日。曾。彭。壽。將。孤。兒。託。付。劉。貴。抱。着。逃。亡。的。時。候。我。曾。在。旁。觀。眼。看。

見。交。了。與。這。個。一。般。無。二。的。玉。玦。並。金。鐲。一。副。給。劉。貴。劉。貴。很。慎。重。的。揣。入。腰。間。想。必。不。至。落。入。旁。人。手。中。廣。德。真。人。卽。點。頭。將。玉。玦。給。我。道。但。願。物。歸。原。主。不。生。意。外。你。從。此。可。以。專。辦。這。事。至。於。這。裏。衆。兄。弟。去。投。奔。會。理。州。的。事。難。得。有。胡。大。哥。古。道。熱。腸。願。爲。先。容。可。毋。庸。耽。擱。你。的。正。事。我。受。了。真。人。的。吩。咐。收。了。那。塊。玉。玦。便。不。過。問。他。們。投。陸。繩。祖。的。事。專。心。一。志。的。打。聽。你。與。劉。貴。的。消。息。喜。得。你。耳。上。有。這。烏。金。耳。環。的。記。認。通。城。人。見。過。你。的。很。多。我。剛。在。通。城。探。了。一。點。兒。線。索。而。你。却。被。火。燒。的。不。知。去。向。了。好。容。易。又。到。各。方。探。聽。始。探。得。武。溫。泰。在。飯。店。門。外。收。了。一。個。乞。食。的。小。孩。耳。上。帶。有。黑。環。於。是。又。專。一。探。武。溫。泰。的。下。落。不。料。武。溫。泰。已。改。了。行。業。在。江。湖。賣。解。賣。藥。的。人。當。中。再。也。打。聽。不。着。我。想。廣。德。真。人。說。過。了。如。有。爲。難。的。時。候。可。去。和。他。商。量。既。尋。找。不。着。再。不。去。與。他。商。量。更。待。何。時。呢。因。此。又。到。小。摩。天。嶺。去。到。時。見。嶺。上。已。是。一。個。人。也。沒。有。了。便。是。樹。林。中。的。房。屋。也。都。燒。成。了。一。片。一。片。的。平。地。我。暗。想。衆。兄。弟。必。是。到。會。理。州。投。奔。陸。繩。祖。去。了。僅。留。廣。德。真。人。一。個。在。此。麼。爬。進。石。室。看。時。祇。見。廣。德。真。人。對。面。端。坐。着。一。個。年。約。六。七。十。歲。的。老。婆。婆。我。還。沒。上。前。行。禮。卽。聽。得。廣。德。真。人。開。口。

說道來了來了。似乎早知道我去在那裏等候的一般。我向真人行過了禮。剛待說明來意。真人已指着對面老婆婆對我說道。這是曾師傅。你今日能見着是你的緣分。不。小快過去頂禮。我知道真人決不妄語。忙掉轉身向曾師傅頂禮。曾師傅也忙起身合掌。口念阿彌陀佛。我想曾師傅頂上還蓄着如銀白髮。身上也不是僧家裝束。怎麼口念彌陀。又與道家的廣德真人對坐呢。心裏這們胡想。便忘了向真人陳說來意。廣德真人說道。曾師傅神算。知道你今日必到這裏來。所以先到這裏來等你。我聽了真人這話。心裏很詫異。我並不認識這曾師傅。他有甚麼事先到這裏等我呢。真人接着問我。道你今日到這裏來有甚麼事。曾家的孤兒已經訪着了麼。我就將探訪的情形及武溫泰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我話纔說了。曾師傅已帶笑說道。我正爲這事到此地來的。我曾家的禪祀就靠這孤兒一個人繼續。因此早已關心他的下落。我知道他此刻已經入了平坦之途。不在武溫泰手中了。他此刻拜給襄陽劉知府做兒子。已改姓劉名恪了。好在他本是劉家的外孫。就說姓劉也。使得不過此時還不宜就引他出來。劉知府爲他專聘了一位品學兼優的西席教他書史。使他趁此未成年的時候求

點兒學問將來成爲有用之材也是我們曾家之幸。劉恪至此又忍不住問道：我記得我那義父臨終時曾說過我曾家已沒有親枝的族人了。這曾師傅是那裏的人呢？成章甫笑道：你不用如此性急。我按着次序說下去。自然也要把這曾師傅的履歷說給你聽。我當時見曾師傅說話和我們一般的。桃源口音。我想真難得有這們一個老婆。與你同宗。又肯這們關切。你將來須求他幫助的事情。必然還有。幸喜這番遇着。不能不問明他住居的所在。下次有事。要求他的時候。也好前去。遂卽回答道：你老人家主張的。晚輩自應恪遵。暫時不去。襄陽引他出來。不過晚輩的意思。還想趁這時候。設法使孤兒學些武藝。不知行也不行。曾師傅彷彿略加思索的樣子。點頭道：也使得。祇是萬不可冒昧。對小孩說出他的身世來。我又說道：晚輩雖是姓成。然因與曾家至戚。當時過從甚密。所以凡是曾家的人。晚輩多能認識。惟不認識你老人家。大約是因你老人家出閣的時候。太早。請問你老人家是那房的曾師傅。見我問出這話。面上登時露出不快樂的神氣。停了好大一會工夫。纔回問我道：曾家有一個叫曾六瘋子的。你聽人說過麼？我靜心一想。記得做小孩子的時候。在桃源縣街上。時常看見一個年約

五十多歲的。老者身上穿着一件藍不藍綠不綠的大布衫。蓬着滿腦頭髮。靴着一雙沒後跟的破鞋。終日笑嘻嘻的。從東街逛到西街。從南街遊到北街。一點兒正事不做。專喜逗着街上的小孩子玩。要說話沒頭沒腦的。街上的人都叫他做曾六瘋子。這曾六瘋子表面上確是有些瘋魔。但是據那時知道他最深的人說。他不但瘋。并且是一個半仙。能知道人家過去未來的事。不過認真拿事去問他。他是不肯說的。他高興的時候。隨便向人說出幾句話來。事後往往應驗如神。屢試屢驗。所以知道他不是偶然說中了他所到之處。背後總有好多個小孩子跟着。嬉笑看他的怪樣子。他有時高興起來。從懷中掏出一大把錢。買許多小孩歡喜吃的糖菓。用長衫兜着。教跟在背後的小孩去搶奪。他看了許多小孩。你搶我奪。爭先恐後的情形。就跳起來拍手大笑。我那時也跟他背後跑過。祇是我那時家中富有。我歡喜吃的糖菓。隨時皆可由我儘着量吃。並有送給鄰家的小孩吃。用不着跟上去搶奪。後來我的年紀大了。便不見這曾六瘋子的蹤跡。也有說死了的。也有說出門不知去向的。因為曾六瘋子沒有親屬。在桃源縣無從打聽。也就沒拿他當一回事。擱在心上。到後來與你父親相聚在一

處的時候多了一次。偶然談到曾六瘋子身上，便問你父親是否與曾六瘋子同宗。你父親道：「豈僅同宗，并且是我嫡親的叔祖。」我說：「既是你嫡親的叔祖，爲甚麼不迎接到家裏來安享聽憑他一個人住在桃源縣裏，境遇好像非常困苦，也不送些銀錢給他呢？」你父親歎道：「我何嘗不想迎接他來家侍奉，無如輪到我手裏當家時，已是不知他的下落了。」我說：「曾家歷代是桃源的殷實之家，究竟是甚麼緣故，惟有那曾六瘋子很窮呢？」你父親道：「這緣故實在可笑。他雖是我嫡親的六叔祖，但是我祖父和伯祖父當日並不肯認他爲兄弟，後來願意認他爲兄弟時，他却又搭起松香架子說過慣了窮苦生活，不願和有錢的人在一塊兒過活。」我說：「既然和你祖父是嫡親兄弟，應該生長在一家之中，爲甚麼會分出個貧富來？」你父親道：「這話認真說起來，却不能不歸咎我。曾祖的行爲略有失檢之處。六叔祖的母親原是我曾祖母跟前的丫鬟，我曾祖瞞着曾祖母收了房，腹中有了身孕，纔被曾祖母發覺。曾祖母性急，不能容納，逼着要將丫鬟賞給當差的，或叫媒婆來賣出去。曾祖父恐怕鬧得知道的人多了，失面子，祇得商通媒婆，將丫鬟帶到縣城另租房屋居住，對曾祖母仍繳納身價，說已賣給人家去了。」

那了鬢住在縣城裏做我曾祖的外室不到半年就生了六叔祖第二年又生了一個女兒因爲與鄉間斷絕來往直到經過二十多年之後曾祖病在鄉間臨終方對我祖父說出六叔祖的身世來其實曾祖未說之前我祖父伯祖父等早知道還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住在桃源縣城不過都覺得他出身微賤是了鬢生出來的眼裏不甚瞧得起他就是曾祖臨終吩咐之後僅我祖父主張迎接回家一般守制伯祖父堅持不可並不許送信給他簡直不認有這個兄弟此時六叔祖的母親已先我曾祖死了六叔祖有二十四歲做機匠替人織布他還有一個妹子比六叔祖祇小一歲究竟嫁給何人或是幼年夭殤了因爲曾祖臨終不會提起家中無人知道也無人去過問後來我祖父兄弟分了家各立門戶我祖父有權可以顧恤六叔祖了以爲做機匠替人家織布是很勞苦的生活打算接到家裏來替他娶妻好一同安享誰知他倒不願意說做機匠是很快活的手藝比一切做手藝的都安逸自在若是坐在家中吃喝不做事是不長進的子弟我祖父一片好意反碰了他這般一個軟釘祇得無言而退有一次他在張御史家中織布張御史正告老家居優遊林石不料三姨太生的一个少爺

纔五歲忽然病了。張御史寵愛三姨太，更鍾愛這個五歲的小兒子。有病自然忙，着延醫來家診視。但是延了幾個有名的醫生服了幾劑，或涼或溫，或補或瀉的藥，病勢不但退，且益加危急了。張御史留着幾個醫生在家守候，病兒一會兒變症，就一會兒換藥。張御史心中焦急，得無可奈何，陡然聽得織布的機聲響亮，便踱到織機跟前，想胡亂談談解悶。這也不過是情急無聊的舉動。這位六叔祖見張御史走來，愁眉不展，他也知道是爲少爺病了。隨口問道：「少爺的病，還不會全好嗎？」張御史歎道：「怎能說好？更一日比一日沉重，祇怕已十九無望的了。」六叔祖似乎吃驚的神氣，說道：「很平常易治的病，怎麼倒越治越沉重了？」我雖坐在這裏，織布不曾親見，少爺然而關心探問。少爺的病，症情形，覺得這種病很容易治好，不過拖延的時日太久，把身體病虧了。日後難於調理。張御史聽得他這們說，不由得連忙問道：「難道你也懂醫嗎？」六叔祖道：「我雖不敢說懂醫，但少爺的病，平常不必懂醫的方能治好。」張御史道：「那麼就請你去瞧瞧好麼？」六叔祖卽起身與張御史同到那少爺床前診視了。一陣說道：「喜得還有救，想不到極平常易治的病，會誤到這一步。於今僅有一線生機了。我擬一個藥方，趁今日。」

灌上一劑大概尙不至無望過了今日便有仙人臨凡也祇有束手望着他死了當卽開了一個藥方張御史初聽六叔祖說病易治心裏竟忘記說這話的人是個機匠及至接了所開的藥單方想起是一個做機匠的人如何能使他治病呢當下也不客氣拿了這藥單給留在家裏的幾個名醫斟酌幾個醫生見是曾機匠擬的方不約而同的都存了個不屑斟酌的心大家祇略望了望藥單卽不住的搖頭道胡鬧胡鬧這藥如何能吃張御史看着六叔祖六叔祖笑道諸位若知道這藥能吃也不至把一個活跳跳的少爺治成這個奄奄垂斃的樣子說罷並對張御史細述病勢脈象及用藥的道理張御史雖不明醫理然究竟是一個通人聽了我六叔祖的話毅然對那幾個名醫說道你們已是說不能治了不治免不了死他說能治能治固好就是治不好也不能說是他治錯了死的張御史決計將藥灌給那少爺吃了果然有了轉機次日又請六叔祖去診換了個藥方不須幾日工夫少爺的病居然全愈了張御史心裏感激他謝他的銀錢他分文不受道我並非做醫生的的人偶然治好了少爺算不了甚麼如何受謝張御史見他堅執推辭不受更覺得這種人很難得特地備辦了一席豐盛的酒

菜親自陪他吃喝並問他以做機匠爲業何以能通醫道他說略看了幾本醫書不敢說通醫道從治好張家少爺起便有不少的人知道他通醫有病爭着請他診視他無論誰人來請也不問有多遠總是隨請隨去一不乘車二不坐轎診過病開過藥方就走連茶也不擾病家一杯病家謝他的錢在幾十文以內他便收受如在一百文以上他至多收一百文餘的交還病家病家請問緣由他說每日祇能得一百文的謝錢若走第一家得足了一百文以下的病家謝他卽不收了有病經他診治的無不着手成春他說這病不治果不出半月必死我祖父見他有這種本領人品又異常高尚定要接回家來在一塊兒過活他說我一天忙着替人治病連機匠的手藝都不能做何能與三哥在家閒居我知道三哥對我的好意奈我沒有這福分安享但是他雖不肯與我祖父同住然每逢年節及我祖父生日必來叩頭道賀以盡他兄弟之情幾兄弟之中他祇對我祖父最好一日是重陽節他下鄉登高順便看我祖父我祖父留他歇宿兄弟兩人坐着夜談我祖父忽然想起他有一個妹子僅比他小一歲究竟不知是嫁了還是死了隨口向他問了一句他很詫異似的反問道三哥還不知道七妹的下

落嗎。我祖父說那時鄉城遠隔，又沒來往，如何得知道。及至你我會面，就祇你一個人，並不見有七妹。自後也沒聽你提過七妹兩個字，如何得知道呢。六叔祖道：當日父親也不曾在家裏提起過嗎？我祖父搖頭問：到底是怎樣的？下落六叔祖道：這事說來話長，在淺見之士聽了，甚至還要斥爲妄誕，不相信有這們一回事。父親當日不在家裏提起，大約也就是怕人不相信的意思。七妹在母親肚裏懷着的時候，母親就不能吃魚肉等葷菜，入口便嘔，吃素則安然無事。生下之後，還是如此。直到二歲不吃乳了，母親纔能吃葷。七妹兩歲的小孩，居然能辨別葷素菜方，吃葷菜也是入口便吐。幾歲的小孩行爲言語，簡直和成人一樣，獨自一個人坐在房中，不言不笑的時候，居多。他十五歲的這一年，一日早起，他忽向母親說道：我連做了兩夜異夢，菩薩教我出家修道。我要去了。母親生氣道：一個女孩兒家，快不要這們胡說亂道。做夢有甚麼憑準，若給你父親聽了，必然打你七妹道：不然，我這兩夜所做的夢，不比尋常的顛倒胡夢，我是素來不做夢的，不怕父親打我，我也得出家去修道。母親祇得問他做了些甚麼夢，那曾六瘋子怎樣說出他妹子的夢話來。下回分解。

第二十五回 道姑夙慧早通佛 孝子性急夜尋仇

話說成章甫說出曾六瘋子的履歷來，並說曾六瘋子告訴他們的三哥那七妹連夜的有兩夢向母親說要出家修道，說是前夜睡到二更以後，見一個慈眉善目的白髮老婆婆從門外走進房來到了我床前，叫我起來，我雖在夢中心裏很明白，覺得上床睡的時候，房門已經關好了。這老婆婆何以能走到我床前來翻身坐起來，問道：「老太從那裏來的？」叫我起來做甚麼？老婆婆笑容滿面的說道：「特來帶你看好樣子，旋說旋牽了我的手往門外便走，腳纔跨出房門，便覺眼前景物是平常所不經見的。氣象陰森，悽慘走不多遠，即見有許多斷頭缺足的人，遠遠的跪伏在地，好像求老婆婆拯救的樣子。我回頭看老婆婆遍體金光耀目，眼前陰森悽慘的氣象，登時被金光照成了一片慈祥之景，無數斷頭缺足的都不見了，再向前走去，所見的情景正是善書上所畫的十殿閻羅十八層地獄，在地獄中受諸般苦惱的人，見了老婆婆能跪伏於地，高宣佛號的，即有金光照被其身，轉眼不見游覽一周之後，老婆婆不言不語的仍牽手送我回來，不見進我家大門，就覺已到了我自己睡房中，桌上燈光還亮，照在床

上祇見另有一個和我一般身材一般衣服的姑娘睡在我床上我正待上前將這姑娘推醒不提防老婆婆已在我背上推了一把祇推得我朝床上一撲立時驚醒轉來忙揉眼看桌上油燈火燄還搖搖不定似乎剛有人從桌旁走過去的聽街上正噹噹敲着三更昨日早起就打算將這夢說給媽聽飯後竟忘了不曾說昨夜方合眼不久就見那老婆婆又笑容可掬的來到床前伸手拉着我的手道今夜再引你去一個好所在我說昨夜所見的那些情景使我看了害怕今夜不願再去看了老婆婆搖頭道不是昨夜那般所在此去沒有可怕的样子使你看見他這們一說我不知不覺的就下床跟着他走所走的彷彿盡是砂地雖不是昨夜那般陰森淒慘的氣象也是昏沉沉的不見日光又不見人物鳥獸走了一會之後忽見前面白水茫茫波翻浪滾一望沒有邊岸轉眼到了水邊老婆婆停步伸手向水中指着好像是教我看的意思我卽低頭細看水中有魚有蝦在水中游走再看老婆婆已雙足跳在水面上立着彎腰用雙手在水中撈取魚蝦捧着了就往岸上放我問這是甚麼所在老婆婆淒然說道這是苦海我又問老太太將魚蝦捧上岸做甚麼他說教他們出苦海我問我也可

以下來救他們麼。他說有何不可。祇看你自己的願力如何。自己不下苦海。是不能救苦海衆生的。我聽了。卽跳下水去。雙脚也能在水面上立着。並不沉下。於是也學着老婆婆的樣子。雙手撈取魚蝦。上岸老婆婆看了。甚是高興。我這時雖在夢中心裏覺得知道這老婆婆是一位菩薩。就存心要拜他爲師傅。他連連搖手說道。還早。你得去蓮花山蓮花洞裏靜修。若干年了。可以出家的時候。我自來度你。我又問蓮花山在那裏。老婆婆隨卽伸手一指。我看所指之處。乃是一座高山。那高山的形勢。我似曾見過。正待問蓮花山坐落那府那縣。回頭看老婆婆。時已不見了。急得向四處尋覓。老婆婆見不着。陡見兩個白帽青袍的長人。與迎神賽會時假裝的無常鬼一樣。從後面猛追過來。嚇得我慌忙就走。不提防脚下踏了一顆石子。撲地一交。跌下。頓時驚醒。轉來方知又是一場大夢。坐起來仔細一想。無常相逼而來。實在可怕。菩薩借夢中。指點恩重如山。我豈可蹉跎自誤。有負菩薩深恩。因此決心要拜辭母親。自去尋覓蓮花山。修道我母親如何肯依他呢。連罵帶勸的。不知說了多少話。無奈七妹心堅如鐵。說如果硬不許他出家。他就在家餓死。父親也勸罵不聽。七妹已餓了兩日夜。不沾水米。母親因

想起七妹在胎中便吃素。確是與尋常的女孩子不同。於今不許他出家。將來要把他許配給人。必也是很麻煩的。祇得答應他去尋覓蓮花山。七妹見母親應允了。纔肯照常飲食。母親覺得七妹是一個年輕女兒。不便讓他獨自出門尋找。不知方向的。所在打發我陪伴同去。甚是奇怪。七妹竟是知道路徑的一樣。出西城祇走了四十多里。卽到一座山下。看那山的形式。儼然一朵蓮花。在山上尋覓了一陣。果得一洞。洞內石壁上。滿刻蓮花。就是高手匠人也不能刻的那們精細。七妹尋得了那洞。就不肯出來。我祇得回家稟報。每年祇逢母親生日。方回家一轉。自母親去世以來。至今不曾回過。六叔祖將這情形說給我祖父聽了。我祖父幾番要六叔祖帶去蓮花洞瞧瞧。這個出家修道的七妹。六叔祖總是借故推諉。始終沒有去過。六叔祖之所以能知道人家過去未來的事。說出話來無不奇驗。或者是兩兄妹都得了修道的秘傳。所以後來忽然不知去向。大約也進了蓮花洞。你父親曾經是這們和我細談過。這老婆婆一對我提起。曾六瘋子的話。我當時就想起這一段故事來。纔知道這曾師傅不是別人。就是你曾祖輩的七姑。當我做小孩子的時候。曾六瘋子已有五十多歲了。七姑比六瘋子祇小

一歲於今我也五十多歲了他的年紀不是已經差不多一百歲了嗎但是看他的精神容貌至多不過六十多歲又有那們清潔高尚的履歷怎能不教人欽敬我連忙重新禮拜道晚輩知道了師傅不是在蓮花山蓮花洞清修的曾七姑嗎何以師傅至今還是在家的裝束呢曾師傅道荆度的機緣各有遲早不能強求我又問曾六爹此刻還健在麼曾師傅搖頭說早已升天了我又問曾家的仇恨何時可以報得曾師傅說報仇事小使能承續曾家烟祀的事大聞武溫泰有一女兒貌甚整齊性尤明慧且與曾家孤兒很有情愫你可到武溫泰船上去看看再來回我一個信我說晚輩就因找不着武溫泰的下落所以到這裏來請示曾師傅道武溫泰很容易尋訪他有一隻船販運貨物專在九江宜昌這一條河道來往很容易訪問得出我出來照着曾師傅指點的打聽果然毫不費事就打聽着了祇是不曾去襄陽府查問總不免有幾成疑心你尙在武溫泰船上及至上船不見有你而武溫泰所說的又與曾師傅說的相合因此纔回頭找着鄭五託他到襄陽府來傳你的武藝這時鄭五和李曠等衆兄弟都已由你這位胡師傅引到了陸繩祖部下陸繩祖得了衆兄弟如獲至寶便是對待真

兄弟也沒有那般親熱。至於陸繩祖爲人，以及胸襟本領，你不久就得與他會面。那時自然知道用不着我。此刻多說鄭五去襄陽府教你武藝，我便去回曾師傅的信。我原是不敢到桃源去的一則，仗着事隔多年，官府緝拿的事早已弛緩，我又改換了道裝，留了鬍鬚，就是熟識的人非留意也看不出。二則仗著本身學會了些法術，便是武藝也比從前長進不少，尋常差役不怕他，一百八十的趕過來也祇能白望我一眼。奈何我不了古人說的藝高人膽大，確是不差我到桃源西城外四十里地方尋找蓮花山。問地方人並無人知道蓮花山這名目，幸喜還記得你父親說過蓮花山是因山形像蓮花依着這形式去找，纔被我找着了。上山走不到幾步，祇見迎面豎着一塊四五尺高一尺多寬的石碑，看碑上刻着一行字道：此山有惡獸傷人，行人繞道。我看了不禁吃了一驚，暗想這就奇了。既有曾師傅在山內清修，如何容惡獸停留山內，並聽憑出來傷人，不加驅逐呢？究竟是怎樣兇惡的獸，難道連曾師傅都不能驅除嗎？我當日沒向曾師傅問明白，莫不是他老人家已不在這山裏了。所以產生了惡獸，没人能驅除。然我既辛辛苦苦的多遠到這裏來，總得上山尋着蓮花洞看個實在，不能因這塊碑

就嚇得不敢上去想罷也不害怕大踏步走上山去好在山中樹木雖多山勢並不甚陡峭不似過九華山時那般提心吊膽約莫走了一二百步遠近陡聽得樹林中風響那風的來勢極猛不似平常風暴滿山都刮到了這風祇從一線刮來樹木紛紛向兩邊撲倒彷彿是一道瀑布衝瀉而下分明是向我跟前衝來我知道必就是那惡獸來了忙一面念着護身咒一面手捏雷訣等待剛看見一隻黃牛般大的野獸形像彷彿獅子滿身的毛衣直豎從向兩邊撲倒的樹木坑中比箭還急的飛撲過來已離我不過十步遠了忽聽得山上有人喝道法隨不得無禮這一聲喝出那野獸就如奉了軍令立時停步滿身的毛衣也倒下來貼皮貼肉了陡起的風暴也息了他似乎是有知覺的閃着一對如雷光的眼睛向我望了一下掉頭韉尾緩步走入旁邊樹林中去了我一聽山上喝野獸的聲音卽知道是曾師傅不過相離得遠又被樹木遮斷了看不見他老人家立在此處不過這顆心却放下了不用着慮他老人家不在山上更不用提防惡獸再來祇是心裏有些疑惑這惡獸既是經曾師傅一叫喚便不敢出來傷我何以聽憑惡獸傷害別人使行人繞道呢旋上山旋這們思想方走到半山就見曾師

傳端坐在一方很大的磐石上。我緊走上前頂禮。曾師傅抬了抬身說道：「辛苦你了，是特來回信的麼？」我便將看見小翠子果是又聰明又美貌的話說了。曾師傅點頭道：「雖是聰明美貌，然在武溫泰夫妻手裏也調教不出一個好女兒來。我在我父親和我三哥的分上，情願費點兒精神，替曾家調教一個好媳婦出來。但是這事仍得累你去乘武溫泰夫妻不留意，將小翠子帶到這裏來，不可給人知道。我當初尋着這蓮花洞的時候，本地地方的人也多有聽得說的，這個也跑來看看那個也跑來瞧瞧。一個個問長問短，擾得我很苦，却又沒有方法可以拒絕他們。那時我初入山修煉，不能辟穀，便不能將洞口封閉。地方有人來了，祇得分神與他們周旋。後來竟有本地的無賴子傷天害理的，想來污我。我這時雖已靜修十年之久，護身辟邪之法，蒙菩薩在夢中傳授。然因不曾試用，不能有恃無恐。喜得這日出洞遊行，忽遇你方纔上山時所見的那異獸張牙舞爪向我撲來。我賴佛法將他降伏，看他已通靈性，對他說經他一般的知道。腑伏靜聽，因想到我獨自在這山裏修道，如遇魔障到來，道行淺薄，不能抗拒，豈不可怕。今此異獸應時而至，必是佛力加被，特地遣來給我護身的。這異獸原名狻猊，嬌

健無比。當下降伏地之後，卽與他摩頂受記，取名法隨。命他看守這山側，但是不許他傷人性命。祇將上山來看我的人嚇退，便了。不過初時野性難馴，雖不曾將上山的人咬死，然接連傷了幾個，幸虧所傷的就是想來污我的無賴，也沒有斷送他們的性命。終成殘廢之人，罷了地方。紳耆見山裏有惡獸傷人，不知究竟，妄想邀集獵戶來圍殺。還好所來的獵戶一見法隨出山的威勢，都股栗不敢動彈。地方紳耆沒奈何，就刻了山下那塊石碑，告誡行人不走上山。裏經過自從那碑豎立之後，幾十年無人敢上山。來有時，雖有胆大的鄉人，以爲法隨不在這山裏了，悄悄的偷來探看，祇須法隨一聲大吼，登時林谷震動，探看的就慌忙逃去了。我聽了曾師傅這番話，疑團纔釋。原來是特地降伏這狡狴，看守蓮花山的那地方。上人若不是因蓮花山上有這異獸，不但曾師傅當時被人擾得不能安心修道，就是後來小翠子到那山上，也必不能安身了。我奉了曾師傅的吩咐，去帶小翠子上蓮花山。若不是曾師傅叮囑，我不使武溫泰夫婦知道。隨時都可以將小翠子帶走。武家全家的人住在一隻小船上，小翠子又輕易不獨自上岸，何能避開武溫泰夫婦的眼，將小翠子帶走呢？就爲這一點，害得我跟着

武家的船奔波了幾個月。直到那日在黃鶴樓下方得遂我心願。那機緣真可以說是千載一時了。我將小翠子送到蓮花山。曾師傅忽問我道：「廣德真人交給你的那古玉玦呢？」帶在身上麼？我說：「在身上。」曾師傅道：「那是我父親傳下來的東西，你給我罷。我有用處。」我自從接受那玉玦之後，卽緊緊繫在腰間，片刻也不會解下過。這時祇得解下來交給曾師傅。也不便問他有何用處。小翠子却好，雖是一個未成年的女孩兒，卒然使他離開他父母住在那人跡不到之處。若在平常的女孩子處到這般境遇，便不哭得死去活來也。必悲傷終日不言笑。小翠子不然，當在黃鶴樓下初將他帶走的時候，因恐怕他叫喊，祇得用法術把他的本性迷住，使他沒有知覺。及至上了預雇的船，就回復了他的本性格。對他說了幾句帶他上山學道的話，他全不會現出憂戚的樣子。我還存心提防着他，恐怕他乘我不備逃上岸去。追尋他父母，誰知他直到蓮花山上，沒有露過半點兒不快活的神氣。曾師傅見了他，也很高興。我原可以不在蓮花山停留的，祇因曾師傅早已斷絕了人間烟火食。小翠子又年紀太小，不能自行炊爨，非留我在山上。就是曾師傅也覺着爲難，好在我得了哈摩師的傳授，正要求一個靜心修。

煉之所更難得有曾師傅這樣的大德做我清修伴侶因此我便在蓮花山上每日除弄兩頓飲食之物我與小翠子兩人吃喝之外祇是靜心修煉小翠子得曾師傅傳授竟比成人還肯努力上進我在蓮花山住了一年半小翠子已漸漸能自行覓食了這日曾師傅傳我到跟前說道陸繩祖爲人氣度很大所處的又是化外之地正好容納小摩天嶺那般人物你的遭際獨好得了入道之門本來可以不必到會理州那方去的不過曾服籌將來也得在那地方圖一個立足的所在不能不先打發你去替他做一點兒基業他老人家說了這話並就我耳根吩咐了一番我就此離了蓮花山到會理州去劉恪至此問道就表叔耳根吩咐的到底是甚麼話呢難道是不能給小翠子聽的嗎成章甫連連點頭笑道正是不能給小翠子聽的劉恪又問道可以說給我聽麼成章甫笑道也不能說給你聽將來自有使你知道的這一日便了此時用不着追問我在會理州布置好了纔託你這位胡師傅去襄陽設法帶你出來不料胡師傅到襄陽却鬧出了命案下在獄裏他雖有誰能放他出獄卽將法術傳給誰的話用意就在想你放他但是那番話沒人說給你聽又猜你沒有那們大的胆量所以祇得教

鄭五來開導你。你出來之後。原打算你。我見過面。我就帶你去桃源。的不湊巧。廣德真人此時在嵩山屍解。將李贖張必誠等。當日同在桃源共患難的人。都傳到嵩山聽遺囑。我正從蓮花山奉了曾師傅的命。將小翠子送回武家的船上。得了這消息。祇好也上嵩山。一面託鄭五送信給你。教你趕到嵩山來。你這胡師傅。因知道劉知府已爲你把官丟了。恐怕你在白天行走。襄陽府認識你的人多。被人看出來了。又生波折。所以囑你在夜間。趲程前進。誰知你錯認了武溫泰。是存心搶劫官船的人。武溫泰父女也尙不知道。你已因放走胡師傅。不在劉知府處去當少爺了。劉恪問道。那麼小翠子何以知道催促我到嵩山去說。胡師傅在嵩山等我呢。成章甫道。到嵩山前聚會的話。是我曾向他說過的。所以他知道催你。劉恪又問道。表叔爲甚麼要送小翠子到武家船上。武家的船爲甚麼要跟着劉家的官船行走呢。成章甫道。這是由曾師傅吩咐了。這們辦的。其用意總不外乎。因此成全你們兩人的婚事。廣德真人臨終時遺囑說。你父親爲救他。纔反抗官兵。以致傾家產。送性命。十多年冤沉海底。不能伸雪。這是一生的恨事。喜得你父親還留了你這個兒子。現在已到了可以報仇的時候了。他本想親

眼。看。見。你。報。了。仇。立。了。基。業。方。可。無。遺。憾。無。如。他。本。身。得。的。道。果。機。緣。已。熟。不。能。強。留。
祇。好。勉。勵。當。日。同。事。的。諸。人。輔。助。你。先。報。了。私。仇。再。圖。立。足。的。基。業。說。畢。又。對。李。曠。張。
必。誠。等。人。都。一。一。吩。咐。了。幾。句。話。恍。如。睡。覺。一。樣。端。坐。閉。目。而。逝。李。曠。等。衆。兄。弟。多。想。
等。你。到。了。商。議。同。去。桃。源。的。事。無。奈。陸。繩。祖。久。已。與。四。土。司。開。釁。大。戰。過。幾。次。了。於。今。
正。在。兵。連。禍。結。的。時。候。若。李。曠。等。衆。兄。弟。久。不。回。去。多。有。不。便。之。處。我。就。作。主。教。他。們。
趕。回。會。理。州。去。了。去。桃。源。的。事。有。我。們。幾。個。人。足。夠。對。付。了。并。且。我。已。打。發。小。翠。子。先。
去。桃。源。佈。置。我。們。到。桃。源。時。他。必。已。佈。置。妥。當。了。劉。恪。詫。異。問。道。小。翠。子。不。是。送。我。義。
父。回。山。東。去。表。叔。何。時。打。發。他。去。桃。源。的。呢。成。章。甫。點。頭。道。不。錯。小。翠。子。是。送。你。義。父。
到。山。東。去。了。的。你。義。父。祇。知。道。着。慮。你。此。後。不。去。他。家。做。兒。子。了。以。爲。留。住。小。翠。子。在。
跟。前。便。可。以。引。得。你。回。去。他。那。裏。知。道。你。的。身。世。更。那。裏。知。道。我。們。用。得。着。小。翠。子。的。
地。方。很。多。不。能。由。他。扣。留。着。不。放。我。爲。甚。麼。害。得。你。們。在。這。寺。裏。等。候。這。們。多。日。纔。來。
呢。就。是。因。爲。小。翠。子。在。山。東。不。能。出。來。特。地。趕。到。山。東。勸。他。以。你。的。事。業。爲。重。出。來。助。
你。一。臂。之。力。好。在。他。這。幾。年。山。居。野。宿。慣。了。正。苦。在。家。中。悶。閉。不。堪。一。口。就。答。應。了。大。

約他此刻早已到了桃源。我們安排前去。便了。劉恪問道：「廣德真人屍解之後，屍體還是埋了呢？還是焚化了呢？」成章甫道：「說起這件事，很怪。你不問起，我因談的太久了，還忘記對你說呢。我們當時也都躊躇他老人家屍解後的遺骸不知怎生處置纔好。你這位胡師傅說想必他老人家臨時必有吩咐看吩咐我們怎麼辦就怎麼辦。我們也多以爲然，想不到遺囑之後已合上兩眼要去了，並不會吩咐如何處置遺骸的話。我們就急起來推李曠上前請示他老人家復睜眼點頭說道：『這是用不着你們憂慮的。我已在小摩天嶺石室中靜坐多年了，何以無端要到這嵩山來脫化呢？』就因爲這山下的居民與我有一段因緣，我這遺骸應該由他們保存供養。屆時他們自然尋覓上來，也不須你們前去。知照我們聽了這話，都覺得狠奇怪。祇好大家等着看究竟怎樣。誰知脫化了一日一夜，還不見動靜。我等正商議，如果次日尙不應驗，就祇好備五棺暫時裝殮。一夜過去，次日天色初亮，卽見手擎香燭上山來的鄉民，就和出洞搶食的螞蟻一般，從山腳到山頂，絡繹不絕。不知有幾千人在前走的，遇着我等便問道：『陳公真人在嵩山肉身成聖，你們知道在甚麼地方麼？』我等見真人的話果然應驗了。

自然指引給他們看一面盤問他們怎生知道的他們說這位陳公眞人在我們這地方屢次救人無數某年大旱災是陳公眞人來施振某年大瘟疫也是陳公眞人來施藥這一帶的老少男女經陳公眞人救活的眞不知有多少昨夜大家在睡夢中見眞人來了對他們說已經在嵩山肉身成聖死後遺骸應受這一方的香火因爲一鄉人所夢皆同不能不信所以集全鄉的人各帶香燭到山上來眞人的遺骸是坐着的鄉人登時抬來一個大木龕將遺骸移入龕中前扶後擁的抬下山去了說要建造一座眞人廟大概半年之後那廟即可告成了劉恪道難得他老人家這們關切我家的事論理我應該去叩幾個頭成章甫道論理自是應該不過此去還有不少的路程我們去桃源不可耽擱且待你的事業成功之後再去叩謝不遲成章甫祇在慈恩寺住了一夜次日卽同劉恪及胡何兩人動身往桃源前進話說成章甫帶着劉恪及胡何二人從慈恩寺向桃源前進行至半路之上劉恪對成章甫說道我們到了桃源務必順便探聽陳六和的下落若是他拐騙的錢不會用去更好便可拿回來送還給光宗和尚慈恩寺仍是重新建造就是他拐騙的錢已經用去了也得於我們正事辦

妥。之。後。抽。一。點。兒。閒。工。夫。出。來。押。解。陳。六。和。這。騙。賊。到。慈。恩。寺。去。使。光。宗。和。尚。好。向。各。施。主。表。白。不。是。夥。同。掣。騙。光。宗。和。尚。爲。人。實。好。我。們。這。回。在。他。寺。裏。打。擾。了。好。幾。日。論。情。理。也。不。能。不。幫。幫。他。的。忙。成。章。甫。搖。頭。道。這。是。不。干。我。的。事。我。也。沒。有。受。他。的。供。養。僅。草。草。的。在。那。裏。住。了。一。夜。他。們。出。家。人。原。是。受。十。方。供。養。的。我。僅。借。宿。一。宵。算。不。了。甚。麼。用。不。着。幫。他。的。忙。報。答。他。你。也。不。過。在。他。寺。裏。住。了。幾。日。加。以。你。的。力。量。有。限。并。且。還。有。你。本。身。最。要。緊。的。事。祇。等。去。桃。源。將。正。事。辦。妥。便。得。前。去。會。理。州。營。幹。那。裏。抽。得。出。閒。工。夫。來。管。這。些。不。干。己。的。事。劉。恪。道。然。則。我。們。親。眼。看。見。陳。六。和。這。種。東。西。十。多。年。處。心。積。慮。騙。出。家。人。做。出。這。樣。無。法。無。天。的。事。來。就。全。不。過。問。嗎。成。章。甫。笑。道。天。下。無。法。無。天。的。事。多。呢。若。件。件。得。我。們。去。過。問。我。們。就。有。百。千。萬。億。化。身。也。幹。不。了。自。然。有。那。義。不。容。辭。的。人。去。對。付。與。我。有。甚。相。干。劉。恪。道。我。雖。在。慈。恩。寺。祇。住。了。幾。日。然。知。道。那。寺。裏。的。僧。人。都。是。每。日。從。早。至。晚。各。自。做。各。人。的。功。課。不。管。閒。是。閒。非。的。人。他。們。對。這。件。事。都。可。以。說。是。義。不。容。辭。的。但。是。他。們。休。說。不。肯。到。桃。源。去。尋。覓。陳。六。和。便。是。肯。去。一。來。不。容。易。尋。覓。得。着。二。來。便。是。尋。着。了。那。騙。賊。我。敢。斷。定。那。些。和。尚。沒。一。

個是那騙賊的對手如何能對付得了呢成章甫笑道你真喜多管閒事你這位胡師
傅與光宗和尚十多年的交情這回又湊巧同到桃源去你還怕他不努力幫光宗和
尙的忙嗎胡慶魁接着笑道祇有你這牛鼻道人界限分得這般清楚虧你在慈恩寺
還說我等修道的人做除暴安良的事不看交情的深淺你此刻的話不完全是論交
情的深淺嗎成章甫哈哈笑道對啊我早知道你有這句話說出來我且問你我和你
這位高徒於今自願擱下去桃源的正事不幹大家合力同心的去辦陳六和的事你
能擔保辦得了麼你知道我們在嵩山聚議的時候爲甚麼要你同至桃源難道那時
就知道有陳六和在慈恩寺拐騙的案子鬧出來預先委你去辦嗎就因爲朱宗琪那
惡賊爲人異常機警他知道曾家有一個孤兒逃亡在外近年來防範得更加嚴密我
是在桃源生長的人三十幾歲纔離開桃源雖隔了十多年又改了道裝留了鬚鬚然
在素日認識的人仍不難看出朱宗琪於今是桃源首屈一指的巨紳他的耳目衆多
祇要稍漏一點兒風聲到他耳裏這仇便不容易報了陳六和在慈恩寺一見我便能
認說你說我到桃源還敢給他看見麼不但不能給他看見桃源縣城裏認識我的極

多我簡直不敢露面。因我不敢在桃源露面，纔不能不仰仗你同來。倘能叨天之幸，大仇能復，我當立刻帶你這高徒離開桃源，到會理州去。祇你與何玉山可以多在桃源停留些時日。辦理陳六和的事，不用說你與光宗和尚有十多年交情，就是和我一樣。初逢一面，也得你方能幫他的忙。是這樣一個情形，你且說我怎麼是完全論交情深。淺。胡慶魁笑道：你既不能在桃源露面，然則要你同去幹甚麼？你不是跟着白辛苦嗎？成章甫道：我露面是不能露面，但是沒有我同去，你們和在那邊臥底的小翠子，便接不了頭。儘管你胡師傅的本領大，不僅報不了仇，甚至還要打草驚蛇。以後更不好下手。胡慶魁聽了，不言語，半晌纔冷笑道：我不信。誅一個山州草縣的惡紳，有這們煩難。用得着這般虛張聲勢。小題大做。成章甫見胡慶魁似生氣的樣子，自知出言太魯莽了。連忙順着他的語氣，說道：誅一個山州草縣的惡紳，本來算不得一件難事。不過廣德真人和曾師傅的意思，都覺得父仇應該子報。旁人縱有力量，也不能代人。家兒子報仇。若不爲這一點，我等衆兄弟，何時不可以來取朱宗琪的首級呢。我所以說：縱有你這般大本領，也報不了仇。不是說你不能誅滅朱宗琪。因朱宗琪不是你的仇人。

就殺了他。也不能算是報了仇。并且曾師傅曾再三叮囑。冤有頭。債有主。不可因報仇。傷及無干之人。朱宗琪那惡賊。既已有了防備。又住在縣城之內。除却報仇的人。不顧自己的性命。報仇之後。不圖脫身。便罷要平安脫身。豈是你這高徒一個人所能做得到的。因此。所以不能不小題大做。胡慶魁聽了成章甫這般解釋。便點頭不做聲了。四。人。一。同。逢。山。走。路。遇。水。搭。船。正。是。有。話。卽。長。無。話。卽。短。也。經。過。了。不。少。的。時。日。這。日。纔。走。到。離。桃。源。縣。城。十。多。里。的。地。方。地。名。蠶。頭。鎮。這。地。方。雖。是。一。個。小。小。的。鄉。鎮。但。是。地。當。官。道。來。往。的。商。旅。很。多。鎮。上。也。有。幾。家。飯。店。成。章。甫。引。三。人。到。一。家。極。小。不。能。留。宿。多。人。的。飯。店。裏。住。下。等。到。天。色。昏。黑。了。忽。對。胡。慶。魁。說。道。本。來。今。夜。可。以。趕。進。城。去。的。祇。因。我。不。敢。在。白。晝。入。城。且。不。知。道。我。關。照。小。翠。子。所。辦。的。事。此。刻。辦。得。怎。樣。了。祇。得。留。你。們。在。這。裏。暫。住。一。夜。我。趁。此。時。天。色。黑。了。去。探。一。回。消。息。就。來。你。們。儘。管。安。睡。不。必。等。我。說。罷。悄。悄。的。從。後。院。跳。牆。出。去。了。胡。慶。魁。當。時。就。想。跟。在。成。章。甫。背。後。窺。探。他。去。甚。麼。地。方。如。何。行。事。忽。轉。念。一。想。不。妥。我。跟。着。去。不。要。緊。我。走。後。萬。一。曾。家。這。孩。子。性。急。冒。裏。冒。失。的。也。偷。着。跑。到。城。內。去。鬧。出。亂。子。來。不。是。當。要。的。何。玉。山。不。過。是。他。義。

父。跟。前。的。一。個。獄。卒。如。何。能。拘。管。得。住。他。不。如。且。等。他。睡。熟。了。我。再。輕。輕。的。起。來。前。去。他。是。年。輕。的。人。走。路。走。得。身。體。疲。乏。了。必。然。一。落。枕。就。沉。沉。的。睡。去。何。必。在。這。時。候。走。使。他。知。道。呢。因。有。此。一。轉。念。便。裝。出。疲。乏。了。的。樣。子。倒。頭。就。睡。劉。恪。也。對。何。玉。山。道。這。幾。日。的。崎。嶇。山。路。委。實。走。的。我。很。乏。了。師。傅。睡。了。你。我。也。熄。燈。睡。罷。何。玉。山。道。少。爺。既。乏。了。快。睡。我。還。不。覺。乏。大。家。都。睡。了。成。道。爺。等。歇。回。來。沒。人。開。門。劉。恪。連。連。搖。手。道。我。表。叔。一。時。不。得。回。來。就。回。來。也。用。不。着。人。開。門。你。祇。管。睡。好。哪。你。不。睡。不。熄。燈。我。也。睡。不。着。何。玉。山。見。劉。恪。這。們。說。祇。得。吹。熄。了。燈。上。床。睡。覺。胡。慶。魁。雖。睡。在。床。上。並。沒。合。眼。一。聽。劉。恪。對。何。玉。山。談。的。話。心。想。不。好。了。這。孩。子。大。半。也。存。心。想。等。我。睡。着。了。的。時。候。偷。着。去。尋。他。表。叔。或。是。去。行。刺。他。的。仇。人。苦。不。然。他。身。體。乏。了。儘。可。納。頭。便。睡。何。必。定。要。催。何。玉。山。呢。定。要。熄。燈。呢。喜。得。他。露。出。這。一。點。兒。馬。脚。使。我。知。道。他。若。乘。我。走。了。之。後。再。走。偷。或。鬧。出。亂。子。來。我。真。對。不。起。成。道。人。呢。胡。慶。魁。心。裏。正。在。揣。想。祇。聽。得。劉。恪。漸。漸。的。打。起。呼。來。何。玉。山。却。在。床。上。翻。來。覆。去。好。像。是。睡。不。着。的。樣。子。胡。慶。魁。也。裝。做。打。呼。好。一。會。工。夫。方。聽。得。何。玉。山。的。呼。聲。起。了。何。玉。山。的。呼。聲。一。起。劉。恪。的。呼。聲。便。慢。

慢的息了。胡慶魁更知道劉恪的呼聲是假。仍一面繼續裝出呼聲。一面留神聽劉恪怎生舉動。劉恪畢竟年紀太輕。那裏想得到。因催何玉山熄燈睡覺。就露出馬脚來。給人家知道了。還以爲胡慶魁是真個睡着了。打呼一點兒不猶疑的溜下床來。在房中略轉了兩轉。因房中沒有燈光。胡慶魁看不出他在房中。幹甚麼。隨即聽得輕輕推開了窗門。身法好快。窗外星月之光。纔跟着窗門射了進來。祇見劉恪已躡身鑽出窗。眼彷彿有黑影一晃。便已到屋上去了。胡慶魁至此那敢耽誤。喜得他因早已存心要偷着出去。窺探成章甫的行動。和衣睡在床上。此時下床用不着裝束。也不驚動何玉山。就從房中躍上屋瓦。一看不見劉恪的影兒。料想他必是翻過屋脊。由大道向桃源縣城那方面去了。連忙躡到屋脊上。借着星月光朝大道上望去。果見劉恪正在大路上向前奔走。雙脚和不曾着地的一樣。迅速非常。不覺暗自點頭。歎道。真是世間無難事。祇怕有心人。這小子就爲要替他自己父親報仇。將鄭五傳給他的武藝朝夕苦練。祇幾年工夫。居然練成了這一身能耐。我且跟上去。不叫破他。看他初到這人地。生疎的所在。又在這三更半夜的時候。有甚麼辦法。主意已定。卽跳下房屋。在離劉恪三

四丈遠近緊緊的跟着奔走。胡慶魁的本領遠在劉恪之下。劉恪一心祇顧前行。那裏知道背後有人跟着。十多里路不須多少時間。就趕到了。胡慶魁看這座桃源城。雖不甚雄壯。然依着地勢起伏。環繞如帶。要翻越過去也非容易。再聽城中靜悄悄的不聞聲息。祇隱約聽得遠處有更鑼聲響。看劉恪直奔城門洞口。胡慶魁不由得心裏好笑。難道這時候還開着城門。等你來進城嗎。知道劉恪必回身走來。忙閃身黑暗處偷看。果見劉恪回身走了幾步。想繞着城根走去不住的抬頭向城上望。約走了數十步。遠近忽將背貼住城牆。雙肩一聳。就一步一步的往城上陞去。不過一丈來高的城牆。很快的就坐在雉堞上了。胡慶魁恐怕城中房屋稠密。若與劉恪相離太遠。在黑暗中尋覓不着。急從這邊跳上城頭。看劉恪已到了靠城的一座樓房之上。探首向城內各處張望。好像認不出方向。不好朝那裏行走的樣子。胡慶魁心想。你這小子真糊塗。似這樣。人生地不熟。你半夜三更跑來幹甚麼呢。剛在這般揣想。祇見劉恪已跳下樓房。到了街上。胡慶魁暗道。不好了。在房上沒人看見。還沒要緊。公然到街上去走。倘若遇着巡查的。怎麼辦。我既跟來了。也祇得追隨上去。遂也跳到街上。依然默不發聲的跟着。

喜得這街上夜深一無行人也不見巡查的走了一段街道忽見前面有一道柵門已經鎖閉了然能看見那邊有一個小小的黑木板屋胡慶魁知道是更柵裏面必有看守柵門的更夫住着照例要過柵門的須叫更夫取鑰匙開門隨便拿幾文錢給更夫便隨時都可以過柵劉恪如何知道這些故套也並不知道那邊的黑木板屋是看守柵門的住處因見有鐵牛尾鎖將柵門鎖住就伸手過去將鎖輕輕扭斷啞的一聲柵門開了劉恪纔塞身過去更柵裏早躡出一個乞丐般的更夫來口裏罵道好大胆的殺胚居然敢扭斷鎖衝過來一邊罵一邊撲上前抓劉恪劉恪接住更夫的手腕祇一捩更夫卽痛得支撐不住一面口叫哎喲一面蹲身下去劉恪右腿一抬把更夫踢翻在地急上前用脚尖點住更夫的胸膛低聲喝道敢聲張就取你的狗命更夫掙扎了兩下掙不動也便嚇得連叫饒命劉恪道要我饒你一條狗命容易你祇把朱宗琪家住那裏告知我便饒你的狗命更夫哀求道我實在不知道朱宗琪是誰如何知道他的住處呢劉恪道放屁朱宗琪是桃源縣的第一個大紳士你怎麼不知道更夫聽了卽改口說道哦原來你問的是朱老太爺不錯他的官名是朱宗琪他的公館就在桃

源縣衙西首不遠八字白粉牆門閤大門上邊懸掛了幾塊金漆匾額的便是劉恪喝問道這話沒有虛假麼倘有一點兒不對我回頭還得取你的性命我本待就這們放你起來祇是放了你於我行事有多少不便不得不暫時請你受些委屈說時自己身上解下一根絲帶把更夫手脚反縛起來就更夫身上撕了一片衣角塞入更夫口中卽掉臂向前走去胡慶魁躲在旁邊看了這番情形又不由得暗罵道這小子實在太糊塗了留下這樣一個活口在此萬一此去不能將仇報了不是有意打草驚蛇使朱宗琪那廝知道有人要害他嗎隨卽抽出身邊寶劍走過柵門手起劍落可憐這更夫已身首異處了他做鬼也不明白爲甚麼事死於何人之手胡慶魁斬了更夫覺得留下這根絲帶不妥遂解了下來繫在自己腰上再追蹤劉恪走去不到十來步忽見劉恪又轉身走來嚇得胡慶魁藏形不迭劉恪仍走到更夫身邊問道縣衙在那裏此去還有多遠問了一遍不見回答劉恪自忍不住笑道哦不曾把你口裏塞的東西去掉教你怎生回答旋說旋彎腰待伸手去拔那衣角陡驚得退後兩步抬頭向四處亂望胡慶魁原會隱身術劉恪怎能看見四處望了一會不見人影就飛身跳上房簷

去了。胡慶魁也跟着上房看劉恪的頭，仍舊和撥浪鼓似的好像。是尋覓殺更夫的人，不一會彷彿尋見了甚麼形跡飛的一般向前追去。翻屋脊跳房簷，真是如履平地。胡慶魁一面追蹤，一面探望前頭原來是有一個人影正向城牆方面飛奔而去。這人影從何而來，又是誰人在暗中呼應，須待下回分解。

第二十六回 小翠智多權作婢 老朱惡滿媚賊官

話說胡慶魁的兩眼比常人精明，又見慣了成章甫的身材，態已看出那飛奔的便是成章甫。成章甫也已知道背後有人追趕，在城頭上停步等候的樣子。劉恪直道近前方看出是自己表叔忙上前問道：表叔怎麼跑到這裏來了？那更夫是表叔殺死的麼？成章甫祇急得躁腳道：你還問我怎麼跑到這裏來了？你跑到這裏來幹甚麼呢？這小子真是不知天高地厚，有誰殺死了更夫嗎？劉恪道：我因見表叔出來了，在飯店裏睡不着，打算偷到城裏來探看一番，不料過柵們的時候有個更夫出來將我揪扭。我祇得將他網住，又問了朱家的地址，想索性去朱家探一個虛實，因不知縣衙在那條街上回頭再問那更夫時，已不知有誰人把更夫殺死了。連細綁更夫的絲帶也被

人解去了。我覺得奇怪。上屋來尋覓殺更夫的人。就祇見表叔的影兒向這裏飛跑。以爲必是殺更夫的人。誰知就是表叔。成章甫道：壞了壞了。縣城裏無端殺死一個更夫。明日勢必鬧得滿城皆知。縣官必勒令捕快捉拿兇手。還是外路初來形跡可疑之人。都得受辦公人的盤詰。然也幸虧這更夫被人殺了。不然他說出你問朱宗琪的話來。朱宗琪的耳目衆多。那麼我們這一趟簡直是白跑了。你那胡師傅呢？他見你出來也不阻擋嗎？劉恪道：胡師傅自你老人家走後。他就說身體乏了。納頭便睡。我輕輕的出來。還聽得他在牀上打呼成章甫懷疑似的神氣。說道：你胡師傅是有極大本領的人。我從來沒見他說身體疲乏。過并且他睡覺沒有聲息。他是修道的人。如何睡了打呼呢？他有意開你的玩笑。跟在你背後。你不知道也罷。哪說時朝劉恪身後望了。幾眼。忽伸手一指。笑道：你瞧你胡師傅不是蹲在這裏嗎？劉恪經成章甫這一指。就好像撥開了一重雲霧。分明看見胡慶魁就蹲在身邊。胡慶魁見隱身術被成章甫破了。也就笑着立起身來說道：小孩子太冒失。下次不可再如此鹵莽。天時已不早了。快回去。還可睡一覺。若更遲一會。何玉山起來不見了。我們又要慌急得鬧出事來。三人於是。

翻。下。城。牆。不。停。留。的。奔。回。飯。店。胡。慶。魁。問。成。章。甫。道。你。剛。纔。在。城。裏。幹。甚。麼。小。翠。子。怎。樣。了。呢。成。章。甫。道。這。回。的。事。實。在。很。委。屈。了。這。小。妮。子。真。難。得。他。肯。如。此。出。力。不。過。他。若。將。來。不。是。曾。家。的。人。我。固。然。不。好。這。們。驅。使。他。也。決。不。肯。這。們。受。驅。使。我。剛。纔。就。是。去。找。他。他。對。我。說。他。到。桃。源。來。的。時。候。在。常。德。府。無。意。中。遇。着。一。個。他。父。親。往。日。的。老。同。行。姓。李。名。春。林。也。是。夫。妻。兩。個。帶。着。一。個。兒。子。兩。個。女。兒。到。常。德。府。賣。解。大。女。兒。名。大。招。年。十。五。歲。二。女。兒。名。二。招。年。十。三。歲。姿。色。雖。都。平。常。然。因。李。春。林。是。一。個。武。教。師。出。身。大。招。二。招。都。得。了。些。真。實。本。領。在。江。湖。上。賣。解。遇。了。內。行。就。很。瞧。得。起。他。們。李。春。林。是。湖。北。人。武。溫。泰。賣。解。的。時。候。兩。下。交。情。甚。厚。每。每。在。一。條。道。路。上。行。走。不。分。彼。此。小。翠。子。與。大。招。也。非。常。要。好。這。回。見。了。面。李。春。林。很。詫。異。的。問。小。翠。子。何。以。獨。自。到。此。好。一。個。小。翠。子。生。得。聰。明。有。主。意。他。知。道。李。春。林。和。他。自。己。父。親。的。交。情。甚。厚。又。是。湖。北。有。名。的。拳。師。若。能。得。李。春。林。出。力。幫。助。必。能。收。很。大。的。益。處。立。刻。定。了。一。個。主。意。自。己。揉。紅。了。一。雙。眼。睛。說。道。難。得。在。此。地。遇。着。李。家。叔。叔。我。正。要。求。叔。叔。幫。忙。替。我。父。親。報。仇。李。春。林。聽。了。更。吃。驚。問。道。你。父。親。怎。樣。了。仇。人。姓。甚。麼。叫。甚。麼。名。字。住。在。甚。麼。

地方是怎樣一回事。小翠子道：不但我父親一人爲這仇人所害，我全家都被這仇人害得妻離子散，四分五裂了。仇人就在離此地不遠，祇是暫時還不敢將姓名住址奉告。因爲這仇人有錢有勢，耳目衆多，倘或稍漏風聲給他知道了，不僅我的大仇難報，甚至我的性命也難保。是怎樣一回事？我此時也不敢向叔叔說。總之，叔叔是個素來在江湖行俠仗義的人，眼見我孤苦零丁的一個人到此地來爲的就是要替我父親及全家的人報仇。千萬求叔叔看在當日與家父的交情分上，盡力幫助我一場。我家生死都感激叔叔的大德。李春林爲人本來極重義氣，他聽了小翠子這番話，以爲是武溫泰被人害死了。武家一家人被人拆散了，想起當日與武溫泰交好同行賣解的情形，又看着小翠子獨自一個弱女，尙能努力爲父報仇，不由得爲之酸心落淚，略不躊躇的說道：好姑娘有志氣，這樣小小的年紀，居然獨自一個人要替父報仇，可算得是一個孝女。我生平所最敬服的就是能節孝之人，休說你父親當日和我有那們深厚的交情，祇這幾年來，他因改行做了水販生意，我又到處飄流，極不得意，雖是多年老友，也不能隨我的心願，得個聚會之所。彼此談一談心，誰想到他已不吃這碗把

勢飯了也還有人害他好姑娘你放心我非不講義氣的人決定幫助你報仇便了不過你不把仇人的姓名住址說給我聽我又怎生好下手幫你呢小翠子說道不是不把那廝的姓名住址說給叔叔聽是因下手的時候還早到時自然得向叔叔說明白李春林道古人說的父仇不共戴天報父仇越快越好怎麼說時候還早要到甚麼時候纔可下手去報呢小翠子說道仇人不在常德此刻住在桃源縣城於今雖承叔叔的盛意肯替我幫忙祇是我父親還有幾個要好的朋友也是爲幫助報仇約了在桃源縣相會到齊了再商議下手的辦法李春林又問小翠子父親要好的朋友是不是某人某人說的都是老在江湖鬪口的人物和武溫泰有交情的小翠子搖頭說不是但也沒有說出你我幾個人的姓名來李春林也不追問我到山東催小翠子動身去桃源的時候知道做事非錢不行將身邊餘下的銀子取了一百兩給他使用他初看了好笑說要這東西有甚麼用處帶在身邊倒要費死了我說出門的人說不得銀錢累贅路上盤纏雖說有限然也缺少不得有時要想不相干的人替我出力就更非有這東西不行了他聽了我這們說纔勉強將一百銀子收了誰知此時便得了這一百

銀子的大力。因李春林帶着一家的人。連自己五口。身邊毫無積蓄。在常德賣解。僅數日。食困苦異常。他雖有心幫助小翠子。若小翠子沒有這銀子。從常德去桃源的盤纏。就費周折。有了這銀子。便容易了。當下就把一百銀子全數交給李春林。作爲到桃源時候。我們前去的費用。李春林雖也是江湖上有義氣的人物。但是艱難日月過久了。忽然見了這白花的一百兩銀子。怎能不開心呢。立時就收拾行頭。與小翠子一同到桃源縣。小翠子與大招久別重逢。得一同行走。也不寂寞。到桃源縣。就住在縣衙斜對門王鴻發客棧裏。那客棧是一個老闆娘開的。老闆已死去多年了。老闆娘年紀雖有五十多歲。爲人刁鑽古怪。奸巧非常。表面是開一家客棧。實在就是一個人販子。帶馬拉皮條的事。不用說。便是耍衲妾買丫頭的去。找那王老闆娘。無不可。咄嗟立辦。因此有許多人稱他爲王媒婆。小翠子並不知道王鴻發是這們一個客棧爲圖靠近朱家。所以投到那棧裏住着。及在棧裏住了兩日。無意中看出老闆娘的行徑了。也虧了這妮子有計算。他既知道王老闆娘歡喜出入官宦之家。朱家是桃源赫赫有名的大紳官。又近在咫尺。必是時常到朱家去的。故意借事和王老闆娘親近。任憑王老闆娘

如何刁鑽古怪也想不到小翠子有甚麼用意。看小翠子年紀輕生得標緻。又是和賣解的人在一塊以爲要引誘是很容易的。背着人問小翠子的身世。小翠子說父母俱亡。沒有兄弟叔伯無可奈何。祇得跟隨父親的朋友李春林過活。如果有中意的官宦人家。情願去當婢女。免得流落在江湖上。沒有下梢。王老闆娘見小翠子親口說出這種話來。更是欣喜得甚麼似的。連忙問要怎樣的人家。纔中意。桃源縣像朱宗琪這樣的紳宦人家。本來極少。小翠子說出要如何如何的。纔中意。原是暗指着朱家說的。王老闆娘聽了不住的點頭笑道。你說的這樣人家。倒有一處。照你所說的。有過之無不及。在你是一定可以中意的。不過不知道那邊怎樣。我是一個素來心軟的人。不能眼望着人家孤苦無依。不替人家出力幫助。你於今落在我客棧裏。我一見你的面。就覺着你是一個怪可憐的女孩兒。我且替你去那邊探聽探聽。若那邊見了你。也中意你。簡直落到享福窩裏去了。小翠子做出極高興極感激的樣子。說道。像老媽媽這般熱心快腸的人。真是世間少有。我就託老媽媽的福。能到人家去當婢女。也要抽些閒到這裏來。看老媽媽最好是離這裏不遠的人家。我好時常到這裏來。王老闆娘益發歡

喜立時到朱家去了。祇不知他在朱家如何說法。不一會就滿臉笑的回來。對小翠子說道：「李春林既是你父親的朋友，你又曾跟隨着他過活，你此刻要離開去人家當婢女，他不能阻擋你麼？」小翠子笑道：「他不但阻擋我，并且早就望我得一個安身之所，免得終年跟着他風塵勞碌。」王老闆娘喜道：「既是如此，我就帶你去送給人家看看。」小翠子便隨着王老闆娘走去。果如了小翠子的心願，正是到了朱家。朱宗琪這個惡賊年紀雖比我還大，然家中老少姨太太共有七八個，近年討進門的年纔十八九歲，他猶以爲不足時常在外面拈花惹草。他大兒子朱益甫花錢買了一名秀才，行爲比朱宗琪更無忌憚。朱宗琪一見小翠子，卽喜得眉飛色舞，要留在自己身邊。朱益甫當下走出來說道：「少奶奶多久就要選一個乾淨伶俐的丫頭？」我對王媒婆已說過好幾次了。今日是特地選了這丫頭來送給少奶奶的。下次有好的再送給我看看。既是你老婆選氣罵道：「胡說！王媒婆剛纔到這裏來問我，我就教他送進來給我看看。」我看了都眼睛發紅，朱益甫當面不敢再說甚麼，轉過身去，口裏就唧唧咕咕的說道：

纔見過這樣的老糊塗。越老越騷。得不成話。有一日死在這上面。那時看我的眼睛發紅。也不發紅。朱宗琪分明聽見。但是朱益甫平時驕縱慣了。無可奈何。祇好假作沒聽得。當時便要將小翠子留住。不放小翠子對王老闖。娘道李春林等人在客棧裏不見我回去。必不放心。因爲老媽媽帶我到這裏來的緣因。我還會對他說明。白王老闖娘道。有甚麼話可對我說。我回去對他說便了。這裏朱老太爺看上了你。就要留你在這裏。是再好沒有的事。不要違背他老人家的意思。小翠子笑道。那有這們容易的事。我到他家來當婢女。不會得他家一個身價錢。難道進門就不許出去嗎。王老闖娘恐怕事情弄僵。忙改口說。不是不許出去。小翠子見朱家已有了進身之路。卽回到王鴻發棧。悄悄的對李春林說道。我父親的仇人已經見着了。我於今須到仇人家去臥底。我父親的朋友已與我約好了。不久就得前來。叔叔住在此間。不便與他們會面。并且在此久住。不動易使公門中人生疑。最好於我到仇家去後。便移到城外小飯店中暫住些時。祇等約好了。的那幾個朋友一到。我卽設法送信給叔叔。李春林道。你去後。我方移動所移之處。你如何得知道呢。不如借送我們出城爲由。一同到城外將住處弄

妥了。你再回頭到這裏來，免得臨時大家會不着面。小翠子也覺得這話有理。遂對王老闖娘說道：「我李家叔叔見我得了一個好安身之所，異常欣喜於今，他們要往四鄉賣藝去。我平日受了他們多少的恩典，打算送他們出了城就回來。王老闖娘恐怕小翠子一去不來，却又不好說不許前去的話，祇是現出躊躇的樣子。說道：『朱老爺等着你去，你何必送他們去城外呢？如果你定要我去，我就陪你同去。』如何？」小翠子大笑道：「我怕我就此去了，不回來嗎？我若不願意到朱家當婢女，又何苦給你送到朱家去看呢？如果我不情願去，朱家儘可一口回絕，你何必口裏答應，你暗地又跟人逃跑世上那有這種情理？」王老闖娘一想，這話不錯，纔不說甚麼，讓小翠子送李春林等人出城，在離城二、三里地面找着一家小飯店住了。小翠子回到王鴻發，王老闖娘那肯就誤立時送到朱家，大約得的酬勞銀子不少。小翠子也明知這種做媒婆的人，必拿着他的身體瞞天過海的賣錢，但是他祇求得以進身，媒婆得錢與否也不放在心上。那惡賊本是酒色之徒，一見小翠子，就忍不住饞涎欲滴，露出種種輕薄樣子。小翠子心裏正有些着急，讓那惡賊糾纏，罷清白之身，實在忍耐不下，不讓他糾纏，罷又恐怕小不

忍則亂大謀幸虧惡賊去年在常德堂子裏討了一個姑娘做第八個姨太太那姑娘是有名的雌老虎見小翠子生得這般標緻惡賊簡直是養蠅見了血的樣子不由得醋心大發抓住惡賊大哭大鬧起來惡賊平日極寵愛八姨太絲毫不敢違反他的意思忽見他無端大哭大鬧料知必是爲小翠子的事祇得再三勸慰卒至將小翠子攛到惡賊的大老婆房裏不許惡賊親近雌老虎方收了雌威不哭鬧了惡賊與大老婆不睦終年不踏進大老婆的房不和大老婆談話小翠子在他房中倒落得一個身心清淨我剛纔進城去就是到朱家會小翠子問他別後布置的情形喜得朱家上下人等都已深入睡鄉小翠子正獨自在床上打坐我一響暗號他便偷着出來了將到桃源後種種的情形說給我聽我說李春林雖會武藝祇是有甚麼事可以用得着他們呢小翠子說我在常德遇見他們的時候祇覺得他是江湖上一個有義氣的朋友加以武藝高強必有可以用得着他們之處就是用他們不着也不過害他們多跑了些路程他們原是隨處賣藝的人來去不礙人的眼我問小翠子到朱家這幾日中看朱宗琪還是每日出外呢還是終日在家中不大出外呢小翠子說朱宗琪並不輕易出

門必待有緊要的事纔乘轎出門隨行的有四個人表面是跟隨實在是化重金從外府外縣訪來於勇士朱宗琪也自知仇怨太多防人報復這四人的武藝雖不知道怎樣然既有這四人在他跟前動手時便得留意現在桃源縣的知縣姓羅湊巧明日在縣衙裏做五十歲的大壽本城略有體面的紳商莫不親去縣衙拜壽今夜煖壽朱宗琪也去了回家時很高興的對他幾個小老婆說羅知縣待他格外優渥親自陪他在簽押房裏坐談本城衆紳商多有見不着羅知縣的面明日是正壽期朱宗琪想必還得去縣衙拜壽我問小翠子曾否打聽羅知縣的官聲小翠子說雖不曾打聽他的官聲怎樣但是像朱宗琪這種惡紳羅知縣倒待他格外優渥可知羅知縣也不是一個好東西胡慶魁接口說道小翠子這話一點也不錯我也因此可以斷定羅知縣是一個貪官做官的人在任上做壽多是借着撈錢的朱宗琪是桃源縣頭等富紳又會巴結官府大概朱宗琪的壽禮送得格外豐富所以羅知縣待他也格外的優渥若不爲壽禮送得獨多就是和朱宗琪要好官紳狼狽爲奸與朱宗琪要好的小翠子都可以知道他不是個好東西若是貪圖朱宗琪壽禮獨多的也可以斷定不是個好東西二

者必居其一。劉恪在旁插嘴說道：做官的人在任上做壽，借以撈錢的固然不少，但也不可一概而論。不見得清廉之官便不在任上做壽。胡慶魁、成章甫二人一聽，劉恪的話都知道他是心存偏護。他的義父劉曦在襄陽府任上做壽的事，二人都點頭笑着。連連應是。成章甫忽望着胡慶魁笑道：「明日不好教李春林帶着他一家人去縣衙裏慶壽嗎？倘能天假之緣，在會場下手，就比偷偷摸摸殺在他家裏的好多了。」胡慶魁略加思索，卽點頭說道：「這倒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慶壽的人必多，我們混在當中容易進去，便是事後逃走起來也好。趁着紛亂之際，使跟隨朱宗琪的認不清面貌。劉恪問道：我若要裝成賣解的一同去麼？」胡慶魁道：「那倒可以不必。我們不過借着賣解的引朱宗琪出來，方好下手。你也裝成賣解的，倒使李春林一千人受累了。我們仇已報了。之後，李春林一千人能平安脫身更好，就是不能脫身也沒要緊。因爲曾家與朱家的仇恨，桃源人都知道是多年的積怨，與旁人沒有關係。李春林是湖北人，無論如何也不能牽扯到他們身上去。」劉恪道：「李春林住在那家小飯店裏，我們又不認識他，如何能與他們見面談話呢？」成章甫笑道：「這事用不着你耽憂。你老婆已答應今夜在我。」

走後去。知照他們。我們且趁天還未亮。各自安歇。一會蓄着精神。明日好去幹大事。三人於是都解衣就寢。胡慶魁將絲腰帶給還劉恪。道：「你下次做事。還得仔細一點兒纔好。你想今夜。如果留着那更夫的活口。朱宗琪明日知道有人來害他。敢親身到縣衙裏來麼？」劉恪接過絲腰帶。也自睡了。沒一會天已大亮。成章甫在朦朧中聽得外面有人問成道人。料知是李春林來了。連忙下床繫好了道袍。開門出來迎接。祇見一個五短身材。皮膚粗黑。身着短衣的人。年約五十來歲了。右手托着兩顆頭號鐵彈。在掌心中不住的團團旋轉。成章甫也是練武的人。知道這種鐵彈是保定府的特產。江湖上人也稱這鐵彈爲英雄胆。彈心是空的。捏在手中一搖動。就從裏面發出一種極清脆的響聲。在掌中旋轉起來。又是好看。又是好聽。北方好武的人無不各有一對沒事時。就托在掌中旋轉。這人一面轉着鐵彈。一面和店夥說話。店夥聽得門響。回頭看見成章甫出來。就伸手向成章甫指了一指。對這人說道：「我們這裏祇住了一個道人。就是他。你去。看是不是這人。」一望成章甫。忙停了手中鐵彈的旋轉。趨近前拱手說道：「道爺貴姓？」是姓成麼？成章甫點頭笑道：「貧道也知道你是李春林大哥。李春林也點頭應是。」

成章甫道：「此地不大好說話。我們到外邊去罷。」說時，挽着李春林的手向外走去。這蠶頭鎮不過幾十家店面，鎮頭盡處便是曠野。此時剛天明不久，野外沒有行人。成章甫因小翠子不曾將朱宗琪的姓名告知李春林，便也不將會彭壽被害的話說出來。祇含糊說小翠子已經諸事都準備好了，不須李春林動手與人廝殺。祇要李春林帶領妻室兒女去縣衙慶壽。小翠子的仇人自有別人動手誅戮，不用李春林過問。李春林聽了成章甫這般吩咐，面上現出不快的神氣，說道：「既用不着我動手廝殺，又要我們這些人做甚麼呢？我一番熱忱情願跟着到桃源來爲的是江湖上一點義氣，不能存貪生怕死的心。誰知武家姑娘還是不大信我的樣子。至今連仇人的姓名住址都不肯說給我聽。至於他父親怎生被人謀害，我更不得而知。」這般的情形，我就想仗義替朋友報仇也無從着手了。」成章甫見李春林說話很帶着生氣的樣子，忙從旁解釋道：「李大哥不可誤怪了武家姑娘。實因這仇家是桃源縣第一個惡霸，他的耳目爪牙都多的非常。若稍不謹慎，不但大仇難報，甚至倒送了報仇人的性命。李大哥是江湖上一個義烈漢子，沒有貪生怕死的心。武家姑娘豈不知道祇是他曾和貧道商量覺得

李大哥有妻室男女同行不能如單人獨馬的立時可以遠走高飛仇家又是此地的惡霸在左右護衛的人很多若要李大哥動手武家姑娘說恐怕連累了大招二招兩位姑娘所以祇求李大哥去縣衙慶壽多使幾項驚人技藝引動多人來看武家姑娘便好趁熱鬧刺殺他的仇人他何嘗是不信李大哥呢李春林聽了這類解釋的話心裏即時舒服了點頭說道是這種情形倒也罷了不過武家姑娘不必如此過慮他不要小覷了我兩個小女小女雖沒有驚人的本領但是高來高去的功夫也不在人之下承他的情不肯連累小女我覺不甚妥當他以爲我自做我賣解的事表面不與他們的事相干他們刺殺仇人之後可以逃跑我們用不着逃跑其實是這樣決不妥當如果我們賣解的真不與他們報仇的相干我們心裏安定斷不至有可疑的形跡露出來於今我們明知此去慶壽是借慶壽爲武家姑娘報仇他們動手相殺的時候我們何能不露出一點可疑的形跡又在公門之地更不能大胆不跟着他們一同逃跑成章甫問道你們能跟着一同逃跑麼李春林道這類報仇行刺的事祇能乘人不備下手纔能成功人家既是沒有防備有誰能阻擋我們不許我們逃跑呢縱然有辦公

的。人。隨。後。趕。來。這。般。山。州。草。縣。的。差。役。捕。快。本。領。也。是。看。得。見。的。怕。他。們。做。甚。麼。留。一。
個。人。斷。後。可。以。勒。令。追。趕。的。人。退。去。如。不。肯。聽。就。殺。他。們。一。個。落。花。流。水。難。道。還。怕。對。
付。不。了。麼。成。章。甫。道。到。那。時。祇。能。各。自。顧。各。自。的。性。命。力。量。弱。些。兒。的。可。以。不。去。免。得。
走。落。下。來。沒。人。能。援。救。李。春。林。道。若。祇。圖。殺。出。城。來。我。們。是。用。不。着。旁。人。幫。助。的。不。過。
我。們。一。家。人。以。後。在。江。湖。上。不。好。混。飯。罷。了。成。章。甫。道。以。後。的。事。倒。好。辦。你。這。樣。不。顧。
身。家。性。命。的。幫。了。我。們。的。忙。我。們。難。道。是。全。無。心。肝。的。人。就。不。爲。你。們。設。想。我。們。將。大。
仇。報。了。有。一。個。去。處。不。但。是。混。飯。的。地。方。並。可。以。建。功。立。業。圖。一。個。出。身。祇。是。我。們。此。
刻。須。定。一。個。逃。出。城。來。的。集。合。所。在。方。不。至。你。尋。不。着。我。我。找。不。着。你。李。春。林。道。我。是。
初。次。到。這。桃。源。來。也。不。知。甚。麼。所。在。好。集。合。成。章。甫。心。想。要。便。於。投。奔。四。川。還。是。白。塔。
澗。仙。人。巖。那。一。帶。地。方。水。陸。都。很。便。當。並。且。那。一。帶。地。方。經。上。次。官。兵。洗。剿。之。後。至。今。
居。民。稀。少。卽。有。捕。快。差。役。追。隨。而。至。那。地。方。也。好。截。殺。過。了。白。塔。都。是。層。山。疊。嶂。追。的。
人。無。論。如。何。勇。敢。非。有。大。兵。同。來。到。了。那。地。方。也。決。不。敢。再。前。進。了。想。罷。卽。將。白。塔。澗。
的。地。形。方。向。對。李。春。林。說。了。李。春。林。欣。然。說。道。我。也。毋。須。探。問。武。家。的。仇。人。是。誰。因。爲。

便把姓名說給我聽。我不是此地人，也不知道見面，更不能認識道爺。既和武家姑娘商定了計策，想必沒有差錯。我回客棧就帶着行頭去縣衙裏報名。如果那縣大老爺慳吝怕花錢，不肯受我的慶祝，我就在衙門外面擇一塊場子賣弄起來。我盡我的力量，總求越引動多人越好。至於武家的仇人來也不來，不能下手，我都不過問。下了手是不能掩飾的。我祇看衙裏有了非常的變動，卽率領妻室兒女，照道爺所約的地方奔去。專在那裏等候。道爺與武家姑娘成章甫連忙點頭應好。李春林不敢耽擱，便旋轉着手，中鐵彈作辭去了。不肖生寫到這裏，却要借用舊小說上一枝筆，不能同寫兩樁事。一張口不能同說兩句話的套話了。暫且擱下成章甫這邊的事，却說李春林回到小客棧裏，將妻室兒女叫到跟前，低聲把與成章甫所談的話說了一遍。道：「我們此去雖專爲慶壽，不問他們報仇的事。但是我們初到這人生地不熟的所在，就有規規矩矩的職業，都難免惹得做公的人留意。何況是在江湖上幹我們這行的地方，上不出亂子，則已出了亂子，照例是我們這種人吃虧。更何況同在一個縣衙裏出了行刺的事，我們落到捕快差役手裏，想平安脫身是極不容易的。與其落到做公

人手裏去受罪吃苦甚至拷出實情來替人家償命不如趁早準備等他們行刺得手之後我們跟着一同殺奔城外白塔澗這時候就得各自努力沒人阻擋便罷若有人阻擋就殺傷他們幾個人也說不得你們各人把平日合手的兵器都放在手邊留神看我的舉動笨重的行頭攢下不要也使得李春林的妻室兒女聽了李春林這般吩咐一個個抖擻精神將全身裝束停當李春林用紅紙請人寫了一張賀帖他們這類在江湖上餬口的人遇了大富貴人家有喜慶之事照例也備辦幾色禮物寫一張紅紙賀帖到這富貴人家的門房裏要求呈遞上去這種舉動誰也知道是打抽豐的祇是賣解的都有些好看的技藝賣弄普通一般人喜觀看的少所到之處比其他在江湖上餬口的容易受人歡迎並有許多富貴人家在未辦喜慶事以前預約江湖賣解的人顯些技藝給賀客開心自行前來慶賀的事主必更加歡喜被事主拒絕不受慶賀的多是鄉下極慳吝的紳士恐怕賣解的討喜錢討的太多却又不好意思先議定喜錢多少祇得借故拒絕不受慶賀賣解的遇了這類事主也有賭氣就走的也有自願得極少的喜錢或祇求飽食一頓的這却沒有一定的規矩李春林在江湖上混

了多年一家人的技藝都比一般賣解的高強。祇因李春林爲人慷慨，雖率領一家男女在江湖上餬口，並不把銀錢看得重要。有時在路上遇見十分艱難的人，他傾囊相助，毫無吝色。大招二招的生性也和李春林差不多。因此一家人技藝雖高，身邊無一文積蓄。這日李春林辦好了禮物，寫好了賀帖，卽率領一家人挑了箱擔，扛了器具一路進城到縣衙裏來。此時縣衙門外直到街上都擠滿了轎馬，俾剩了一條容人出入的道路。李春林不敢率着一家人直入衙門，在街上就將箱擔放下來，親自擎了賀帖，教大招捧了禮物，走到門房裏來，低聲下氣的向門房說了來意。門房似理不理的搖頭說道：「你們去罷，這地方不行李春林從大招手裏把禮物接過來，再三要求門房幫忙。那門房望了望大招臉上的神氣，似乎和緩了一點兒，祇是緊蹙着雙眉說道：『你們的財運不好，我們大老爺今天心裏不大快活。今早已下了手諭，地方紳士來慶壽的，一律擋駕。地方紳士尙且不接見，我就替你們把這帖子呈上去，不是枉然嗎？』李春林又懇求了一番。那門房纔擎着賀帖上去了。原來羅知縣本是很高興，做五十大壽的。昨夜還陪着許多來暖壽的本地紳士飲酒作樂，甚是快活。何以今早忽傳下手諭對

慶壽的擋駕呢。這其中的緣故不待在下。饒舌大約看官們也都猜得出。是爲殺死更夫的案子了。在於今這種無法無天的亂世人命。不如雞狗休說。殺死一個就是一夜。殺死十個八個。也不放在做官的心上。尋歡覓樂的。還是儘管尋歡覓樂。那時却大不然。縣城之內出了這樣命案。還了得做縣官的辦理。得法破案。迅速倒還罷了。若是辦的不好。壞了官職。尙不得安然脫身呢。羅知縣這日一早起來。就接了街坊保正的呈報。說更夫某某不知被何人殺死在更棚之前。柵門鎖被扭斷。羅知縣得了這個呈報。彷彿掉在冷水盤裏。當即親自到屍前相驗。回衙就打算不受慶賀了。爭奈地方紳士多是有心獻媚的人。越是見羅知縣不快樂。越是要來借慶賀。替羅知縣解悶。羅知縣也因多久就安排做壽。一切都先期準備了。臨時打消也覺不好。祇得勉強受賀。然心裏終是不快。朱宗琪平日最機警。這日聽了更夫被殺的事。却不曾想到自身的危險。祇一心恐怕羅知事着急。很早就到縣衙來。一面拜壽。一面用言語來安慰。羅知縣正陪着朱宗琪及本城體面紳商談話。門房進來稟報李春林的事。羅知縣連連搖手說道。賞他們八百錢。教他們去。不許在這裏停留。門房聽了。剛待回身。朱宗琪聽得有賣

解的來了。卽陪笑向羅知縣說道：「賣解的當中，也常有技藝可觀的。他們既誠心來慶祝公祖，公祖何妨借此娛樂一番？」羅知縣本來極聽信朱宗琪的話，遂點了點頭對門房說道：「朱老爺既這們說，就教他們在二堂外面玩玩，不許街上的閒人進來混雜。這也是朱宗琪的惡貫滿盈，倒虧了他在旁慫恿門房出來對李春林說道：『你的財運還好，我們大老爺已吩咐了要打發你們走的。』」幸虧朱老太爺從旁替你們說了兩句好話，我們大老爺纔答應了教你們在這二堂外面玩好好的。多玩幾套罷。」李春林謝了門房出來，挑了箱擔，率領了一家人到二堂丹墀裏。羅知縣雖曾吩咐不許外邊的閒人進來，但是如何禁阻得住呢？在平時有希奇把戲，可看尙難禁阻，閒人何況這日衙裏慶壽，各紳商的轎夫馬卒聚起來，已圍了半個圓圈。祇靠二堂這一面是羅知縣與賀客看的，沒人敢近前立着。二堂上臨時陳設許多座位，羅知縣陪着一千賀客出來。衆賀客自然推羅知縣當中坐下。朱宗琪緊靠着羅知縣坐了其餘的都隨意而坐。但是客多座少，兩旁立着的很多。李春林將行頭佈置好了，對羅知縣打了一個扞說道：「今日太爺千秋，上壽小人特來拜壽，且先玩一回，指日高陞的小把戲，使太爺和諸位。」

大老爺看了開開心說畢退下來從懷中取出三顆銀星也似的鐵彈在掌中丁郎的旋轉朱宗琪單獨很注意的望着忽向羅知縣說道玩這種鐵彈的尋常都祇能玩兩顆不會見過像這們玩三顆的羅知縣笑着點頭道專靠玩這類東西一家人在江湖上餬口自然得比尋常人出色些兒祇見李春林用掌託着三個鐵彈越轉越快初起還聽得出是彈中作響後來快到極處響聲連續不斷就和吹笛的聲音彷彿陡然將手掌往上一拋三鐵彈卽脫手向上陞去離地足有一丈多高在空中仍旋轉得好像一個銀球在空中轉李春林的空手掌並不停止震動如在掌中旋轉時一樣鐵彈約在空中轉了幾十轉方緩緩的一路旋轉下來朱宗琪脫口而出的喝了一聲采並對羅知縣說道這玩意很不容易不是小把戲是真本領這樣賣解的生員倒見得不多羅知縣點頭道老先生說他不錯想必是好的看他們還有甚麼熱鬧一點的玩意兒要有目共賞的纔好李春林立處離羅知縣的座位很近聽得明白卽時收了鐵彈教大招走索大招結束停當擔了砂袋緣上木架在索上走來走去並玩了種種花樣李春林教二招也上去兩姊妹能在索上挨身而過圍在下邊看的人都鼓掌叫

好在這叫好聲中忽有一個少年從人叢中躡了出來直到二堂之下說道這也值得叫甚麼鳥好讓我玩一套好的給你們看看突如其來究竟是誰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曾孝子報仇殺惡賊 小么兒被誣受極刑

話說大衆正在一片聲叫好中間躡出一個人來說時遲那時快少年一面說話一面掀衣抽出一把雪亮的七首來裝出向上打扞的樣子趁勢一低身已到朱宗琪跟前手起刀落朱宗琪連哎呀一聲都來不及叫出已被劈得身首異處了鮮血直濺得羅知縣滿頭滿臉羅知縣突然經此劇變驚得不知所措正要起身逃向裏邊去這少年已一手將羅知縣的辮髮拉住羅知縣連忙縮着頭雙手抱住頸項戰慄無人色的亂叫饒命這少年大聲說道不要害怕不干你們的事我會服籌殺朱宗琪是報父仇斷不傷你們的性命話沒說了在大衆混亂之中陡起一陣拿刺客之聲隨卽就有兩個壯漢各擎單刀衝上二堂來將要對曾服籌劈頭就砍刀剛舉起便有一個人橫截過來舉起一雙空手向刀上格去兩刀都把握不牢飛落二堂堦基以下去了曾服籌回頭看是自己胡師傅卽說道師傅在此看守這狗官使他不能派人追趕胡慶魁道你

走罷這裏有我不妨事。曾家的大仇既報，此後仍稱曾鳳，不稱劉恪了。且說曾服籌當時見胡慶魁教他走，他知道胡慶魁的能耐，等閒無人能奈何他，用不着多留戀。就朱宗琪身上衣服揩淨了七首，上鮮血仍舊收藏衣內，乘着混亂退下二堂來看丹墀裏賣解的行頭，遺棄滿地，祇不見李春林一家的蹤影了。喜得這時在衙裏慶賀的賓客數百人都爭先恐後的向外面逃跑，也不知出了甚麼禍事，各人祇顧逃命以爲出了衙門就安全了。誰還敢在衙裏停留？就是在衙門裏當差的人也因事出倉卒毫無準備，加以人多混雜，沒人看出刺客的模樣。因此曾服籌混在衆賀客之內，一會兒就擠出了衙門，依着成章甫指點的方向跑去。一路出城全無阻隔，出城後就水邊一照自己臉上，濺有不少的血點，再細看身上衣服也是血印，殷殷忙捧水洗去了。臉上鮮血將外衣脫下來，折疊好繫在腰間，又向前行走不到半里路程，祇見迎面走來一人一搖一擺的從容緩步，彷彿村學究模樣，嘴上花白鬚鬚，旋走旋不住的用手撫摸。曾服籌的眼快，雖相隔還有百十步遠，近然已看出不是別人，正是在慈恩寺借佛法騙錢的陳六。和當下心中不由得一動，暗想你這狡賊以爲留着鬚鬚改換裝束便沒人

能認識你嗎。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因恐怕對了面。被陳六和認識。又爲自己正犯了血案。不便將陳六和捉拿。祇得趁陳六和不會看見。連忙抽身。走向路旁一座小山上藏躲。一面偷瞧陳六和往何方行走。因此處正是一條三叉路口。正中一條便是去桃源縣城的大路。左右兩條是去鄉間的小路。曾服籌心裏想道。這狡賊若朝正中這條路走去。我就祇好且動手。將他拿住。交給胡師傅去追他的賊銀心裏。剛是這般打算。祇見陳六和已向左邊小路上去了。曾服籌因此處地形不熟。不敢放陳六和走遠。祇在背後數十步以內跟着。喜得陳六和步行甚緩。看神氣彷彿是出外閒行。所以如此從容緩步。曾服籌跟走了一會。忽想起自己表叔約了在白塔澗聚會同逃的事。不由得有些着慮。先到白塔澗的人。等得焦急。却又捨不得就此放陳六和過去。不跟尋個下落。獨自躊躇了一番。心裏忽然恨道。似這種壞胚。誰耐煩。祇管跟在他背後。慢慢的走。何不趁此地沒有行人。拿住他。逼他供出騙款的下落。這念頭一動。卽緊走幾步。趕到陳六和身邊。陳六和突聽得背後有急走的脚音。回頭看時。曾服籌已從衣底抽出匕首來。陳六和沒看清曾服籌的面貌。還疑心是攔路行劫的。並不

畏懼圖逃。反轉身作揖說道：「我身上一文錢也沒有，衣服也是破舊不值錢的。曾服籌順手拖住，陳六和的胳膊將面孔湊近他眼前，說道：『你這假張六還認識我麼？』我特地從河南追到這裏來，今日纔尋着了，你趕快將騙來的二萬多銀子交出來，我也饒恕你一條老命。敢支吾一言半語，就請你嘗嘗我這七首的滋味。」陳六和一聽這話，登時驚得面如土色，逃既掙不脫，身喊救又四顧無人，祇得跪下來哀求道：「我實在該死，不應該做出這樣騙錢的事來，不過我也有我的苦哀，要求劉大少爺原諒寒舍，就在離此不遠千萬求劉大少爺去寒舍坐一會兒，騙來的錢自然交還，但是我做出這事的苦哀也得向劉大少爺表白。」曾服籌自幼是個讀書識道理的人，見陳六和如此哀求，覺得也在情理之中，正待應允，同去陳家，忽又聽得後面有腳步聲響，陳六和陡然乘曾服籌不在意，爬起來掙身就跑，一面大呼救命，曾服籌也不顧後面來的是誰，拔步就追。陳六和如何跑得過曾服籌呢？不上十來步，便追着了一手，就將陳六和的小辮子拉住，一時氣湧上來，懶得說甚麼，舉匕首就截下一個耳朵來，纔說道：「你想逃嗎？想逃去見閻王嗎？少爺偏不你去。」陳六和被截了一個耳朵，鮮血直流，祇痛得

幾。乎。暈。死。那。裏。還。有。耳。聽。曾。服。籌。說。話。倒。在。地。下。打。滾。曾。服。籌。一。時。氣。忿。把。他。的。耳。朵。截。下。及。至。見。他。痛。得。打。滾。又。覺。後。悔。自。己。的。舉。動。太。魯。莽。正。在。有。些。爲。難。猛。聽。得。身。後。有。人。打。着。哈。哈。說。道。痛。快。痛。快。真。是。痛。快。曾。服。籌。急。閃。身。跳。過。一。邊。看。時。原。來。是。自。己。胡。師。傅。心。裏。好。生。歡。喜。忙。問。他。怎。生。知。道。這。裏。來。胡。慶。魁。道。我。出。城。到。前。面。三。叉。路。口。就。見。你。跟。蹤。這。騙。賊。向。這。條。路。上。走。所。以。也。跟。了。上。來。這。騙。賊。可。交。給。我。你。趕。緊。到。白。塔。澗。去。罷。對。你。表。叔。說。我。的。事。辦。了。就。到。會。理。州。來。曾。服。籌。問。何。玉。山。現。在。那。裏。胡。慶。魁。道。我。留。他。在。身。邊。還。有。用。他。之。處。曾。服。籌。至。此。不。敢。再。遲。延。就。攔。當。卽。收。了。七。首。撇。下。陳。六。和。回。身。向。白。塔。澗。走。去。走。到。白。塔。澗。時。成。章。甫。和。李。春。林。的。全。家。男。女。都。在。樹。林。中。等。候。祇。不。見。有。小。翠。子。在。內。曾。服。籌。心。想。若。小。翠。子。在。朱。家。不。能。脫。身。我。們。就。此。走。了。留。下。他。一。個。女。孩。兒。在。此。如。何。使。得。便。向。成。章。甫。說。道。託。表。叔。的。鴻。福。大。仇。雖。已。報。下。祇。是。去。朱。家。臥。底。的。人。此。時。何。以。不。見。出。來。呢。成。章。甫。笑。道。這。事。你。毋。庸。着。慮。大。仇。既。報。用。不。着。臥。底。之。人。他。自。有。地。方。安。插。你。我。於。今。且。趲。程。到。會。理。州。去。於。是。一。行。人。曉。行。夜。宿。向。會。理。州。前。進。於。今。且。放。下。這。邊。的。事。單。說。陸。繩。祖。這。個。人。在。前。回。書。中。

雖借胡慶魁口中略述了一遍。然祇述得一個大概。其中還有些在歷史上有價值的。事不得不在這時候敘述出來。不過在下不是四川人。也不會到過會理州。更不會見過所謂裸夷的人種。以下所述對於裸夷的事實。多得自故老口中。自不免有多少隔靴搔癢。及時顛倒的地方。好在是給人消遣的小說。不是藏之名山的信史。於今要寫陸小土司報仇的事。先得把他四個仇人的地形力量。略叙一番。看官們纔知道陸繩祖爲父報仇。比會服籌難了十倍。而陸繩祖半生努力。都爲會服籌後起之藉。他本人倒以情死終了。結果甚慘。閒話少說。陸繩祖的仇人第一個最強悍的是爐鐵糧子的張如海。爐鐵糧子地方天生成的險峻。非常三方面巉岩陡壁。鳥雀都容易飛上去。一方面雖稍平坦。然與深山夷木算阿侯家接壤。這大木算阿侯家的酋長名叫阿侯支。徒擁六七十萬生夷。一個個都兇頑善戰。阿侯支徒兼有謀略。二十幾歲的時候。當這一部分的酋長。其時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率領十多萬大軍。從雲南竄出四川。走大木算。經過打算衝出會理州。誰知恰遇阿侯支徒新任酋長。正想多立戰功。擴充阿侯家的勢力。遂統三十萬生夷與石達開的兵大戰。石達開的兵雖久經戰陣。

然從雲南出四川山行千里多已疲乏突遇二倍以上的生力軍地形又不熟悉倉卒應戰如何能操必勝呢石達開見生夷來勢兇猛祇得下令衝開一條血路且戰且走阿侯支徒可肯放手帶着三十萬生夷跟蹤追擊從爐鐵糧子之西數十里地方經過這地方是淺山夷土司嶺漢賓管轄之處嶺漢賓也是一個驍勇善戰的人遂也率領自己部下十多萬熟夷截擊石達開軍石達開畢竟是個有勇有略的大將收拾殘軍鼓勵士卒與嶺漢賓大戰居然以少勝多把嶺軍擊退了再向前行走不料行不到二三十里迎面乃是一條大河截住去路原來這河名大渡河就是諸葛武侯征南蠻時所渡的瀘水這瀘水寬有數里波濤洶湧非有大船不能渡過石達開走到大渡河邊不見一艘渡船祇得下令斬伐山中樹木趕緊紮排渡過去祇要過到對岸便是甯遠府轄境石達開知道官軍容易對付反是蠻子難打因爲蠻子世居此土若被漢人佔領一族人便無安身之所爲此對於外來軍隊總是拚命抵抗官兵沒有這種生存的關係所以打起來極易潰敗石達開此時尚有七八萬能戰之兵人多手衆一會兒工夫就伐木紮成了無數的木排全軍上排渡過河去這也是石達開命裏該絕想不到

到渡。至中流對岸。忽然來了許多軍隊。排槍大砲。急雨也似的向木排上打來。待退回去罷。這邊阿侯支徒與嶺漢賓已率着如蟻的蠻兵截住了退路。弄得石達開進退失據。仰天大叫了一聲。拔出佩刀來。親手將他自己的妻子兒女殺却乾淨。棄屍大渡河中。再將所有珍寶細軟也都沉到河底。束手就擒。對岸的軍隊畢竟是誰呢。乃是甯遠府的鎮台唐本友。石達開爲唐本友所擒。不久就在川中被殺了。後來有愛惜石達開的人說。石達開並未被殺。已得脫逃出家做了和尚。所殺的是假石達開。這種說法不過是愛惜石達開的人故意是這們說。使表同情於石達開的人。略得安慰罷了。其實這豈是能假的事。并且唐本友捉拿石達開的事。其中還有一段因果。據唐家人言之。鑿鑿雖與本書無涉。然既說到唐本友。石達開二人身上。不妨連帶敘述一番。也可以給看官們做酒後茶餘的談助。據唐家人說。唐本友當日因捉拿石達開。很得朝廷的陞賞。不料石達開被殺的這日。唐本友正睡午覺。朦朧中見石達開來了。頭也不回的直向上房走去。唐本友在夢中覺得石達開是反叛。怎敢逕入我上房。不由得大怒。喝令左右把這叛逆拿出來。這一聲喝醒了左右的人。見唐本友夢中大叫也都吃了。

一驚忙上到問爲甚麼唐本友正在思量夢中情景忽見一個丫鬟從後房走來報
姨太太生了一個少爺唐本友聽了一蹶劣跳了起來哎呀了一聲說道不好了報仇
的來了左右的人看唐本友這般情形更加吃驚知道唐本友性情暴躁又不敢多問
過不了幾日這個新生的少爺突然死了唐本友見這新生的少爺死了纔恢復以前
的笑容祇是剛過了半年這夜唐本友在睡夢中又見石達開笑容滿面的走來向唐
本友點了點頭仍舊朝上房裏走唐本友忿怒不堪的追上去祇見石達開逕走進大
兒媳婦房裏去了唐本友不便追進媳婦的房間氣醒轉來一想大兒媳婦正是身懷
有孕明知不好然一時沒有辦法祇好將夢中情景對大兒子唐峻說出來吩咐唐峻
小心防範無如唐峻是個不相信輪迴因果的人聽了也不在意沒幾日他孫子唐守
信就出世了唐峻雖不相信輪迴因果祇是唐守信從小便與尋常的小孩不同三四
歲的時候胆識氣魄就和成人一樣尤特別的歡喜武事時常集合左右隣居的許多
小孩行軍佈陣他自爲頭目有賞有罰儼然是一員大將在下遇見唐家的人是這般
說法雖未必可信然確有是說這是題外之文毋庸細表且說那截擊石達開的嶺漢

賓也是陸繩祖四個仇人之一。第三個是甘鄉營地方的阿祿馬家酋長，名叫白摸子。這部落所統屬的也有三四十萬熟夷。第四個是謝長霖，他的土司衙門在鼙鼓三家村地方，也是天然的險要。這謝長霖生得像貌異常兇惡，滿頭血也似的紅髮，兩隻圓眼突出來，彷彿蝦目。一張大口鬚如鋼刺，最奇的是有兩條尖舌伸出來，如蛇吐信力。大無窮，身上皮膚粗糙，上陣赤膊，矢射到他身上，都紛紛落地，皮膚毫無傷損。他的轄境與張如海的轄境接壤。張如海爲人足智多謀，兼通妖術，據說能知人三世。他謝長霖是爐鐵糧子的一條大蟒，轉世謝長霖，生平無論對誰人，不知道畏懼，不肯服從。惟對張如海，不敢不服謝長霖，歡喜喝酒，每到喝醉了的時候，野性發作，動輒抓着左右的人亂打。有時騎馬馳入深山，徒手去獵虎豹，到了這種時分，不問誰人，都不能勸阻。祇有將張如海接來，遠遠的呼叱一聲，謝長霖登時不敢亂動了。久而久之，謝長霖左右的人，模彷彿張如海的聲調，照樣呼叱，尙且有效。這四個土司因打聽得陸繩祖年紀雖輕，志願不小，不能不預爲防範。遂由張如海爲首，四土司聯絡起來，共同對付陸繩祖。陸繩祖此時纔十六歲，因聽了自己母親的告誡，日夜思量報仇，傾所有的財產。

派人到安南緬甸購買快鎗快砲一面招納四方英雄豪傑之士最初投奔他的就是四川有名的哥老會頭目獨眼龍嚴如松講到這嚴如松的爲人使人驚訝他本是一個賭徒出身因爲他生成的兩條飛毛腿每日能行七八百里兩頭見日那時人稱他爲飛毛腿嚴如松也不知他從何人練的一身武藝二十多歲便稱雄四川沒人能與他打到三個回合這時他雖已入了哥老會然因爲年輕資望尙淺有心想當全川的大頭目却因原有的大頭目胡蘿蔔資格太老本領太大原來擁戴胡蘿蔔的人太多嚴如松雖也有一部分人擁戴祇是他這一部分人多是各地的賭徒平日在賭場上輸打贏要的惡物這一部分人在四川沒有驚人的勢力無如嚴如松生性強毅堅忍湊巧那時候胡蘿蔔做了一樁大失人心的事嚴如松就趁勢將胡蘿蔔推翻了取了他的地位然嚴如松因此被胡蘿蔔打瞎了一隻眼睛胡蘿蔔究竟做了一樁甚麼大失人心的事呢說起來一則可使人知道那時川中哥老會的情形二則也可以見得吉人天相的這話實在是不可思議胡蘿蔔那時已有五十多歲了有一個二十四歲的兒子一般哥老會中人都稱這兒子叫小么兒這胡小么兒不但容貌生得很漂亮

性情並生得非常篤厚。從小對胡蘿蔔夫妻就極能盡孝。胡蘿蔔夫妻也異常鍾愛這兒子。時常帶在跟前傳授他的文才武藝。胡蘿蔔本是一個文武兼全的人物。因此傳授給小么兒的也都是些真才實學。小么兒長到二十歲的時候。文才武藝都有可觀的了。就有許多門第相當人家的女兒。想配給小么兒做老婆的。小么兒自視甚高。聲言非有人品與他能相匹配。由他親自看了中意的女子。決不肯要。胡蘿蔔夫妻因鍾愛自己兒子。也就不加勉強。不料這年小么兒的母親死了。配親的事就此擱起來。沒人談及了。胡蘿蔔喪偶一年多。也有人勸他續弦的。他都婉言謝絕。一般同黨的人以爲胡蘿蔔的年紀已有五十多歲了。或者不再續弦。誰知不到半年。成都地方忽出了一個姓趙的女匪。首年紀纔二十歲。生得妖豔絕倫。並會些武藝。手下也聚集了六七百黨徒。佔據一處險峻山頭。專一打家劫舍。官兵去捕剿他。幾次倒被他打敗了。這匪首有個綽號叫做趙觀音。他自己因喜穿白衣裳也公然以觀音自居。教自己手下黨徒稱他爲趙觀音。趙觀音剛當了半年的匪首。便已積聚了數十萬財產。胡蘿蔔不知如何却看上了趙觀音。反託人到山上去與趙觀音說合。趙觀音也震驚胡蘿蔔的聲

名情願嫁給胡蘿蔔。這事驚動了全川的會黨。兩人成親的這日，全川中會黨都來賀喜。胡蘿蔔自娶了趙觀音，家如獲至寶。趙觀音還有一個四十多歲的母親，也跟着女兒到胡家來，過活他這母親的年齡。雖比胡蘿蔔還小幾歲，然胡蘿蔔因寵愛趙觀音的原故，簡直將他當岳母看待。趙觀音到胡家來一年多，彼此都很相安。小么兒年紀雖比趙觀音大幾歲，然因生性至孝，在趙觀音面前極誠謹，盡孝却不料趙觀音生成淫蕩之性，見小么兒的容貌標緻，性格溫和，又不曾娶妻，就動了禽獸之念。最初於眉眼之間，屢次表示出愛慕的神情。見小么兒毫不理會，便漸漸於言語之間帶些挑逗的意味。見小么兒仍是裝做不明白的樣子，實在忍耐不住，竟於無人之處對小么兒動手。來小么兒也不開口，惟有極力躲避。趙觀音見小么兒不開口，隨時都現出溫和的樣子，以為小么兒是胆小，恐怕給胡蘿蔔知道。若胡蘿蔔不在家時，必可以下手。有一次，乘着胡蘿蔔出門去了，小么兒因天氣炎熱，獨自在後院中洗澡。趙觀音以為下手的時機到了，居然打扮得花枝招展，走到後院中來，安排對小么兒行強無禮。小么兒嚇得從浴盆裏跳出來，連水都不敢搯，擦擄起衣服，便開門逃跑。趙觀音還追

了。幾步見小么兒跑得太快，追趕不上，祇得恨恨的罵了一聲短命鬼，不再追趕了。小么兒跑到自己房中，急忙穿了衣服，就出門去了，不敢再在家停留。過了兩日，胡蘿蔔回家來，趙觀音恐怕小么兒將調情的事說給胡蘿蔔聽，便學了水滸傳上潘巧雲誣石三郎的故事，反裝出極不快活的样子，對胡蘿蔔說道：「小么兒的年紀也有二十多歲了，你做老子的爲甚麼還不替他提到成親的事？這人枉充了半世豪傑，簡直是一個有名無實的渾蛋。」胡蘿蔔見趙觀音說這話不是閒談的，神氣料必有緣，故連忙問道：「你這話從那裏說起？我何嘗不曾替他提訂親的事？他自己不肯與我有甚相干，你爲甚麼無端對我氣忿忿的說這些話？」趙觀音口裏啐了一聲道：「你相信他二十多歲的少年，有不肯訂親的道理麼？我實在不相信，不肯光明正大訂親的人，倒會在後母面前無禮。」胡蘿蔔正色問道：「小么兒曾在你面前無禮嗎？他怎樣的無禮？」趙觀音停了半晌，忽然說道：「你也不用迫問他怎樣無禮，總之二十多歲的男子，論人情本也應該替他娶媳婦了，你們二十多年的父子，我若量小不能息事，我知道你的脾氣不好，將來你父子爲我幾句話，反目人家不明白內情的必然背地罵我，這後母不賢良。」

胡蘿。蔔。平。時。是。極。精。明。幹。練。的。一。個。人。物。然。而。一。落。到。趙。觀。音。手。裏。就。不。因。不。由。的。凡。事。糊。塗。起。來。了。趙。觀。音。所。說。的。話。無。不。信。以。爲。真。在。平。時。雖。知。道。小。么。兒。的。品。行。甚。好。此。時。因。相。信。趙。觀。音。不。至。說。謊。話。不。由。得。惱。怒。起。來。說。道。你。把。我。當。烏。龜。忘。八。蛋。嗎。這。畜。牲。既。敢。在。你。面。前。無。禮。心。目。中。那。裏。還。認。我。是。他。的。老。子。此。乃。是。人。倫。的。大。變。你。也。可。以。瞞。着。我。不。說。不。是。把。我。當。烏。龜。忘。八。蛋。嗎。趙。觀。音。也。不。置。辨。仍。裝。出。不。願。意。說。及。不。好。意。思。說。的。樣。子。胡。蘿。蔔。看。了。趙。觀。音。的。神。情。那。裏。再。忍。耐。得。住。怒。氣。沖。沖。的。指。着。趙。觀。音。說。道。你。若。再。不。說。出。個。所。以。然。來。你。就。是。想。與。那。畜。牲。通。姦。我。可。以。立。時。出。門。去。讓。你。們。去。成。雙。成。對。趙。觀。音。至。此。纔。紅。了。兩。眼。一。面。舉。衣。袖。揩。着。一。面。哽。咽。說。道。你。既。是。這。般。迫。我。說。我。也。就。顧。不。得。了。當。下。便。將。他。自。己。引。誘。小。么。兒。的。種。種。情。形。及。乘。小。么。兒。洗。澡。去。調。戲。的。事。顛。倒。賓。主。的。說。了。一。遍。道。我。以。前。不。對。你。說。也。是。想。息。事。以。爲。我。既。有。幾。次。放。下。臉。來。不。睬。他。不。是。一。個。蠢。東。西。必。不。敢。再。來。無。禮。了。誰。知。他。竟。像。發。了。狂。的。樣。子。居。然。敢。乘。我。洗。澡。的。時。候。鑽。進。我。的。房。來。喜。得。我。剛。將。上。身。的。衣。服。脫。卸。若。再。遲。一。會。兒。鑽。進。來。我。便。已。到。盆。裏。了。胡。蘿。蔔。聽。到。這。裏。祇。氣。得。大。叫。一。聽。仰。

面。向。床。上。便。倒。趙。觀。音。俯。在。胡。蘿。蔔。身。上。就。耳。邊。呼。喚。了。一。陣。纔。慢。慢。的。回。醒。過。來。也。不。說。甚。麼。仍。緊。閉。雙。目。將。上。下。牙。關。磨。擦。得。咯。咯。的。響。趙。觀。音。想。出。許。多。話。來。寬。慰。越。寬。慰。越。氣。往。上。湧。陡。然。跳。起。身。來。頭。也。不。回。的。直。向。外。跑。趙。觀。音。追。在。後。邊。叫。回。來。胡。蘿。蔔。睬。也。不。睬。逕。出。大。門。去。了。趙。觀。音。居。心。巴。不。得。胡。蘿。蔔。對。小。么。兒。有。激。烈。的。舉。動。料。知。此。去。必。是。對。付。小。么。兒。去。了。祇。略。追。了。幾。步。就。停。步。叫。了。一。個。心。腹。下。人。呀。呀。悄。悄。的。跟。着。胡。蘿。蔔。前。去。看。有。甚。麼。舉。動。即。趕。來。回。報。這。下。人。是。趙。觀。音。落。草。時。候。的。心。腹。走。卒。忙。追。上。胡。蘿。蔔。不。言。不。語。的。跟。着。行。走。祇。見。胡。蘿。蔔。急。急。走。到。一。處。在。會。黨。中。專。司。傳。報。的。人。家。頃。刻。就。出。來。了。十。多。個。會。黨。中。人。都。是。急。忽。忽。的。分。向。幾。條。路。上。走。去。這。下。人。找。了。認。識。的。問。去。那。裏。那。人。說。胡。大。哥。說。有。緊。急。的。事。限。在。一。刻。鐘。內。傳。齊。各。頭。目。到。關。帝。廟。聚。會。看。胡。大。哥。的。神。氣。又。不。知。是。那。個。兄。弟。犯。了。事。要。受。處。分。了。這。下。人。既。探。知。了。是。在。關。帝。廟。聚。會。就。先。去。關。帝。廟。隱。藏。在。神。座。下。偷。聽。果。然。祇。有。一。刻。鐘。工。夫。便。見。會。黨。中。的。各。首。陸。續。來。了。二十。多。個。胡。蘿。蔔。也。扳。着。鐵。青。臉。孔。來。了。神。殿。上。半。月。形。擺。了。二。三。十。把。交。椅。各。頭。目。都。按。次。序。分。兩。邊。坐。了。胡。蘿。蔔。當。中。坐。定。即。開。口。

大聲說道。今日忽然傳衆位兄弟到這裏來聚會。不爲別事。乃我因家門不幸。出了逆倫大事。不得不請衆兄弟來同議處置之法。這事情說起來。把我的肝腸都氣炸了。我極不情願說到這上面去。但是不說出來。衆位却不得知道。祇得忍痛說一說。接着就將趙觀音誣告的話。一一認作實在。照說了一遍。並咬牙切齒的說。請衆位兄弟議應如何處置。此時來會的衆頭目。都是畏懼胡蘿蔔。趨奉胡蘿蔔的。當下聽了胡蘿蔔的話。也多現出忿怒之色。照會黨裏歷來所定的條例。割靴腰的。應上刀山。所謂刀山。是特製的一種刑具。用木做成一長方形架。彷彿木床模樣。架上安着七根木條。每條上豎着七把極鋒利的柳葉尖刀。犯了割靴腰罪過的人。祇要訊得實在。卽由會黨中掌刑的紅旗老五。宣判行刑。命四人分執。犯人雙手雙脚用力。往刀尖上攢去。登時身下戳穿數十窟窿。而死這種刑法。又叫做睡快活床。割靴腰的名目。在會黨中不謂之割靴腰。叫做同穿繡鞋。同穿繡鞋。不過是同嫖一個女子。其處罰尙如此之苛。胡小么兒。強姦繼母罪惡。自是更加重大了。在會黨中的刑罰。以上刀山爲最慘酷。次之。就是沉潭。沉潭是命犯罪的人。自行投水而死。死者留得整個的身體。其痛苦也。比上刀山。

輕多了。然會黨中上刀山的刑罰祇有犯了同穿繡鞋罪的纔適用其他。無論犯了甚麼罪。總以沉潭爲止。可見會黨中最忌的是爭風吃醋。這也是當日立法的人知道惟有爭風的事可以鬧出絕大的亂子來。欲預爲之防。故不能不定下這條極慘酷的刑罰。胡小么兒的罪情雖比較同穿繡鞋還重大。但處置之法也祇有上刀山當時衆頭目議論了一會。決定將胡小么兒上刀山。沒有一個疑心胡蘿蔔所說不實的。紅旗老五旣已決定將胡小么兒上刀山。卽時就派了幾班人去捉拿胡小么兒。胡小么兒處心無愧。自然不會逃走。祇不過存心非俟他自己的父親歸後不敢回家。胡小么兒平時所常往來的幾處人家。胡蘿蔔都知道。全不費事。便被捉拿到關帝廟來了。胡小么兒被拿時。尙不知犯了甚麼事。毫不反抗。跟着進關帝廟。見神殿當中坐的是自己父親。親拔着可怕的鐵青臉孔。兩旁坐着衆頭目。下邊安放著快活床。他是一個聰明人心裏已有幾明白了。走上殿去。先向自己父親請了安。再向頭目請安。胡蘿蔔見胡小么兒的面。就不由得心頭冒火。恨的罵道。你這孽畜。此時見了我。還有甚麼話說。紅旗老五也接着從旁喝道。還不跪下來。你自己尙不知罪嗎。胡小么兒祇得朝上跪。

下來說道。我不知犯了甚麼罪。胡蘿蔔舉巴掌。在香案上拍得一片聲響。一面叱道。不用多說了。不用多說了。快快動手罷。沒得氣死了。我紅旗老五向胡蘿蔔搖手道。問總得問他幾句。使他死而無怨。隨即低頭問小么兒道。我看你是一個自小讀書明理的人。我們平日都稱贊你。將來了得怎麼。一時糊塗到這樣。你應知道和你父親睡一夜。就可算是你的母親。你敢乘你父親不在家。便對你母親無禮。胡小么兒道。我何嘗敢對我母親無禮。話未說了。胡蘿蔔又一疊連聲的拍着香案。喝道。這還由得他辨白嗎。快動手。快動手。紅旗老五正色對胡蘿蔔說道。由不得他辨白。但是得由我審訊。不由我問。個明白。却要我這個紅旗。何用。胡蘿蔔見紅旗這們說。祇好忍氣不開口。然忿怒不堪的神氣。已完全露了出來。紅旗也不理會。仍從容向胡小么兒道。你父親說你對你母親種種無禮。實在是欠情物理。萬不能容於今。已判定了。依照同穿繡鞋辦罪。你有甚麼話說。可快說出來。若不說。便得動手了。胡小么兒抬頭望了望胡蘿蔔兩眼。連珠也似的。掉下淚來。低頭半晌。方哽咽說道。我沒有甚麼話說。既經判定了。就請動手罷。承諸位前輩稱贊。我讀書明理。我能得到讀書明理四個字的批評。於願已是死。

也無恨說了這幾句話再也不開口了。紅旗又問了幾番話。胡小么兒祇當沒聽得一字。也不回答。胡蘿葡又連聲催促動手。紅旗老五至此祇得執行他自己的職務。叫手下的。人來剝胡小么兒的衣服。手下的人正待上前動手。胡小么兒忙搖手說道。不須你們勞神。我的衣服我自己會脫。旋說旋立起身來。將上身衣服脫了。個乾淨露出半身潔白堅實的肌肉來。復從容朝着胡蘿葡跪下叩頭說道。孩兒不孝不能侍奉爸爸。終天年了說畢跳起身來自行張開兩條胳膊向紅旗老五手下的人說道。這下子請你們動手罷。胡蘿葡雖怒氣沖天的坐在上面連催動手。然一見胡小么兒向他叩頭說出那兩句話來也不由得心裏有些難過。但是他一想到趙觀音所說的情形將一點纔萌芽的天性又完全泯滅了。望着紅旗老五手上的四個健漢將胡小么兒的雙手雙腳擒住仰面朝天的拉扯起來。走到快活床旁邊打鞦韆也似的將胡小么兒身體蕩動。四口中唏呀呀的一遞一聲呼喚着。小么兒的身體越蕩越高。蕩到與肩平了的時候。紅旗老五在旁邊猛然大喝一聲下去。四人同時將胡小么兒的背朝上面朝下向快活床上攢去。四人脫手便往外跑。沒人回顧。一眼胡蘿葡也在這時候率

領衆頭目都往外跑。這是他們會黨中行刑時的慣例。以表示自家兄弟不幸遭了刑戮。不忍一看的意思。然也有一說是怕怨鬼糾纏的。胡蘿蔔衆人既經跑去。藏在匿神座底下的。趙觀音的心腹下人也急匆匆的躡出來看。胡小么兒已垂頭擲手的撲在四十九把尖刀上。連毛髮都不顫動一下。此時天色已近黃昏。不由得毛骨竦然。不敢細看。掉頭就跑。出關帝廟飛也似的回家報信給趙觀音去了。於今日說這關帝廟裏並不曾居住僧尼道士。僅有一個年已五十的廟祝常住在廟中。照顧香火。這關帝廟的施主多是會黨中人。所以胡蘿蔔等人有聚會的事。必以關帝廟爲會場。廟祝也是入了哥老會的。因吸食鴉片。又年老沒了氣力。纔當廟祝。吃這碗閒飯。這日廟祝見會議時。要將胡小么兒上刀山。他心裏就極不快活。他並不是知道胡小么兒的冤抑。也不是和胡小么兒有交情。祇因他的胆量不大。平常一個人住在廟裏。乃因境遇的關係。迫不得已。還能勉強相安。不甚害怕。於今忽然要在神殿這般慘殺一個少年。就免不得要害怕了。然又因自己在哥老會中的地位。很小。衆頭目會議之時。沒有他開口的分兒。不敢出頭要求改換行刑的地點。祇是悶悶不樂的在房中抽鴉片烟。他的睡

房就在神殿背後耳聽得外面行刑及大家奔跑的聲音他心裏更加害怕不敢去殿前探看祇從旁邊繞到大門口將大門關了就回房關上房門不敢出門一步吃鴉片的人照例不能早睡這廟祝雖是害怕祇是夜已二鼓還獨自躺在床上抽烟因不會聽得殿上有什么響動和平時一樣心裏已漸漸安了誰知抽足了烟正待收拾安睡忽然聽得殿上發出一種哼哼之聲雖不甚厲但入耳聽得分明決不是由心裏疑惑生出來的越是害怕越不能掩耳不聽不過細聽却又不聞聲息了廟祝自己鬼念道真有鬼嗎就是有鬼也不能怨我我是絲毫無干之人我的胆小不要來驚嚇我罷我明日多買紙燒給你正這般求情也似的鬼念猛聽得哼哼之聲又起了這次哼出來的聲音比初次聽得的更大更明晰廟祝祇驚得立起身來說道這分明是人的哼聲常聽得人說鬼叫是飄忽不定的這聲音並不走動既不是鬼祇是神殿上除了胡小么兒的屍體以外沒有生人不見得四十九把尖刀戳死的人還能復活想到這裏仍是害怕又過了一會那哼聲越聽越真廟祝已決定殿上有了生人膽量也就壯了些兒左手托住鴉片煙燈右手提了一根木棍鼓着勇氣開門到殿上來一聽哼聲竟是從

快活床上發出來的走過去用燈一照見刀上都沒有血跡再看胡小么兒的頭和兩脚都微微的擺動哼聲已繼續發出廟祝這纔知道果是復活了連忙放下木棍伸手撫摸着胡小么兒的頭問道胡少爺轉來了麼胡小么兒緩緩回過頭來運用兩隻無神無力的眼光望了廟祝一下仍垂下去彷彿拾不起來的樣子廟祝再舉燈細照戳在身上的那些尖刀真是奇怪極了凡是刺在胡小么兒身上的尖刀沒有一把不是刀尖卷著朝下面刀葉彎成月弓形將小么兒的身體承著連皮膚都沒割破安有血跡呢廟祝這時又驚訝又歡喜也顧不得自己沒有多大的氣力放下煙燈雙手從小么兒腰間抱住使勁上上一撮居然離開了快活床覺得地下是土磚砌成的不好安放打算抱到自己床上去剛走了幾步不知脚下踏着了甚麼東西向前一滑險些兒跌倒了仍努力抱到床上放着教小么兒安然仰睡小么兒此時已能開口說話了發出甚微細的聲音問廟祝道這裏是陽間呢還是陰間呢廟祝道少爺不認識我嗎我姓某某在這關帝廟裏當廟祝如何是陰間呢小么兒道這裏是關帝廟嗎我爺爺呢現在那裏廟祝道他們早已跑了小么兒道我不是上了刀山的嗎怎麼還不曾死

呢。廟。祝。道。我。也。正。爲。這。事。覺。得。奇。怪。你。當。上。刀。山。的。時。候。是。甚。麼。情。形。你。記。得。麼。小。么。兒。道。不。記。得。他。們。四。個。人。拉。住。我。的。手。脚。一。蕩。動。我。心。裏。便。糊。裏。糊。塗。的。不。明。白。了。其。裏。祇。彷彿。聽。得。一。聲。上。去。就。如。巨。雷。轟。頂。以。後。便。毫。無。知。覺。與。平。常。睡。着。了。的。一。般。直。到。此。刻。心。裏。纔。漸。漸。的。明。白。胸。脯。和。兩。肋。都。痛。的。很。厲。害。大。約。是。被。尖。刀。戳。穿。了。窟。窿。不。久。也。還。是。免。不。了。一。死。的。廟。祝。道。你。身。上。皮。也。沒。破。一。點。那。有。窟。窿。你。且。安。睡。一。下。我。去。神。殿。上。取。煙。燈。來。照。給。你。看。說。着。又。走。到。神。殿。上。取。了。煙。燈。木。棍。偶。然。想。起。剛。纔。滑。脚。之。處。隨。手。用。燈。照。着。看。祇。見。一。點。一。點。的。鮮。血。從。塔。緣。上。一。路。滴。到。神。座。前。面。仔。細。認。看。好。像。是。纔。滴。下。不。久。的。樣。子。廟。祝。又。不。禁。詫。異。道。怎。的。快。活。床。上。沒。有。血。這。裏。倒。滴。了。這。一。路。的。血。忽。抬。頭。看。神。座。上。周。將。軍。手。中。握。的。那。把。偃。月。刀。口。上。映。着。燈。光。發。亮。原。來。也。是。滿。刀。口。的。淋。漓。鮮。血。廟。祝。看。了。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慌。忙。回。到。房。中。對。胡。小。么。兒。說。了。這。種。怪。異。情。形。小。么。兒。翻。身。坐。起。來。廟。祝。將。煙。燈。湊。近。前。給。他。照。看。小。么。兒。看。胸。脯。上。僅。有。幾。處。皮。膚。上。的。紅。印。此。外。毫。無。傷。損。不。覺。肅。然。說。道。這。番。若。非。關。帝。顯。聖。救。我。上。刀。山。的。人。能。留。得。住。性。命。嗎。周。將。軍。刀。上。的。鮮。血。雖。不。知。從。那。裏。

來的。然。可。以。想。到。必。有。一。個。人。被。周。將。軍。殺。了。當。言。舉。頭。三。尺。有。神。明。真。是。可。怕。可。怕。廟。祝。道。這。廟。裏。的。關。帝。本。來。很。靈。驗。不。過。像。這。般。活。現。的。事。從。來。沒。有。過。小。么。兒。道。豈。但。這。廟。裏。的。關。帝。靈。驗。別。處。又。何。嘗。不。靈。驗。我。記。得。前。人。筆。記。上。曾。有。一。段。文。字。述。一。個。忤。逆。子。追。打。自。己。親。身。母。母。親。被。打。得。逃。進。關。帝。廟。這。忤。逆。子。也。追。進。關。帝。廟。母。親。無。處。躲。避。祇。好。鑽。到。神。座。底。下。去。忤。逆。子。居。然。一。面。罵。一。面。追。到。神。座。前。正。要。拖。出。母。親。來。毒。打。忽。然。刀。光。一。閃。周。將。軍。手。中。的。刀。已。劈。了。下。來。將。忤。逆。子。劈。做。兩。升。我。當。日。看。了。那。種。記。載。心。裏。還。是。半。疑。半。信。於。今。纔。知。道。絲。毫。沒。有。假。借。這。廟。祝。問。小。么。兒。究。竟。爲。甚。麼。事。上。刀。山。小。么。兒。仍。不。肯。說。次。日。天。還。沒。亮。就。逃。出。關。帝。廟。不。知。到。那。裏。去。了。不。知。小。么。兒。逃。到。那。裏。去。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奪關壘將軍從天降 戰山崖蠻酋棄旂逃

話。說。胡。蘿。蔔。自。處。死。了。小。么。兒。一。夥。人。衝。出。關。帝。廟。心。裏。總。不。免。有。些。難。過。衆。頭。目。知。道。胡。蘿。蔔。心。中。不。自。在。特。地。辦。了。些。酒。菜。邀。胡。蘿。蔔。去。痛。飲。他。們。哥。老。會。做。事。並。不。秘密。在。關。帝。廟。處。分。小。么。兒。的。事。頃。刻。就。傳。遍。數。十。里。無。不。知。道。有。許。多。認。識。胡。小。么。兒。

的人大家就議論恐怕胡小么兒死的太冤枉認識趙觀音的也都說他未必有這們乾淨在與胡蘿葡沒有關係的人祇不過議論一番就罷了惟有那飛毛腿嚴如松心裏正在打算如何與胡蘿葡爲難難得有這種機會即時着手極力打聽胡蘿葡家中的實在情形胡蘿葡那裏知道這夜在小頭目家痛飲到二更以後纔回家乘着幾分醉意走到自家大門外在月光之下彷彿見大門開着一個大漢從裏面出來右手操着大刀左手捉一個血淋淋的人頭胡蘿葡在醉眼朦朧中自覺看得很仔細不由得心裏一驚因那大漢來勢甚猛不致直迎上去忙閃過一旁打算等大漢走到切近出其不意的衝上去誰知閃到旁邊好一會祇不見那大漢走過來倒隱隱的聽得屋內有哭泣之聲胡蘿葡好生疑惑急伸頭大門口望去不但不見那大漢大門並不會開着更是詫異起來急上前敲大門祇聽得裏面一片號陶大哭之聲沒有人來開門胡蘿葡不知家中出了甚麼亂子急得一脚將大門踢破跑進裏面看時祇見家內許多人都圍做一團痛哭趙觀音仰面躺在地下面白如紙兩眼上翻形像雖是難看然不像是已經死了的模樣趙觀音的母親在旁哭得最是慘痛胡蘿葡看了這情形喝道

你們只管這樣哭甚麼他如何成了這種模樣趙觀音的母親見是女婿回來了方停了哭聲說道我女兒因知道你把小么兒在關帝廟上了刀山想起小么兒這樣漂亮的小夥子一下子就弄死了也覺得有些可惜因此他一個人睡不着你又回不來祇得要我做個伴兒他還對我淌了一陣眼淚說小么兒平日怎樣溫存可愛簡直比一個小姑娘還來得好就祇脾氣太硬了一點兒若是脾氣好的也不至這般慘死了他正在這樣對我說忽聽得大門咯嗒響了一聲我說是你回來了剛待叫人去開門他說不是你平日敲門的聲音話還沒說了祇見他張眼望著窗外臉上現出驚慌之色說道不好了周將軍拿大刀殺來了旋說旋做出慌急得不了神氣似乎想逃躲又無處可逃躲的模樣我雖沒看見甚麼然看了他這種神情也不由得非常害怕忙拉住他的衣袖說道不要驚嚇無端怕成這個樣子做甚麼呢他那裏聽我分說兩眼向房門外望着忽然雙膝跪下來一面叩頭一面舉手打着自己的嘴巴說道我該死我該死下次再不敢誣陷好人了我想多半是怨鬼來了也祇得跟着他跪下來哀求不料我纔跪下就覺得有一線快風削過他隨着這風大叫一聲身體仰後便倒四

肢都不動彈了我見已沒了鼻息方知是死了忍不住一哭他們多已睡了聽了我的哭聲纔起來胡蘿蔔看了這種情形聽了這些言語想起剛纔在門外所見的心裏始明白上了趙觀音的當活活的將一個親生好兒子處死了看趙觀音頸項上圍着一條紅線隱隱從皮膚中現出知道是遭了天戮也不能不悲傷痛哭胡蘿蔔自這樁事鬧出來之後一般人對於他往日精明幹練的聲譽都有些懷疑了尤其是他會裏的人多數不以他爲然嚴如松早有奪他地位之心得了這個機會便施出種種傾軋他的手段來胡蘿蔔遭了這種家庭變故於一切事都已心灰意懶沒原有興致與嚴如松爭奪的無如嚴如松逼他太甚逼得他氣忿起來單獨約嚴如松在成都郊外萬祿山比併嚴如松被胡蘿蔔一金錢鏢打中了左眼以爲嚴如松受了重創必然退敗誰知嚴如松毫不在意一伸食指連鏢帶眼珠挖了出來將一個血淋淋的眼珠往口裏一拋咽下肚中去了就拿這個金錢鏢還打胡蘿蔔雖沒打中要害然胡蘿蔔見嚴如松這般兇勇不由得胆寒祇得閃過一旁說道不用打了我自願讓你成名不過我有一句話對你說你得應允我方死不然且再打幾百合再說嚴如松道你有話儘

管說出來能應允的無不應允。胡蘿蔔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這是兩句千載不易的古話。我於今生不逢時。雖自負文才武略。無所用之。祇落得伏居草莽。稱一個化外之雄。聊自娛樂。已委屈我經綸匡濟之才不少。今復遭家庭變故。同類更不相容。仔細思量。尙有何面目有何生趣。但是我死後。你得將我葬在這萬綠山頂立碑。刊義士胡樂璞之墓七字碑上。不要年號。以明我不是清朝順民。生前不奉其正朔。死後更不可污我。你依得依不得。嚴如松道。這可包在我身上。辦好好字。纔說出口。胡蘿蔔已仰面而倒。胸前血噴數尺。原來已用利刃自殺了。嚴如松聽了他臨死的這番言語。又見他自殺得如此爽快。不知不覺的感傷起來。撫屍痛哭。隨卽拿出許多錢來。替胡蘿蔔經營喪葬。至今義士胡樂璞之墓。尙在萬綠山中。嚴如松繼續他的地位。草莽勢力更加擴大了。不過官府對於會黨也剿辦得比前加嚴了。陸繩祖蓄志要報父仇。一面秘密蒐討軍實。那時最難得的法國十三響無烟槍。陸繩祖已前後購了六百多枝。大炮也購了七八尊。一面謁誠延納四方豪傑之士。聽說嚴如松的膽識才略。都了不得。就設法羅致嚴如松也。因官府防範得緊。無可展布。正希望有一處英雄用武之地。所以

最初投到陸繩祖部下。常言惟英雄能識英雄。陸繩祖一見嚴如松，真有魚水之樂。一切軍事都聽憑嚴如松的調度。胡慶魁原與嚴如松是好友。嚴如松去投陸繩祖，也是胡慶魁從旁慫恿的。等到李曠等人來投奔時，嚴如松已與謝長霖、張如海等打過好幾仗了。以嚴如松之勇敢善戰，加以犀利無比的槍炮，應該很容易的將四土司掃滅。實際却不然。爐鐵糧子與鼙鼓三家村兩處地方在前面說過的，都是天然的奇險。加以四土司聯絡一氣，攻擊一處，那三處都來救援。每處一出兵，就是三四十萬。漫山遍野而來，銳不可當。鎗砲雖不及陸繩祖這邊的厲害，然土式鎗砲也能抵禦。嚴如松所打過的幾仗，僅能使四土司下的蠻子多所死傷，而自已手下的蠻子也得死傷不少。一次圍攻爐鐵糧子，圍了三四個月，每夜還聽得裏面有高歌玩笑之聲，與太平盛世無異。嚴如松纔知道久圍無益，徒然疲勞了自家的軍隊，祇得自行解圍。率隊回來，陸繩祖見報不了父仇，祇急得每日到父親墳上去叩拜禱祝，仍感覺少了帮手。所以李曠張必成等來投陸繩祖，接了如獲至寶。蠻兵打仗照例是勝則所向無前，銳不可當。追逐起敵人來，無所謂隊伍步伐，各自爭先。恐後大吼一聲，打起敗仗來也是一般的。

亂跑。常有因前面的蠻兵逃的太慢的後面又有追兵趕來就動手將前面的蠻兵打死倒地從身上踐踏過去逃跑酋長或土司的號令到此時毫無效力了李曠等所帶來的衆兄弟都是久經戰鬥的勁旅在落草的時候與有紀律的官軍抵敵尙能一以當十與這種烏合的蠻子打起來自然更有把握了李曠等初到陸繩祖便召集手下各頭目開了一個會議商量攻打爐鐵糧子的方略李曠道我等初來愧無進見之禮應該由我等率領同來的衆兄弟去打先鋒不過我等既係初來地方情形太不熟悉須請多挑嚮導兵引路嚴如松說道李大哥不知道這爐鐵糧子地方的形勢儘管地方情形熟悉的人也不容易攻打但是這回有李大哥所帶的衆兄弟來了却是一個攻打爐鐵糧子的好機會兄弟多挑選精幹的兵交李大哥做嚮導仗李大哥的威風能攻上爐鐵糧子自是如天之福再好沒有的了萬一張如海那賊子竟能堅守李大哥可教衆兄弟裝出極疲勞的樣子來隨地解甲躺臥一面高聲辱罵務必把敵人引出營壘李大哥可率衆且戰且走兄弟自有埋伏等候他們追來李曠見嚴如松的本領甚高兼有謀略心裏也就很佩服出來對自己的衆兄弟說道我們投奔到這裏來

不是爲容身餬口。乃是打算在這地方幹一番事業。立一個子孫永寶的基礎。此番是第一次出陣。須大家努力。顯點兒好身手。給人瞧瞧。衆兄弟轟雷也似的答應。次日嚴如松挑選了嚮導兵來。李曠卽日率領衆兄弟向爐鐵糧子出發。張如海早已得着陸緇祖來攻的探報。一方面準備抵敵。一方面派人向謝長霖嶺漢賓等求援。李曠既抵爐鐵糧子。一看地勢。這般險峻。暗想。怪道嚴如松說儘管地方情形熟悉。也不容易攻打。似這種巉巖削壁。休說人不能上去。說是砲也射不上去。看正面雖有一條四五尺寬的石路。祇是盤旋曲折。約隔數十步。卽用巨石築成一所與城樓相似的礮壘。下邊有門可容自家的兵隊出入。上邊也有雉堞模樣的炮眼。每一個礮壘上有百數十人把守。要從正面上去。非將上下十多個礮壘一個個完全攻破。便是插翅也不能飛上去。而看那十多個礮壘的地位。因山路盤旋曲折的緣故。東一座西一座。如幾點梅花。第一座被攻擊時。第二三四五座都可救應。上頂上旗幟飄揚。各礮壘中的蠻兵都現出安閒自在的神氣。李曠看了這種情形。明知攻也無益。祇是旣自告奮勇來打。先鋒不能不攻打一番。試試敵人防守的力量。遂下令猛衝上去。他手下的衆兄弟多是落

草多年最慣翻山越嶺的一聲吆喝就衝上了第一礮壘底下守礮的蠻兵都不動聲色直待搶先衝上的已迫近了礮壘纔聽得一聲梆響矢石齊下祇見搶先衝上的紛紛翻跌下來有登時斷送了性命的有跌得皮破血流的先上的既不死便傷在後面的就不免有些胆怯李曠看了這情形想起前半世英名後半世事業不由得對鄒五張必成等武藝高強的頭目大呼道這種地方非我等親自上前打去就惟有休兵同去不可自送了小兄弟性命李曠話未說了張必成已左手挽着藤牌右手握着長刀虎吼了一聲不怕死的隨我來吼罷卽舞着藤牌向礮壘衝去衆頭目平日各人有各人慣使的兵器這時爲要遮蔽矢石也都改舞藤牌喝令衆兄弟跟隨衝上鄒五的輕身武藝在一般頭目之上能在樹頭上行走能携衣跑過數十丈寬的河面僅鞋底上略沾水澤此時他也舞動藤牌隨着李曠之後往山上衝去張必成獨自向先矢石着在旋轉不定的藤牌上都飄到四周去了祇是全仗藤牌護住頭頂欲躡上礮壘勢非揭開藤牌抬頭仰觀不能着力這是蹤跳功夫無論如何高妙的人也逃不出這公例但是藤牌一揭矢石如雨點打下無從閃避張必成身上已看了好幾個石子幸賴身

體結實。雖挨着幾下也還受得了。鄒五見張必成不能上礮。自知若衝到了礮下。必也一般的不能抬頭。遂從礮旁十來丈遠。近地方就進足氣功。身體凌空向礮上飛去。守礮的見有人懸空而來。不由不嚇得手慌脚亂。大家將視線都移到鄒五身上。矢石也都爭着向鄒五發來。既在手慌脚亂之際。發出的矢石便不能如平時準確。轉眼之間。鄒五已上了礮壘。揮刀如斬瓜截菜。衆蠻兵還待抵敵礮下的張必成等。乘礮上矢石齊向鄒五的機會。已接二連三的踴躍上礮。這些頭目正如出山的大蟲。百數十個守礮的蠻兵被一陣斬殺得乾淨。不曾生逃出一個。第二三四個礮上的守兵。雖也用鎗砲。矢石極力救援。奈已來不及了。第一礮既經佔領。即時繼續攻擊。第二礮因衆頭目都擅長。蹤跳蠻兵眼中。從來不曾見過這種高飛十多丈的本領。不免有些膽寒。當初安閒自在的神氣。都變成驚慌失措的樣子了。李曠等一口氣奪了三個礮壘。手下的衆兄弟祇能攀岩而上。不用說攻擊。就是追隨也追隨不上。李曠得了第三個礮壘。卽對鄒五等頭目說道。我們是這般攻上去。仍非上策。因爲究竟人數太少。萬一陷身重圍。追悔不及。我聽說張如海是一個能謀善戰的人在四土司中爲第一個刁狡兇頑。

的試着我們連奪了他三個礮壘殺死了四五百蠻兵山頂上的兵都行所無事的樣子。摸手作壁上觀可知他必有準備等待我們猛攻上去張必成嚷道我等自告奮勇來打先鋒於今一口氣奪了他三個礮壘正宜乘這一股銳氣直衝上去無端是這般自己嚇自己又如何能攻得上呢李曠搖頭道不是這般說法我當出發的時候何嘗不是打算捨命將爐鐵糧子攻下來做進見之禮嚴如松說出不容易攻打的話我口裏不說心裏尚不以爲然及至看了這地方的形勢纔知道嚴如松是親身攻打過這山頭的我們於今各人使盡平生的能耐未嘗不可以多奪礮壘老弟要知道這爐鐵糧子不是十多個礮壘難打難在奪得了不能立足張如海既是能謀善戰眼見我們連奪三礮却仍不動聲色其心中有恃無恐可知嚴如松教我們引敵入下山他自有埋伏我們自己的人力不多犯不着受無益的損傷我已決計退下去張必成道難道我們勞神費力奪來的三個礮壘都不要了嗎李曠道自然不要了不過就這們退下去張如海是個多謀之人見我們得勝了反退下去必疑心我們是誘敵之計不見得肯追趕下來然也沒法且等嚴如松的大軍到了再商量攻擊之法張必成不能違

拗祇得望着李曠高聲對攀緣而上的兵士下令退到山底。這號令一傳出衆兵士立時潮一般的退下山上的蠻兵看了果然一步也不追趕。李曠等已將營盤紮定。方有蠻兵移下第一二三個礮壘來。照舊把守。李曠教衆兵士解甲委地。潑口向山上辱罵山上的蠻兵。雖也露出忿怒的神氣。但張如海沒有號令下山。都不敢下山交戰。李曠正在思量如何誘敵之計。忽有個探兵急匆匆來報。鞞鼓三家村的謝長霖帶領了三百名種兒惡的生蠻如風馳電掣的從西殺來了。還有十萬淺山蠻兵隨後就到。因謝長霖得了張如海告急求援的信。以爲爐鐵糧子被圍攻甚急。惟恐大軍來遲了。援救不及。所以先率領三百名生蠻晝夜兼程趕來。這三百名生蠻是謝長霖親身在阿俟支徒部下揀選得來的一個個比虎豹還兇狠得厲害。每次臨陣的時候。抓住了敵兵多是一手握住一條腿。往兩旁一分便撕成兩片。隨手取出心肝。就吃着。着的人無不胆戰心寒。李曠問謝長霖的兵離此還有幾里。這一路地形如何。探兵道。照他們那樣飛跑於今。離這裏大約至多不過十里。李曠急忙分了五百名精壯自己。和鄭五各領二百五十名去迎戰。謝長霖留張必成及衆頭目在此依舊挑戰。臨行叮囑張必成道。

嚴如松定計是教我們來挑戰。引張如海下山追趕張如海。狡獪必不肯輕易下山。於今謝長霖既有兵來。我們分兵前去迎敵。張如海那厮在山頭上。必看得分明。他要與謝長霖兩下夾攻我們。我分兵走後也必衝殺下山。老弟略戰一陣。就退務必將他引到十里以外。嚴如松自有接應的兵來。祇要能將張如海引到十里之外。就不干我們的事了。張必成答應。知道李鄭二人匆匆率了五百名精壯。纔奔馳了二三十里。祇見路旁一帶石壁。望去足有一里路長。短石壁高低不一。高的有三四丈。最低處也有一丈多。李曠喜向鄭五道。這地方是天生成給我們埋伏的。所在即時下令。每人將兵器插在背下。騰出兩手來。各人盡各人的力量。搬取岩石。奔到石壁頂上去。一字兒排列着。伏在石壁沿邊。剛埋伏停當。謝長霖已率領二百名生蠻。風一般的着地捲將過來了。一面紅色青緣的三角形大旗。在前二百人鴉雀無聲。祇顧低頭疾走。李曠鄭五一聲暗號。大小石塊如驟雨打下來。不及閃躲。已死傷一半了。謝長霖生得特別的奇形怪狀。手中的兵器也比一般生蠻特別是一條三丈多長。茶杯粗細的大木鎗。鎗尖雪亮。有三尺來長。與一把長劍相似。鎗纓尤格外長。大五百人一落眼都能看出是謝長霖。

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各人自然多將石塊對準謝長霖打去那裏知道打在他身上他真個如尋常人弄了幾點雨在身上一般不慌不忙的抬頭看了一看石塊打在他臉上他連眼也不霎一霎祇揮動長鎗教生蠻向左邊避開自己仍抬頭向石壁上看好像是察看石壁上有多少人馬看過幾眼之後祇見對未死傷的生蠻說了幾句話也聽不出說的甚麼說畢一聲怪叫獨自當先三四丈高的石壁也不蹤跳也不攀緣就和平常人上山的一樣很快的幾步就跑了上來鎗尖閃閃而動儘管李鄭所帶的都是久經戰陣的兵然一碰着鎗尖就挑草把相似挑在那些兵在空中飛舞跌下來時不是腦漿迸裂便是四肢折斷未死傷的百來個生蠻也都舞動手中短刀一個個昂頭挺胸的跑上石壁那一帶石壁不論高低都是光溜溜與刀截的無異不知生蠻怎的能一步步跑去衆兵士見謝長霖這們厲害不由得不害怕李曠看這情形祇得喝令四個人對付一個生蠻敢逃跑者斬自己和鄭五抵敵謝長霖謝長霖的那條鎗雖是厲害然遇着鄭李二人却是遇了對手鎗尖下下落了空再也挑刺不着祇氣得謝長霖暴跳攢下了鎗赤手空拳的與鄭李對打在謝長霖以爲鎗長了祇宜

於衝鋒陷陣。單獨對打。不靈捷。赤手空拳。倒可以顯得出自己的本領。那知正合了鄭李二人的心願。鄭李二人使的是短兵器。謝長霖的鎗法神妙。交手了幾十個回合。雖遮隔得鎗尖不能近身。然也不能破長鎗殺進去。今見謝長霖自行把長鎗攢了。不覺精神陡長。一刀緊似一刀的逼過去。謝長霖全仗騰挪躲閃。又支持了十來合。偶然回顧自己帶來的生蠻。又被劈死一大半了。心裏禁不住一急。鄭李二人都非尋常本領。稍一分神。李曠已一刀蓋頭劈去。謝長霖急低頭讓時。那裏來得及紅頭髮連頭皮削去了一大塊。謝長霖渾身的皮膚都粗硬。不怕刀斧。惟有頭皮因頭髮遮護了。不能練得和身上一般粗硬。所以被李曠一刀削落了一片髮根。雖未傷到頭骨。但已血流被面。不敢戀戰。低頭拾起長槍。就跑跟着逃跑了。的生蠻不過二三十人。李鄭手下死傷的也有七八十人。檢點各兵士使用的刀鎗。竟有一半被生蠻的刀削斷了。拾起死傷生蠻遺棄的刀看時。長多不過三尺。形式極笨。刀背厚過一寸。寬有三四寸。每把最重的有二十多斤。最輕的也有十多斤。據嚮導兵說。生蠻身邊最貴重的東西。就是這們一把刀。一生也沒有旁的學業。就祇練的刀法。有練到極好的。能將一個斗大的木圓。

球用力向空中一拋。然後持刀等待木球落下來。仰面一刀劈去。木球仍被劈拋向空中。而着刀之處已被削掉了一片。再落下。再劈。木球始終在空中。上下然越劈越小。刀或橫劈去。或直劈去。或斜劈去。木球雖漸次劈小。然總不失其圓形。直劈到斗大的木球。都成爲木屑飛散。生蠻中具這種絕技的不少。不過都是年紀老由一生苦練得來的。少年生蠻沒有這種本領。祇所使用的刀。老少沒有分別。多一般的鋒利。李鄭二人知道這種刀難得。教兵士拾起那一百多把刀。大家正待休息。一會忽隱隱聽得東南方鎗砲聲和喊殺聲大作。李曠點頭笑道。如是張如海率兵趕下山。與嚴如松的兵大戰。喜得我們已把謝長霖殺退了。沒有西顧之憂。趕快回爐。鐵糧子殺敵去。鄭五道現成有一百六七十套生蠻的衣服兵器。在此我們何不假裝生蠻殺上去。使張如海認做救兵。不加防備。豈不可以殺他一個痛快。李曠連忙稱贊道。妙極了。妙極了。當卽把死傷生蠻的衣甲都剝了下來。命兵士改裝了。提著蠻刀。非到切近決看。不出是假裝的。揀了一個氣力大的兵。擎起那面三角大旗。當先引路。鄭李混雜其中。奔回爐。鐵糧子二三里路轉瞬。卽到祇見張如海的兵。正被嚴如松的兵殺得大敗。而回遠遠的看。

見謝長霖的三角旗與許多蠻兵飛奔前來知道救兵到了雄心復起登時把號令部下再回頭奮勇迎敵張如海部下的兵都認識謝長霖的旗幟這種三角大旗所到之處就是謝長霖親身所在之處做夢也沒人能想到戰無不勝的謝長霖居然有人能將他殺敗奪了他的旗幟衣服來假冒既都以爲救兵到了自然回身反攻嚴如松的追兵又接着混戰張如海帶了幾十名護衛上前迎接謝長霖不提防蠻兵奔到跟前舉刀便砍張如海護衛的兵士還祇道是蠻兵認錯了人連忙大聲呼喚錯了張如海畢竟精明些卽下令對殺無奈衆寡不敵兵心又已慌亂祇被殺得大敗奔逃回身迎敵的張如海部下被李曠和嚴如松兩面夾攻殺得七零八落逃上爐鐵糧子的不過十之三四這樣一來張如海祇緊守山頭一面派人向各處求援不敢再下山迎戰了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張必成計取三家村 嚴如松混戰兩土司

話說嚴如松大獲勝利極口稱贊李曠等能幹李曠道謝長霖雖暫時殺退了然他這回致敗之由是因他過於自恃僅率領二百名生蠻前來解圍所以落了我們的圈套

若他統率大隊前來我等兵少分之則力弱便不見得能抵禦得住據探告謝長霖的大隊已跟隨他出發了他性急親自率領二百名蠻兵日夜兼程而進所以先到他被打敗回去他這種一勇之夫必不就此甘休他回頭迎着大隊仍得率領前來的依我的愚見謝長霖既親率大軍來救爐鐵糧子他擊鼓三家村的防備必然空虛我等何不悄悄的分一枝精銳之兵繞道去襲取擊鼓三家村呢這裏還是照舊攻打不可露出分兵的形跡來張如海此刻的兵力薄弱必不敢出戰緊守以待各方的援救我們若能悄悄的將擊鼓三家村襲下來謝長霖欲歸無路以後就少一個勁敵了嚴如松聽了連說此計甚好然這種重任仍非李大哥哥親去不可不過李大哥哥初到這地方來不久對於這地方情形還不甚熟悉兄弟不能不說明白使李大哥哥此去好存心提防着擊鼓三家村東靠爐鐵糧子西靠寨子嶺漢賓的土司衙門就在鐵寨子地方謝長霖雖離了擊鼓三家村然他們四土司是素來有結合的李大哥哥去打擊鼓三家村須分一枝兵防備西面的嶺漢賓出兵抄襲後路說時從袖中取出一卷地圖來展開指給李曠看李曠細看了一遍笑道大哥部下有生蠻請挑二百名給我謝長霖與張

如海的交情最厚。所以聽得張如海被圍求救來不及。等大隊同行自恃驍勇。率二百名生蠻來救。於今被殺敗回。去我料他決不肯回到。擊鼓三家村去。在半途遇着大隊。必率領兼程而來。我手下盡是漢人裝生蠻。不能答話。祇要大哥派二百名生蠻給我。我有謝長霖手下的生蠻衣服和兵器。就假裝殺敗了的生蠻。趁黃昏時候直奔鐵寨。子聲言謝長霖兵敗求援。逆料不至爲嶺漢賓察覺。嚴如松道此計騙嶺漢賓則可。騙張如海難聽。憑李大哥斟酌去辦。罷隨卽挑選了二百名生蠻歸李曠調度。李曠便帶領多年共患難的二千多兵士。並鄭五張必成等頭目。教二百假裝的生蠻在前一同抄小路向擊鼓三家村殺去。因恐在大路上遇着謝長霖的大隊。所以抄山僻小路走到一條分叉路口。李曠對鄭五說道。我兩人還是帶五百名兄弟。並二百名生蠻向西去襲鐵寨。子張必成兄弟率全隊去打擊鼓三家村。謝長霖既已傾巢而出。攻打想必不難。當下分兵兩路。張李二人各自領着前進。張必成走了一會向急猴子張四說道。謝長霖既不在擊鼓三家村。他部下能戰的熟夷必已十九開向爐鐵糞子去了。嶺漢賓的援兵又有李大哥去對付我們。此去苦攻打一座空寨也攻不下來。未免太對不

起。人。了。張。四。道。我。曾。問。嚮。導。兵。說。擊。鼓。三。家。村。的。土。司。衙。門。建。築。在。平。陽。之。地。周。圍。一。丈。多。高。的。石。城。上。有。五。座。十。分。堅。固。的。石。礮。礮。上。架。有。大。炮。守。礮。的。兵。日。夜。輪。流。不。息。遠。望。數。里。沒。有。遮。礙。我。們。的。兵。去。還。在。離。城。數。里。之。外。便。能。看。的。明。明。白。白。開。炮。使。我。們。不。能。近。城。張。必。成。道。礮。祇。能。打。遠。不。能。打。近。我。們。乘。黑。夜。偷。偷。的。進。攻。守。礮。的。兵。不。見。得。能。看。見。就。看。見。也。離。城。不。遠。了。好。在。我。等。兄。弟。身。邊。都。有。繩。梯。僅。有。丈。多。高。的。石。城。便。不。用。繩。梯。能。蹤。跳。上。去。的。也。多。二。張。率。領。隊。伍。翻。山。越。山。不。止。一。日。這。日。行。到。離。擊。鼓。三。家。村。四。五。十。里。地。張。必。成。令。紮。營。休。息。親。自。帶。了。一。個。嚮。導。兵。假。裝。熟。夷。到。擊。鼓。三。家。村。附。近。踏。看。黃。昏。以。後。纔。率。領。隊。伍。前。進。半。夜。迫。近。城。根。蠻。兵。畢。竟。沒。有。謀。略。毫。無。防。備。能。蹤。跳。的。跳。上。城。頭。不。能。跳。的。用。繩。梯。緣。上。城。頭。一。聲。喊。殺。蠻。兵。多。從。夢。中。驚。起。都。來。不。及。抵。抗。就。做。了。刀。下。之。鬼。城。裏。也。有。二。三。千。守。兵。因。在。半。夜。不。知。有。多。少。敵。兵。強。壯。的。衝。城。而。出。老。弱。的。多。被。亂。刀。殺。死。直。殺。到。天。明。城。上。城。下。的。屍。橫。遍。地。擊。鼓。三。家。村。的。土。司。衙。門。就。此。被。張。必。成。佔。領。了。一。面。派。人。去。鐵。寨。子。爐。鐵。糧。子。給。李。曠。嚴。如。松。送。信。一。面。派。人。探。聽。謝。長。霖。往。救。張。如。海。的。勝。負。派。的。人。分。途。去。後。張。必。成。說。

道三家村雖然乘虛佔據了。祇是逃出城去的熟蠻不少。必去給謝長霖送信。謝長霖聽說自己的巢穴有失。斷無不回兵來和我拚命之理。我們的兵力太薄。如何能當謝長霖十萬之衆呢。如果被奪回去。我們豈非白受苦。所望嚴如松能將謝長霖的兵殺敗。不然就望李大哥趕緊到這裏來。幫同固守。就祇我們這一千多人。一被謝長霖回兵圍困。插翅也難飛去了。爲今之計。我且分兵一千紮駐城外。就去爐鐵糧子的大路上擇險要之地埋伏。二三百人。謝長霖不知我等虛實。若在黑夜遇伏。必然驚潰。卽不然也得將他的蠻兵截爲兩斷。使他首尾不能相應。如果我在城外之兵因衆寡不敵被他衝擊過來。你也用不着死守孤城。徒然死傷自家兄弟。趕緊在城內各處放火。最好燒他一個精光。僅留一座空城。就讓他奪回去也毫無所用。張四道放火。我們的本行買賣這一座斗大的城池。頃刻就可以變爲瓦礫之場。張必成隨卽分了一千名兵士帶到城外分據三處險要之地埋伏了。張必成等在落草爲寇的時候。無時不與官軍對壘。總是以少勝多。因爲這些頭目兵士都是會在陳廣德手下受過訓練的人。加以多年的戰場經驗。每遇交鋒。皆能人自爲戰。頭目調遣指揮異常容易。這

種精練之卒與不曾受過軍事訓練的蠻兵對陣自然無處不佔着便宜且說謝長霖自被李鄭二人殺得大敗虧輸之後祇得率領敗殘的生蠻仍向歸途飛跑遇着自己大隊果然不回鞏鼓三家村就率着這十多萬熟蠻再再勇氣向爐鐵糧子殺奔前來奔到前次遇敵的石壁下不敢再冒昧前進親自帶了數千蠻兵抄到石壁上搜索一番不見有一個兵埋伏祇見自己手下的百多名生蠻都赤身露體的死在地下無人收屍每一個屍體上都是傷痕無數可見當時數人圍攻一人的厲害謝長霖看了心裏好生難過本想命部下將這些屍體葬埋無奈耳聽得爐鐵糧子鎗砲聲與喊殺之聲正在驚天動地謝長霖是從來服從張如海的心裏惟恐爐鐵糧子有失張如海受了危險急欲率隊前去解圍遂不顧這些屍體奮勇殺上前去嚴如松也能用兵得探報知道謝長霖率大軍來了卽下令攻山的兵暫退數里讓一條道路給謝長霖上山謝長霖不知是計以爲嚴如松不敢交鋒逕直衝上山去山上守兵見這番確是謝長霖的救兵到了都興高采烈的放蠻兵上山嚴如松見謝長霖的兵上山去了隨派了五千悍卒三百桿十三響快鎗在謝長霖歸途上埋伏謝長霖上山與張如海相見訴

說半途遇伏的情形。張如海聽罷，卽蹀脚說道：「壞了，壞了，老弟傾全力來救我，不怕敵人分兵去襲，擊鼓三家村嗎？這回陸繩祖不知從那裏請來這些幫手，都是深曉兵法，能征慣戰之人。老弟傾全力到這裏來，他們若不會探聽確實，也不至僅派數百人在石壁上埋伏。其所以老弟第一次帶二百人來，遇了埋伏，這次帶大軍來，他們不但不埋伏，却讓路給老弟上山，可知他們是計定而行的。我因在山頭上望見他們後邊的軍隊紛紛向西移動，料知是老弟的救兵到了，他們得報後，分兵堵截，故督隊衝下山去。打算接應老弟，不料老弟過於輕敵，僅率二百人前來，二人將老弟殺退，却假裝老弟手下的兵來襲我。後路敵人中原有一部漢兵，十分耐戰。初次來攻，曾被奪去礮壘三座，忽然不攻自退。我已着慮，其中必有詭計。近日前來攻山的不見那些漢兵的影兒。照這樣情形推測起來，他們不是乘虛去襲，擊鼓三家村，是到那裏去了呢？謝長霖聽了，怔了一怔，說道：「不要緊，不要緊，我動身的時候，曾到鐵寨子與嶺漢賓商量，請他着意防備，我也留了三千多人守城，談何容易，就能襲取嶺漢賓。本來也要派兵到這裏來的。祇因我帶了這多的兵來，他就爲怕敵人乘虛而至，所以按兵不動。有嶺漢

賓在鐵寨子地形不熟的漢兵怕他做甚麼張如海搖頭道不能嶺漢賓不是這回敵
 人的對手倒是陸繩祖那小子親自出馬不過一勇之夫很好對付這回嚴如松所帶
 來的這些人物人人都有些本領若是尋常帶兵打仗的武官見已奪得了三座礮壘
 豈肯無故又退下去必然再接再厲的向上攻打我那時已準備了讓他攻上來等到
 他們已攻上第六七座礮壘時候你們的救兵已近山下然後以全力衝下山來兩面
 夾攻不怕他攻山的兵不全軍覆沒用兵之道不能捨則不能取他們無端將已奪得
 的礮壘不要便不能看他們為尋常之輩謝長霖道既是如此我們何不趁這時衝下
 山去與嚴如松一決雌雄將嚴如松殺退了即算有敵人去襲我的鞏鼓三家村一得
 嚴如松打了敗仗的消息自然得將兵撤退張如海思量了一會說道下山去廝殺一
 陣也使得不過陸繩祖這廝志不在小招納了這許多人物又有從外國辦來的利器
 我們若仍照幾年前打仗的方法一味與他們硬拚是萬分使不得的我在幾日前已
 打發人去大木算給阿侯支徒送信求他帶兵來助我一戰此時祇能與嚴如松廝殺
 一陣就勝了也不可窮追老弟還是回兵去救鞏鼓三家村要緊我這裏祇等阿侯支

徒一到就約期與嚴如松決戰。此後老弟須牢牢記着。雖出兵救人自己不能不先固根本。這獨眼龍詭計多端不好對付。謝長霖道：「大哥也太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的威風了。」量他陸繩祖這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我們四股人對付他一股也就長着三頭六臂，我們也不怕他。我們十三響的鎗分開來，雖不及他那們多，四股合起來也不少。於今就下山去。我一人當先殺他們一個片甲不留，也使他們知道我姓謝的厲害。張如海明知謝長霖是個渾人，從來打仗是一人當先所向披靡，因此他不相信有本領比他再高的人。這種性質的人祇能受人恭維，不能聽人恭維。旁人的便不再說下去。謝長霖已向自家的兵發號令下山衝殺敵人。張如海祇得也派兵助戰。山上有兵調動，山下的嚴如松也看得分明。料知衝下山來必有一番廝殺。急將自己的兵分爲三部：中部由自己率領，後退左右兩部向左右分退。相約以連珠信砲爲號。若聽得中部的連珠砲響，卽回身仍殺上去。謝長霖見山下的兵又已開始後退，那肯遲疑。獨自挺鎗當先率領十萬兇神惡煞一般的蠻兵，漫山遍野的如潮滾下，祇顧前追，沒提防嚴如松的兵有兩部向左右分退，一口氣追了數里。嚴如松退到相當地點，已嚴陣以

待也是獨自挺鎗立在一座橋頭等待謝長霖到來廝殺謝長霖草鞋赤脚奔走如風捲浮雲轉眼便到嚴如松將鎗往橋頭一豎從容抱拳向謝長霖笑道久聞將軍英勇蓋世恨山川阻隔不得一見顏色今日相逢却又不幸在兩軍陣前然不敢不略爲退讓以表欽仰之意將軍不諒窮追至此請問意欲何爲謝長霖雖是一個渾人然見人家有禮也祇好倚鎗拱手相還答道我與張如海土司是生死之交他有難我理應來救你能退兵不打爐鐵糧子我也就撤兵回聲鼓三家村去嚴如松道你與張如海是生死之交張如海有難你應來救然則你有難張如海能救你麼謝長霖道我能救他自然也能救我嚴如松冷笑道祇怕未必你知道你的聲鼓三家村早已被我分兵去佔領了麼謝長霖怒道休得胡說鐵寨子有嶺漢賓他決不肯放你手下的兵過去來來且刺殺了你再說說罷一抖手中長鎗直向橋頭上刺來嚴如松不慌不忙的舉鎗架格兩條鎗忽上忽下各不相讓彷彿兩條神龍在半空中天嬌謝長霖初逢敵手越戰越抖擻精神嚴如松久聞謝長霖能戰之名也有意就這一戰看看謝長霖的能耐將平生看家的本領都使了出來兩人一來一往約走了二百多回合尙兀自不

分勝負。謝長霖戰得性起，拔地跳出圈子來，說道：「且慢！我們脫了衣服，再戰三百合。」嚴如松道：「你要脫衣服，儘管去脫了衣服，再來我用不着脫衣服。」謝長霖飛也似的跑回隊中。謝長霖素來歡喜赤膊上陣，這回因來不及脫衣服，所以臨時跳出圈子跑回隊去。不料剛回到隊中，鞞鼓三家村裏逃出來的熟夷已趕到這裏，報信因見謝長霖正和嚴如松酣戰，不敢上前報告。此時便一五一十把鞞鼓三家村失守的情形說了，祇氣得謝長霖暴跳如雷，咬牙切齒的痛恨陸繩祖和嚴如松，也不說甚麼，急脫了上身衣服，挺鎗又飛奔出陣，嚴如松雖祇有一隻眼睛，但這一隻眼的神光滿足，看見謝長霖回身出來的臉色，神情大變，大有安排拚個你死我活的氣概。卽吩咐手下的人放起信砲來，信砲一響，洋鎗隊同時開鎗向敵人打去，嚴如松舉鎗往兩邊一揮，大吼一聲，殺上去。兩軍登時混戰起來，謝長霖雖是心裏忿恨，却也不敢戀戰，祇得率隊且戰且走。不料左右忽有兩枝兵殺出，將謝軍圍在當中，虧得張如海派兵來救，纔能突圍而出。然部下的兵已死傷大半了。謝長霖急欲回兵去救鞞鼓三家村，張如海道：「此時去不得。」陸繩祖手下的兵將今非昔比，多有善能用兵之人，現在襲取鞞鼓三家村的

人明知老弟在此得信必回兵去救沿途定有埋伏老弟性急只知道一往直前他們準備了圈套只等老弟前去如今萬分冒昧不得城池既已被他們佔據了遲也是奪回早也是奪回不可性躁再中他們的奸計謝長霖急得躁脚道我的巢穴部被他們佔去了難道還不趕緊回去與他們拚一拚嗎張如海道老弟爲救我吃這們大的虧我豈有不竭力設法替老弟出氣之理祇是事已至此我們的舉動更須謹慎你依我的我自自辦法謝長霖無可奈何不得不聽張如海的話祇得仍上爐鐵糧子幫同張如海固守山頭張如海多派精幹之卒分途去探聽擊鼓三家村及鐵寨子的情形並搜查路上有無埋伏數日之後阿侯支徒帶領十多萬生蠻前來助戰張謝二土司迎接款待不消說得阿侯支徒此時已有六十歲了還能使動三丈六尺長的大木鎗他手下數十萬生蠻上陣也都是腰懸短刀手執長鎗所以漢人及熟蠻都稱他這一部蠻子爲大木算阿侯支徒一生戰無不勝與他轄境相連的八切家落烏家阿祿馬家等平日也是極兇悍的都被阿侯支徒征服了因此不論深山夷淺山夷沒有不畏懼阿侯家的八切家的頭目名叫八切吉黑相傳爲蜀漢時孟優的後人阿侯支徒爲孟

獲的後人兩人如仇敵的打了好幾年八切吉黑畢竟打不過阿侯支徒一切的事多得聽阿侯支徒的號令這些蠻子至今還極信服諸葛武侯諸葛武侯當日南征回師的時候會刻石立了一塊碑在那裏蠻子相傳當武侯立碑之日說了一句碑倒蠻絕的話於是一般蠻子都兢兢業業的怕這塊碑倒下來凡有蠻子走這碑前經過必拾一顆石子投在碑下想用石子擁護這塊碑使之不倒年歲愈久所投的石子愈多至今已成了一座石山將碑埋在底下不知有若干深了被阿侯支徒征服了的各家蠻子每年得孝敬牛羊糧食蠻子求蠻子出兵援救也是以牛羊糧食爲出兵的代價張如海求阿侯支徒來助戰送了阿侯家六百頭牛一千頭羊還有不少的糧食因有這們隆重的禮物所以阿侯支徒親自率兵來助戰阿侯支徒到後纔休息了一日派去各方探消息的人便回報說鐵寨子的嶺漢賓因見謝長霖傾全力來救爐鐵糧子擊鼓三家村的守備太空虛了所以不敢遠離鐵寨子祇是這日黃昏時候忽有數百生蠻假裝謝土司部下兵敗前來求援賺開寨門便動手亂殺因在昏黑之際不知敵人確數多寡又在兩下混戰鎗砲矢石都不能用嶺漢賓親出抵敵身受重傷但是敵人

却。被。殺。退。了。於。今。由。嶺。漢。賓。的。兒。字。嶺。鎮。雲。率。領。部。下。兵。卒。死。守。鐵。寨。子。不。敢。出。戰。敵。人。也。未。再。來。攻。打。鞞。鼓。三。家。村。雖。已。被。敵。人。佔。據。祇。是。敵。人。多。半。駐。紮。城。外。由。鞞。鼓。三。家。村。通。爐。鐵。糧。子。大。路。有。敵。人。把。守。不。許。人。行。走。沿。途。想。必。是。有。埋。伏。張。如。海。得。了。這。種。報。告。卽。對。謝。長。霖。說。道。敵。人。乘。老。弟。全。軍。來。救。爐。鐵。糧。子。的。時。候。派。兵。暗。襲。鞞。鼓。三。家。村。並。派。兵。牽。制。嶺。漢。賓。都。是。意。中。之。事。不。過。敵。人。能。賺。開。鐵。寨。子。的。寨。門。使。嶺。漢。賓。受。傷。這。却。是。使。我。想。不。到。的。事。於。今。不。問。此。去。鞞。鼓。三。家。村。沿。途。有。沒。有。埋。伏。於。今。且。竭。力。全。力。把。嚴。如。松。擊。退。再。分。兵。兩。路。去。救。鞞。鼓。三。家。村。便。不。愁。此。刻。佔。據。鞞。鼓。三。家。村。的。人。不。全。軍。覆。沒。謝。長。霖。急。欲。回。兵。救。自。己。的。巢。穴。聽。了。張。如。海。這。話。覺。得。張。如。海。是。出。於。私。心。祇。想。解。爐。鐵。糧。子。之。圍。却。不。顧。人。家。的。巢。穴。已。被。敵。人。佔。據。謝。長。霖。是。一。個。渾。人。便。忍。不。住。生。氣。說。道。敵。人。剛。佔。據。我。的。地。方。一。切。防。守。的。佈。置。都。沒。停。當。急。回。兵。去。救。自。然。容。易。若。等。到。把。嚴。如。松。打。退。知。道。何。時。能。打。退。他。我。救。人。不。會。救。得。倒。害。得。我。無。家。可。歸。真。是。氣。死。我。了。說。罷。頓。足。號。哭。起。來。張。如。海。急。得。連。忙。說。道。老。弟。不。可。誤。會。了。我。的。意。思。老。弟。爲。來。救。我。以。致。鞞。鼓。三。家。村。爲。敵。人。襲。取。去。了。我。豈。是。無。心。

肝的人不急圖將擊鼓三家村奪回來交還老弟無奈這番與陸繩祖交戰不比前幾番前幾番祇有嚴如松一個人儘管他善用兵沒有好將官給他調遣所以還容易對付於今陸繩祖不知從何處請來了這一部軍隊比從來甯遠府會理州所有的官軍都厲害老弟就爲性急又不把敵人放在眼裏以致吃了這們大的虧若再魯莽萬一有失豈不更難挽救嚴如松不長着三頭三臂手下也不過十多萬人我們以三倍之衆安有不能將他擊退之理擊退了他我等沒有後顧之憂了奪回擊鼓三家村可謂易如反掌我這回在打仗的時候用法術雖也難免受譴祇是純爲自救不會仗着法術殺人或者不至受怎樣的嚴譴若依賴法術與敵人廝殺使用法術之人必難得好結果不問甚麼人學法術在未學之先當師傅的無不拿這話誥誡並須徒弟真心承諾當天發誓當師傅的方肯傳授大法這不是一件當要的事謝長霖問道何以白蓮教的人能隨時隨地使用法術呢張如海道白蓮教能成事麼有好結果麼老弟難道還疑心我有意縱敵不肯用法術解圍麼謝長霖低頭不做聲張如海這夜正與阿侯支徒商量對付嚴如松之策忽部下的蠻兵來報說謝長霖已率部從西邊偷下山去了

也。不。知。是。偷。劫。敵。人。營。寨。呢。還。是。回。擊。鼓。三。家。村。去。張。如。海。聽。了。拍。案。大。驚。道。不。好。了。
那。去。必。然。全。軍。覆。沒。回。來。謝。老。弟。不。聽。我。的。言。語。真。是。無。法。他。打。敗。仗。不。要。緊。以。後。沒。
有。他。與。我。齊。心。合。力。教。我。拿。甚。麼。大。將。去。對。付。嚴。如。松。呢。說。罷。臉。上。現。出。非。常。着。急。的。
樣。子。阿。侯。支。徒。說。道。我。情。願。率。我。的。部。下。跟。蹤。謝。土。司。前。去。如。果。他。在。半。途。遇。了。埋伏。
被。敵。兵。包。圍。我。包。管。救。他。出。來。本。來。我。們。擁。數。十。萬。兵。不。能。一。戰。任。憑。敵。人。將。鞞。鼓。三。
家。村。佔。據。又。不。能。去。救。也。無。怪。謝。土。司。忍。耐。不。住。張。如。海。道。謝。老。弟。性。情。暴。躁。祇。知。勇。
往。直。前。不。懂。用。兵。之。道。我。原。不。怪。他。不。能。忍。耐。但。是。你。是。會。戰。敗。周。達。五。生。擒。石。達。開。
的。人。應。該。明。白。用。兵。之。道。第。一。在。調。度。得。宜。不。全。仗。兵。多。將。勇。我。們。四。土。司。早。已。祭。告。
了。天。地。立。好。了。盟。誓。無。論。何。人。被。陸。繩。祖。攻。打。三。土。司。都。得。出。兵。去。救。共。同。禦。敵。的。所。
以。前。幾。次。嚴。如。松。率。兵。前。來。攻。打。爐。鐵。糧。子。我。立。時。通。告。三。土。司。白。摸。子。率。兵。從。東。邊。
殺。來。嶺。漢。賓。謝。長。霖。率。兵。從。西。方。和。西。南。方。殺。來。嚴。如。松。恐。陷。在。重。圍。中。全。軍。覆。沒。又。
無。力。分。兵。做。三。路。抵。禦。祇。得。不。待。三。土。司。兵。到。就。自。行。解。圍。而。退。直。待。三。土。司。的。兵。都。
駐。紮。在。山。下。嚴。如。松。纔。回。兵。來。劫。寨。三。土。司。手。下。被。殺。死。的。人。雖。不。少。然。嚴。軍。也。有。損。

傷相持數月。敵人始終得不着利益。自願罷兵。回去。這回我原打算將嚴如松擊退之。後合力進攻陸繩祖的。無奈嶺漢賓和白摸子得了通報。都遲遲不派兵來。謝老弟又過於性急。在半途遇了伏兵。銳氣大挫。嶺漢賓頓兵不來。反遭了敵人的騙身受重傷。爲今之計。惟有派舌辨之士。以利害去阿祿馬家。說白摸子嶺鎮雲。他們不圖自保。便罷欲圖自保。就非齊心合力來謀對付陸繩祖。沒有第二條生路。派去的人已有二三。日了。此刻還沒有回報。在白嶺二土司的兵未到以前。我惟有緊守出戰。必難獲勝。鞏鼓三家村被敵人佔據。姑無論我與謝老弟是生死至交。他又是爲救我出兵。以致後路空虛。爲敵人所乘。我憑天理人情。應該竭力幫他。將失地奪回。就以形勢而論。若聽憑敵人將鞏鼓三家村佔據。我爐鐵糧子。從此一日也不得安枕。豈非自取滅亡之道。謝老弟不能諒我苦心。并且胡猜亂想。以爲我祇圖自己解圍。不顧他的利害。就是白嶺二土司也與謝老弟同一見解。因二年來嚴如松不出兵。則已出兵。總是來攻打我。爐鐵糧子。我每次都得通告三土司來救。白嶺二土司便因此生心了。說連年打仗。所死傷的不少。都是爲來救我。殊不知這正是嚴如松的離間詭計。陸繩祖與我四土司。

一。般。的。仇。恨。其。中。有。何。厚。薄。因。見。我。們。四。土。司。齊。心。合。力。他。永。遠。沒。有。報。仇。之。望。旁。的。離。間。之。計。多。不。及。此。計。妥。當。所。以。嚴。如。松。不。攻。打。容。易。攻。下。的。阿。祿。馬。家。也。不。攻。打。鐵。寨。子。專。一。來。打。最。難。陷。落。的。爐。鐵。糧。子。明。知。白。嶺。二。土。司。屢。次。出。兵。救。我。所。有。死。傷。都。是。爲。救。我。死。傷。的。并。且。每。次。打。仗。嚴。如。松。對。白。嶺。二。土。司。的。部。下。攻。擊。得。格。外。厲。害。他。兩。部。受。的。損。失。也。獨。多。這。詭。計。早。已。被。我。窺。破。了。曾。對。白。嶺。二。土。司。說。明。無。奈。他。兩。人。心。裏。總。覺。得。嚴。如。松。專。打。爐。鐵。糧。子。是。和。我。的。仇。恨。比。他。們。深。他。們。既。如。此。存。心。教。我。也。沒。有。法。子。於。今。我。派。去。勸。白。嶺。二。土。司。的。人。還。沒。有。回。來。謝。老。弟。又。有。這。番。舉。動。我。雖。明。知。此。去。兇。多。吉。少。也。不。能。不。冒。險。去。救。他。老。兄。既。願。意。率。兵。前。去。是。再。好。沒。有。的。了。我。料。謝。老。弟。決。不。是。偷。下。山。去。却。嚴。如。松。的。營。寨。他。救。擊。鼓。三。家。村。的。心。切。定。是。回。三。家。村。去。了。老。兄。若。帶。兵。從。大。路。去。又。恐。怕。謝。老。弟。防。大。路。有。埋。伏。特。地。抄。小。路。回。三。家。村。不。如。分。兵。兩。路。前。去。一。則。可。以。救。謝。老。弟。二。則。也。可。以。使。此。刻。佔。據。擊。鼓。三。家。村。的。敵。人。不。得。安。然。退。出。阿。侯。支。徒。當。卽。答。應。將。手。下。的。蠻。兵。分。做。兩。隊。自。己。率。着。一。隊。走。大。路。由。部。下。頭。目。率。一。隊。走。小。路。乘。黑。夜。下。山。仗。着。蠻。兵。地。形。熟。悉。趁。一。點。兒。星。月。

之。光。脚。枚。疾。走。再。說。嚴。如。松。此。時。雖。未。攻。山。然。山。上。有。大。隊。的。蠻。兵。下。來。豈。有。不。知。之。理。謝。長。霖。偷。下。山。寨。的。時。候。嚴。如。松。便。已。得。探。兵。的。報。告。也。防。備。是。乘。黑。夜。下。山。却。營。連。忙。傳。令。分。兵。三。路。一。路。後。退。兩。路。向。左。右。分。開。埋。伏。等。待。劫。寨。的。兵。來。及。等。了。一。會。不。見。蠻。兵。前。來。又。得。了。探。報。纔。知。道。是。謝。長。霖。率。部。從。大。路。回。擊。鼓。三。家。村。去。了。嚴。如。松。心。想。謝。長。霖。在。幾。日。前。與。我。交。戰。的。時。候。他。就。知。道。擊。鼓。三。家。村。已。經。被。我。兵。佔。據。去。了。依。他。火。烈。的。性。格。當。日。就。應。該。回。兵。去。救。其。所。以。遲。到。今。夜。纔。去。這。其。間。大。半。是。張。如。海。逆。料。謝。長。霖。的。兵。力。有。阻。恐。怕。奪。不。回。擊。鼓。三。家。村。反。被。我。們。打。敗。而。張。如。海。自。己。在。此。刻。又。不。能。分。兵。去。幫。助。必。是。約。了。白。摸。子。嶺。漢。賓。兩。部。的。兵。同。向。擊。鼓。三。家。村。去。現。在。佔。據。三。家。村。的。總。計。不。過。三。千。多。兵。與。蠻。兵。打。起。來。可。以。一。當。十。祇。是。究。竟。衆。寡。太。懸。殊。斷。不。能。抵。擋。三。土。司。的。兵。力。這。爐。鐵。糧。子。有。張。如。海。在。我。非。待。撲。滅。了。白。摸。子。和。謝。長。霖。兩。部。之。後。是。攻。打。不。下。的。不。如。趁。謝。長。霖。不。曾。與。白。摸。子。嶺。漢。賓。會。合。的。時。候。率。部。追。殺。上。去。好。在。我。早。料。到。謝。長。霖。必。回。兵。去。救。已。在。大。路。上。埋。伏。了。兵。等。候。我。此。去。將。他。兩。面。夾。攻。雖。不。能。殺。他。全。軍。覆。沒。也。必。殺。他。一。個。七。零。八。落。不。過。我。既。

率兵追去。難保張如海不衝下山來。倒不如索性分兵一半。從小路去。擊鼓三家村。且竭力把謝長霖撲滅了。料張如海雖有謀而多疑慮。凡事都必計慮。萬全見我忽然退兵。未必就敢來犯我。根本之地。嚴如松計算已定。立刻依計而行。謝長霖雖是忿張如海不幫他從速奪回鞏鼓三家村。賭氣自行率部下。山祇是他也知道。恐怕大路上有埋伏。但小路太遠。又不好行走。乃教一個頭目率領一小隊人在前開路。自己率大隊相隨而行。嚴如松所派的伏兵在黑夜之中也看不出來。了多少敵人。遇敵便衝出來。廝殺開路的兵少。抵敵不過。仍舊退回大隊。謝長霖聞報。一些兒不慌亂。下令分兩邊包圍上去。埋伏的不過幾千人。十多萬蠻兵包圍上去。自然都被圍在內。喜得還在黑夜不好廝殺。謝長霖打算圍到天明。便不愁這幾千伏兵不束手待斃了。誰知天尚未亮。嚴如松已帶兵趕來。大家混殺了一陣。天光纔亮。這一場混殺也無所謂。指揮調度雙方都死傷了不少的人。謝長霖見嚴如松的追兵在後。若不將追兵殺退。決難前進。祇得重整部曲。與嚴如松拚個死活。嚴如松不料阿侯支徒率領大部生蠻也跟在背後。來了自己的兵。又分了一半。走小路實在抵敵不住。祇好率着敗殘兵卒。落荒

逃走喜得謝長霖和。阿侯支徒都急於去救。鞏鼓三家村並沒追趕。嚴如松檢點殘卒。尙有三萬多可用之兵。嚴如松心想李曠等兵力太薄。非我親自前去救援。萬一被謝長霖。阿侯支徒等三四部分的兵馬圍困。不能衝突出來。於今去三家村的大路。既不。好通行。祇好也抄小路前去。但求能全師而退。徐圖再舉也。還容易遂整頓人馬。轉抄。小路而去。結果如何。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用盡其才成收降四部 物歸原主結束全書

話說張必成領兵埋伏在去爐鐵糧子的大路之上。二三日不見有謝長霖的救兵。回來派探四出探聽消息。知道嶺漢賓已經因傷重身死。其子嶺鎮雲年輕胆識不足。雖繼續做土司。統率部下。熟夷祇是不敢出兵報仇。部下頭目中又沒有能人。因幾次出兵救爐鐵糧子。都被嚴如松殺死不少。更不願意出戰了。張如海派來勸誘出兵的說客。嶺鎮雲以新喪爲辭。毫不爲動。李曠鄭五二人駐紮在鐵寨子附近。原是防備嶺土司出兵去救鞏鼓三家村。旣探知嶺鎮雲是個胆小懦弱的後生。全無出兵勇氣。便率部到鞏鼓三家村。幫同張四防守去爐鐵糧子的兩條大小路上。不斷的有探報消息。

之人當攻破聲鼓三家村時也擄獲了不少的牛羊馬匹已陸續派人押運交陸繩祖去了。這日忽得了急報說謝長霖回兵來救在路上與嚴如松的伏兵大戰嚴如松也帶兵追來正在兩下混戰之際不提防阿侯支徒也帶兵隨後來竟將嚴如松殺得大敗落荒逃走於今謝長霖的熟蠻與阿侯支徒的生蠻會合不下四五十萬人馬聲勢浩大殺奔前來了。李曠等正商議抵禦之策又得報知道嚴如松派了一半人馬抄小路前來在某地與阿侯支徒的生蠻相遇兩下大戰一場不分勝負喜得嚴如松在大路上殺敗了。就牽了敗殘的人馬也從小路抄來纔將阿侯支徒的人馬殺退於今嚴如松正領兵向此地前進鄭五道小路遠而難行我們若等待嚴如松的兵來然後應戰必已遲了我們此刻的兵力尙不及敵人百分之一無論如何也不能應戰還是照原定的計策將聲鼓三家村一把火燒了趕緊向小路退兵嚴如松不攻打爐鐵糧子而率領全部到這裏來可知他已料到謝長霖的夾勢必猛非我們所能抵敵李曠也知道阿侯支徒是一個獷悍有名的生蠻之王自家兵少不敢嘗試便依鄭五的話一面派兵分途縱火一面令張必成從速撤退埋伏之兵一同從小路迎上嚴如松的

隊伍這裏伏兵剛退，謝長霖就到了。幸喜阿侯支徒素善用兵，逆料沿途必有埋伏。幾番阻擋，謝長霖不可輕進，依謝長霖是要晝夜兼程，趕的阿侯支徒力言不可。因此耽擱了不少的時間。鄭五等得報後，能從容縱火而退。若不然，彼此一交戰，衆寡懸殊，就說不定要受多大的損失了。鄭五等迎上了嚴如松的大隊，就此收兵回去。陸繩祖的士司衙門地名叫做溜溜壩，一面接壤會理州，一面毗連甯遠府。森林畜牧之富饒，遠在白嶺諸土司轄境之上。因爲地方富饒，纔引起四土司覬覦之心。建設土司衙門之處，雖不及爐鐵糧子那般天然險峻，但是山川雄勝之地。陸繩祖志大心雄，自接任土司以來，專修戰備，除購買外國鎗砲，羅致英雄豪傑練兵，而外並新築石城，縱橫十多里。比甯遠府的城池還雄壯數倍。土司境內照例是不許漢人隨意出入的。陸繩祖因志切報仇的緣故，知道非借重漢人的人材是不能戰勝四土司的。所以特別與漢人交結。陸繩祖也略通漢文，尤歡喜與舉人進士來往。深信嚴如松有將材，把軍權都交給嚴如松聽憑。他獨斷獨行，對李曠等人也格外欽敬。這番嚴如松班師回來，陸繩祖因李曠等殺死了他的大仇人嶺漢賓，心中非常痛快。大排筵席慶功，他們夷人最

盛大的筵宴就是宰牛宰馬宰羊宰法却與漢人不同與宴的人在上面坐着由宰殺牛羊的人牽着要宰的馬牛羊從與宴人面前走過就在附近地方用狼槌打死以表示所宰的馬牛羊都是肥壯的是特殺的不是用病死了的馬牛羊待客打死之後剝下皮來馬牛羊做一鍋煮了半生牛熟就大塊的用鉢盛起來像這種盛宴與宴的倒非吃不可不吃便是瞧不起主人陸繩祖以這種盛宴慶功李曠鄭五等固是初次躬與盛典就是嚴如松自投効陸繩祖部下也沒享受過這般隆重的待遇陸繩祖的家庭親信之人都出來侑酒陸繩祖的夫人姓自漢人中不見有姓自的也是一個小部落酋長的女兒年齡比陸繩祖大兩歲不但生得容貌姣好並練得一身好武藝也不知得自何人傳授會射一種四五寸長的毒藥箭能兩手同時連珠發出各有各的準頭不差毫髮刀鎗劍戟也使得神出鬼沒在未嫁陸繩祖之前就擁右數十名年紀相當的女蠻時常騎着數十匹高頭駿馬馳騁深山窮谷中尋獵野獸夷人多是喜畋獵的每有爭獵野獸互相決鬥的時候惟有自氏所部女蠻所至之處沒人敢與爭鬥因為屢次爭鬥都被自氏殺敗了陸繩祖的母親想爲陸繩祖求一個好內助其謀報仇

之事所以娶自氏來家祇是自氏雖有絕大的能耐性情暴烈殘酷不仁手下的人稍有不合卽抽刀手刃之真是殺人不自眨眼加以生性淫蕩夷人雖不重節操但爲男女有外遇以致相殺的事也時常發生自氏在娘家的時候因自氏通姦爭風吃醋而動干戈的已有過幾次嫁陸繩祖後却斂跡了若在漢人似這般在娘家時因姦情鬧了種種風波的女子決沒有上等人家的男子肯娶裸夷的風俗倒不算一回事祇要到婆家後不再有外遇就好了這回盛宴陸自氏也濃妝豔抹的出來侑酒嚴如松下有一個管帶姓包名慎的年紀雖有三十多歲然像貌生得如白面書生也略通文墨心計最工頗得嚴如松的信任因此也帶着赴宴筵席散後陸繩祖論功行賞李曠等人不待說都有賞賜並分配各人軍隊駐紮之地好一心訓練軍隊預備再出兵報仇諸事佈置已畢陸繩祖忽對嚴如松說道我久想覓一個精明幹練的人替我經理家事苦於尋覓不着我留心看你部下的包慎爲人又細心又精幹倒是一個難得的人物你可以讓給我替我經理家事事麼嚴如松聽了不好不應允祇得連聲說我遵命送包慎過來聽候驅使回營卽對包慎說了陸繩祖的話包慎怫然說道我跟隨大哥

這們多年了。嚴大哥就教我。去赴湯蹈火。我也不敢含糊。陸土司雖是嚴大哥的上司。但我一到他那邊。替他經理家事。便不能朝夕在嚴大哥跟前伺候了。我不情願離開這裏。求嚴大哥的婉言代辭。謝土司的厚意。罷嚴如松見包慎。這們說心裏自然歡喜點頭。說道你的忠心。我知道。不過土司既親口向我。要你去帮他。我又曾當面答應的。了於今。你不肯去。在我自然知道你是忠心。對我在陸土司。甚至疑心。我不放你去。這怎麼使得呢。好兄弟。委屈些兒。承陸土司待我如骨肉。一切大權都交給我。我就爲陸土司把性命送掉也。情願你去幫助土司。就和幫助我一樣。包慎經嚴如松勸了許多話。纔應允了。次日嚴如松卽親送包慎到土司衙門。從此包慎不名包慎衙門中。上下人等都稱爲包師爺。陸繩祖生性爽直。不相信這人。便罷。既相信這人。卽以委託這部分事務的全權。付與毫不疑慮。他知道包慎是嚴如松極信任的人。祇要有嚴如松在不愁包慎有異志。包慎進衙門不久。陸繩祖就將銀錢出入的大權完全委託在他身上。包慎本來精幹。處置一切的事務。都能適合。陸繩祖的意思。沒經過多時。包師爺已成爲陸土司跟前第一個紅人了。這且按下後文。自有交代。於今且說成章甫率領會

服籌並李春林一家男女從白塔澗首途往會理州來桃源縣雖出了在縣衙殺人的大案然須在本地緝捕兇手不着方呈報省峯始能發出海捕的公文咨請鄰省一律查拿兇手成章甫等因走的迅速沿途並沒有留難阻滯既進了土司境界官府中人就明明知道也無法逮捕了那時做邊防官的人都以敷衍相安爲能事萬一不愜惹發了土司的脾氣鬧出夷人撲城劫掠的亂子來這邊防官擅起邊釁的罪名輕則削職重則性命不保因這種緣故做邊防官的總不敢得罪土司像陸繩祖這種有大志有作用的土司更是巴結還恐怕巴結不上誰敢得罪呢因爲如此曾服籌在陸繩祖部下不但用不着更名掉姓並明目張胆的直認是曾彭壽的後人陸繩祖知道曾服籌不能在內地露面而李曠等多是曾服籌父親手下的黨羽有曾服籌在此必可得到這班黨羽的死力所以對曾服籌非常推重卽日拜成章甫爲軍師統率嚴如松曾服籌兩部分人馬再去攻打爐鐵糧子這回雖沒有增加多少人馬但是新添了李春林一家會武藝的男女又有成章甫曾服籌兩個都是想立些功業爲各人進身之禮因此聲勢比前幾回更盛成章甫知道嚴如松屢次攻擊爐鐵糧子勞而無功這回

却祇以少數的兵向爐鐵糧子進攻牽制張如海親自統率大隊暗襲白摸子但又不嚴密將阿祿馬家包圍故意放白摸子派人向張如海嶺鎮雲謝長霖三土司告急逆料張如海屢次求白摸子到爐鐵糧子解圍此番白摸子告急勢不能不親自率兵來救以地勢而論爐鐵糧子離阿祿馬家最近謝長霖嶺鎮雲都得從爐鐵糧子境內經過纔能到阿祿馬家來成章甫在爐鐵糧子到阿祿馬家的路上並不埋伏一個人馬反把自己精銳之兵分做若干隊散處離阿祿馬家甚遠的山林中親自率着攻打阿祿馬家的不過一二萬不甚耐戰的兵卒每日攻擊二三次做出準備持久包圍的神氣張如海正在要派人向白摸子等三土司告急求援忽接了白摸子求援的信心想這必是嚴如松的詭計不是想趁我率兵去救白土司的時候來奪我爐鐵糧子便是埋伏了精兵在半途等我雖不可落他的圈套祇是白土司有難論情勢却不能不出力去救他好在此番來攻擊爐鐵糧子的看情勢不過是一股牽制之師沒有多少力量并且敵人的主將都不在此不難一鼓把他擊退再分兵前去救白摸子若一時不能擊退就惟有等謝嶺兩土司的兵到再合力去解阿祿馬家之圍計劃既定即時

傳令出兵下山禦敵攻擊。爐鐵糧子的本非勁旅。山上的蠻兵又是奮勇迎擊。竟被殺死了大半。餘兵狼狽潰竄。不能成軍。張如海明知敵軍主力不在此也。懶得追擊。一面派人去催促謝嶺兩土司出兵。一面將自己兵馬分撥一半嚴守山寨。親率一半去救阿祿馬家。張如海在四土司中是最能用兵的。依他的意見。因知陸繩祖志在報仇。其勢非將四土司完全殲滅不止。與其年年防備。陸繩祖前來攻打。不如合四土司之力先發制人。前去攻打溜溜壩。無如白摸子和嶺漢賓兩土司祇圖苟安。不肯出兵。僅他與謝長霖兩部的力量。自知敵不過陸繩祖。所以祇得坐待陸繩祖報仇之師。這回他親自率兵去救白摸子。在未出發之前。就陸續派有精幹的探兵。探看阿祿馬家的道路附近。有無埋伏。兵並派有搜山的軍隊。一路搜索前進。不見有一兵一卒的埋伏。離阿祿馬家三十里。便將軍隊駐紮。一查圍圍阿祿馬家的兵。攻擊並不甚猛烈。人數也不過四五萬。張如海心想。陸繩祖原可以出兵三十萬。攻爐鐵糧子的祇一二萬。此處又祇有四五萬。可知他的大部軍隊。必是用聲東擊西之法。以這五六萬兵牽制我。和白土司實在。是攻擊鐵寨子。或擊鼓三家村去了。於今惟有趕緊撲滅。這四五萬人我

再合白土司的兵去救鐵寨子與擊鼓三家村張如海自以爲所料不差卽以所部蠻兵努力向圍城之兵衝殺白摸子見張如海的救兵已到也率兵衝殺而出是這般裏應外合圍城之兵自然抵敵不住當卽分做幾路逃走張如海會見了白摸子說道嚴如松善能用兵我料他必是用聲東擊西之法以一二萬人牽制我以四五萬人牽制你暗中却以全力去打嶺謝二土司此刻尊處之圍雖解但敵人分幾路逃去並無損傷隨時還可以再來我們兩股大兵若爲他四五萬人牽制了不能前去救嶺謝二土司便上了敵人的當這四五萬人撲滅容易我們務必分道窮追殺他們一個全軍覆沒使他們無力再來然後可以去救嶺謝二土司白摸子聽了深以爲然立時分兵幾路白摸子和張如海各率一路跟蹤逃兵追殺單說張如海祇帶了三四萬精銳之兵追殺敗兵到一處叢山之中祇見在前逃走的敗兵都集聚在山谷中不走了彷彿準備抵敵的樣子約計不到一萬人張如海那容敗兵翻身抵抗忙下令包圍上去可怪那八九千敗兵並不逃走反圍在一處似乎不覺得有敵兵包圍上來張如海好生歡喜以爲這幾千敵兵是不能有一人生還了包圍的兵漸漸逼近敗兵仍不抵抗都祇

顧後退。包圍的越逼越緊。被圍的團體自然越退越縮小。祇是一個個磨拳擦掌。已露出等待廝殺的神氣來。張如海一看這情形。覺得不妥。暗想：困獸猶鬥。我的兵雖多了幾倍。然與敗殘的敵兵相拚。多所死傷。太不值得。正待下令鬆開一面。陡聽得東方角上轟然響了一大砲。接着西方角上也照樣響了一聲。知道中計。但已來不及下令退却。被圍的兵聞得砲響。如得了暗號。山崩地裂一聲吼殺。一個個勇氣百倍向包圍的兵衝殺緊跟着南北兩角也各響一砲。喊殺之聲四起。也不知有若干人馬從四路圍殺來。張如海見後路已斷。自己所帶的雖是精銳之兵。祇因人數不多。又明知中了敵人詐敗之計。總不免有些心慌意亂。張如海慌忙披髮仗劍。口中念念有詞。一霎時狂風大作。烏雲四佈。白日無光。頃刻之間就變成了黑夜的光景。光景一黑暗。又加以狂風大吼。兩方的兵都不敢廝殺了。張如海一伸左手。卽有一道白光與閃電無異。向自己的蠻兵一照。便下令跟隨白光所照之方向努力殺出。三四萬蠻兵得了這一道白光。無不精神奮發。一可當十。被圍之兵因眼前漆黑。雖明知四方伏兵都起了。却不敢亂殺。恐誤殺了自家的兵。祇好大家伏着不動。正在混亂之際。猛聽得半空中響了一

個霹靂雷聲過去。狂風頓息。烏雲也隨着狂風。不知散歸何處。去了一輪白日。又高掛天空。張如海所帶的精兵。至此見四方都被散兵圍困。方纔被圍的八九千人。馬又都奮起廝殺。無不驚慌失措。須臾之間。死傷大半。其餘的跪地乞降。一個也不會突圍逃去。張如海欲逃無路。祇得飛身跑上一座小山頭。仗劍作法登時。山頭上濃雲密布。不見張如海的縱影。追兵上山尋找。一到山頂。就不由不的滾跌下來。七孔流血而死。接連死了數十個。追兵後來的。便不敢上山了。有兵將這情形報知成章。甫成章甫笑道。不值價的張如海。到了這一步。還要賣弄狡猾。待我去拿他。下來說罷。也躡髮仗劍。緩步向山崗走去。上到半山。卽停步。以劍尖指山頭。彷彿是畫了一道符。書畢。喝了一聲。勅。卽見閃電也似的一道金光。從劍尖射出。直衝濃雲之中。左旋右繞。如金蛇天矯。空中濃雲剎時四散。張如海在山頭已不能藏形。躲影。露出忿怒不堪的神氣。挺劍向成章。甫殺來。會服籌。李曠等都在山下看着也。各挺手中兵器。拔步上山。安排與張如海廝殺。成章。甫回頭搖手說道。用不着你們上來。兩個敵他一個。將他拿住了。他也不心服。會服籌等聽了。祇得排立在山下。等待張如海見了成章。甫也不開口。揮劍便殺。

成章甫一面仗劍抵敵。一面大笑說道：「貧道已多年不幹這玩意兒了。借此活動活動也好。兩人走了幾個照面。張如海那裏是成章甫的對手呢？本不難一劍將張如海刺死的。祇因陸繩祖對四土司之中。恨張如海最甚。成章甫存心要活捉張如海。給陸繩祖報仇。所以多鬥了幾個回合。方將張如海拿住。張如海既被活捉。白嶺等三土司少了一個主謀之人。無不心驚膽落。成章甫率兵次第征服。不過一年。四土司所管轄之地完全奪歸陸繩祖管轄。陸繩祖的勢力在一切土司中。沒有能比擬的。陸繩祖因成章甫活捉張如海有功。便將爐鐵糧子地方給成章甫坐鎮。其餘三土司衙門就給嚴如松、李曠等有功之人住了。駐紮甯遠府和會理州的軍統知道陸小土司部下有會服籌、李曠等一班要犯。聲勢日盛。一日料知將來必爲邊地之患。若用兵力防堵。非有數十萬大軍。是防堵不了的。這時清廷因在中興之後。極圖與民休息。輕易不肯用兵。對於夷務專責成邊防。官撫綏安輯。不許輕啓釁端。因此甯遠府與會理州兩個軍統思患預防。便不能不用種種方法和手段來交歡陸繩祖。祇是這兩個軍統都是極尋常的武官。全仗夤緣巴結得了這般地位。並無真實本領。使夷人欽畏。雖用盡了交歡

的。方。法。怎。奈。陸。繩。祖。心。目。中。總。不。免。瞧。這。兩。個。軍。統。不。起。而。曾。服。籌。李。曠。等。野。心。甚。大。加。以。兵。精。糧。足。祇。想。攻。城。掠。地。擴。張。自。家。勢。力。就。慫。恿。陸。繩。祖。不。可。受。兩。軍。統。的。半。籠。兩。軍。統。得。了。這。個。消。息。知。道。責。任。重。大。擔。當。不。起。祇。急。得。將。情。形。星。夜。密。呈。四。川。總。督。此。時。的。四。川。總。督。倒。是。一。個。極。有。氣。魄。極。有。才。能。的。大。員。自。得。了。這。種。密。呈。之。後。便。派。遺。精。幹。並。熟。悉。夷。務。的。人。專。一。調。查。陸。繩。祖。的。性。情。習。慣。以。及。日。常。起。居。飲。食。的。情。形。尋。常。土。司。的。性。情。習。慣。及。起。居。飲。食。的。情。形。倒。有。不。容。易。調。查。清。楚。的。惟。有。陸。繩。祖。容。易。調。查。因。爲。陸。繩。祖。的。知。識。才。能。高。出。一。般。生。熟。夷。之。上。眼。見。漢。人。衣。冠。文。物。之。盛。心。中。非。常。羨。慕。完。全。與。一。般。生。熟。夷。的。性。情。習。慣。相。反。普。通。生。熟。夷。對。漢。人。都。十。分。輕。視。漢。種。人。在。土。司。境。熟。夷。稱。之。爲。黑。骨。頭。男。的。養。在。家。中。爲。奴。女。的。養。在。家。中。爲。婢。打。死。了。殺。死。了。祇。當。是。打。殺。一。隻。雞。狗。連。歎。息。都。討。不。着。一。聲。熟。夷。自。稱。爲。白。骨。頭。儘。管。只。七。十。歲。的。老。黑。骨。頭。被。十。來。歲。的。小。白。骨。頭。捶。打。老。黑。骨。頭。敢。表。示。半。點。反。抗。或。不。高。興。的。神。氣。這。就。比。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還。要。厲。害。登。時。便。可。以。處。死。誰。也。不。能。替。這。老。黑。骨。頭。抱。屈。有。勢。力。的。熟。夷。平。日。不。坐。椅。櫈。多。是。叫。女。黑。骨。頭。背。脊。朝。天。用。雙。膝。雙。肘。

撐在地下背上蓋一張坐褥當椅櫈坐疲乏了承受不起了又更換一個來了重要的賓客也是用黑骨頭做椅櫈惟陸繩祖知道熟夷中人材絕少要報仇非借重漢人中的人材不可因此不敢存輕視黑骨頭之心並極力與漢人接近成章甫嚴如松等都是漢人果然能助他報了大仇且開拓了數倍的土地更覺得漢人可欽敬日常起居飲食漸漸模彷彿漢人連衣服都改了漢制一般生熟夷雖多不以陸繩祖這種舉動爲然但是勢力都不及陸繩祖不能反對陸繩祖這般行爲知道的很多最易打聽四川總督得了調查人的報告心想陸繩祖既羨慕漢人的文物制度若奏保他一個虛銜使他能穿戴翎頂袍褂儼然是一個武職大員他必欣然就範聽我的調度不過得先事派遣幹員秘密前去道達識拔之意果不出這總督所料陸繩祖正想做官祇保給他一個參將他就親到省城見總督謝保舉之恩總督有心羈縻他特地在省城建築一所極壯麗的行臺給他居住指派幾個漂亮的候補官鎮日陪伴他去花街柳巷玩耍無論甚麼英雄豪傑一落了這在圈套就不容易自拔了陪伴他的候補官當中有一個姓李的安徽人是翰林出身在四川候補知府家中有一個小姐年纔一十

八歲容貌生得極齊整。且知書識禮。因父母擇婚甚苛。李小姐自身也立志非好男兒不嫁。李翰林奉派陪伴陸繩祖。終日與陸繩祖在一塊兒廝混。覺得陸繩祖的儀表魁梧襟懷闊達。才清學問在夷人中可算得是特出的人物。便有心思想把自家女兒嫁給他。此時四川總督凡是可以羈縻陸繩祖的方法。無不樂從。也就願意撮合這一段姻緣。於是李小姐居然成爲陸夫人了。當結婚的時候。四川全省的文武官員上至總督下至佐雜。無不前去道賀。四川人從來不曾見過比這回再盛大的婚禮。燕爾新婚之後。陸繩祖見李小姐比自氏溫存美麗十分歡愛。李小姐是大家閨秀。其敬愛丈夫的情形自然不是陸自氏所能趕得上的。陸繩祖因之絕跡不再去花街柳巷玩耍了。在省城盤桓了一年多。纔帶了李小姐回溜溜壩。在溜溜壩大興土木建造一所衙門。比四川總督衙門的規模還宏壯幾倍。舊有的土司衙門給陸自氏居住。陸繩祖本人帶了李小姐住在新衙裏起居飲食僭儼王候。當時守土之官但求他不爲邊患。這些小節誰敢過問。祇有陸自氏看了陸繩祖這般寵愛李小姐異常氣忿。但又畏懼陸繩祖的威勢不敢吵鬧。暗地與包愼商量陷害李小姐的方法。包愼道俗話有一句月裏嫦

娥愛少年。如果能在漢人中。物色一個姿色絕美的男子。使他伺候主人朝夕。與李家姑娘見面。我再指點他一些挑逗的方法。不愁李家姑娘不落套。但得成了。奸便容易。致他的死命了。陸自氏聽了大喜。卽委託包慎去辦世間物色美女。倒難物色美男子。祇要有錢有勢。就不愁物色不着。包慎自從替陸繩祖當家。卽與自氏有了曖昧之行。一衙門內外上下的人。都是他用錢買通了的。爪牙心腹。其中雖也有忠義之士。不受他們賄賂的。但因這事的關係太大。無人敢在陸繩祖跟前漏風。嚴如松也微有所聞。祇氣得自己打自己的嘴巴。罵道。我真是瞎了眼。怎麼用這種入面獸心的東西。在跟前使陸繩祖看見。以致做出這種事來。我問心如何。對得起陸繩祖呢。曾對包慎叫到自己私室。勗以大丈夫行事。務須光明磊落。以忠信爲主。包慎雖明知嚴如松忽然以這類正大的話相勗。勉必是因爲已得他與陸自氏通奸的風聲。但嚴如松不能明白。說出他便裝作不理會樣子。祇當一番閒談。聽了嚴如松見包慎毫無愧怍之心。纔知道他是一個絕無心肝的人。陸繩祖到省城去的時候。嚴如松幾番存心想借故將包慎殺了。甘願自己受陸繩祖的處分。免得鬧到醜聲四播。無奈包慎刁狡異常。早已料

知嚴如松必不能相容時。時提防着嚴如松。竟沒有下手的機會。正人的心思。手段。每不及邪人的周密。嚴如松將有甚麼舉動。包慎都可以事先偵知。包慎將有甚麼舉動。嚴如松不但在事前不得而知。就是事後也很難知道。底蘊因此包慎打發人四處訪求美貌少年。嚴如松毫不知道。包慎的心腹爪牙極多。絕不費事的便尋覓了幾個。真是面如冠玉。唇若塗朱的美少年。包慎特地做了些鮮豔奪目的衣服。給這幾個美少年穿了。帶在身邊。做跟隨朝夕。教訓種種獻媚阿諛的方法。訓練了幾月之後。又覓了幾個有姿色的丫鬟。一同送給陸繩祖和李夫人。陸繩祖做夢也想不到。包慎此種舉動。含着極毒辣的詭計。在內。祇道包慎真心孝敬自己。和李夫人。陸繩祖正在學着擺官架子的時候。恰好用得着這樣漂亮的跟隨李夫人。年輕又初到溜溜壩。不知道原來土司衙門裏的情形。但知道包慎是陸繩祖最信用的人。與陸自氏的暗昧勾當。無從知道。既送來幾個丫鬟。斷無不收納之理。加之這些丫鬟都受了包慎訓練。逢迎得李夫人十分歡喜。陸繩祖在省城的時候。四川總督因想用種種的方法。銷磨陸繩祖的雄心。銳氣。引誘他吸鴉片烟。陸繩祖雖是一個有作爲的人。畢竟因年事太輕了。

不知道鴉片烟的厲害。又經不起多方引誘。居然吸上了。很大的烟癮。但是他自己不會做。火原來雇用了兩個專司鴉片烟的人。自從包慎進呈了幾個漂亮青年之後。陸繩祖便嫌原有的兩人不好。改派兩個漂亮青年接管。如是者也相安了半年。一日。陸繩祖從外面走進李夫人臥室。還沒跨進房門。祇見一個專司鴉片的青年低著頭。急忽忽從房中走出來。面上微露驚惶之相。陸繩祖瞪了這青年一眼。也沒說甚麼。卽走進房去。一看房中沒有第二個人。僅有李夫人橫躺在床上。彷彿已經睡着的樣子。陸繩祖伸手在李夫人身上推搖了幾下。纔驚醒轉來。陸繩祖問道：「青天白日。是這們睡着幹甚麼？」李夫人見問。忽然紅了臉。低頭含笑。不做聲。陸繩祖鼻孔裏笑了一聲。便走開了。李夫人何以忽然紅了臉。低頭含笑。不做聲呢？原來李夫人因懷了孕。所以昏昏思睡。初次懷孕的人。面皮薄。不好意思。說出青天白日睡覺的原因來。故紅着臉。不做聲。那裏想得到有人陷害自己丈夫已生了疑心呢？陸繩祖雖是這般鼻孔裏笑。一聲便走了。李夫人竟毫不在意。陸繩祖從此時。時在面上露出不高興的神氣來。對李夫人突然冷淡了。李夫人雖是滿腹憂疑。却是摸不着頭腦。不好動問。是這般。又過了半

月。這日李夫人又在睡午覺。陡聽得一聲大喝。從夢中驚醒。轉來祇見陸繩祖已橫眉怒目的立在房中。嚇得慌忙翻身起來。問爲甚麼事。陸繩祖怒冲冲的說道：「你還問我爲甚麼事嗎？你白天睡在床上，跟隨的人在房裏幹甚麼？李夫人愕然說道：「我睡着那裏知道跟隨的是你的人？看他在房裏幹甚麼？你去問跟隨的好了。與我有甚麼相干？我久已對你說過，請你到外邊房裏去吸鴉片烟，不可在這房裏聽憑他們當跟隨的任意出入。你不信我的話，於今倒來怪我嗎？你的跟隨本來經你許可，隨時可以到這房裏來。我醒時尙不能禁止，何況睡着了你自己不禁止他們進房？我甚麼事陸繩祖是個狠精警的人，聽了李夫人這番言語，知道是自己錯疑了他，正覺心裏有些抱歉。李夫人已忍不住掩面哭泣起來。陸繩祖又祇得用言語去安慰李夫人，不瞧不睬。陸繩祖以爲哭泣一陣便可安然無事，誰知陸繩祖走出房門，李夫人卽趁着沒人看見，挑了大半杯鴉片烟，吞下肚子裏去了。因爲無人知道，直到烟毒大發，方從事灌救。那裏還來得及呢？可憐這個知書識禮的李夫人，就此香銷玉殞了。陸繩祖望着李夫人慘死，祇哭得死去活來，痛哭了一頓之後，便如失魂喪魄的人，不言不笑，送上

飲食祇隨意吃喝一點兒就不吃了。僅吩咐經辦喪事的人一切喪葬的事都照漢人制度。陸繩祖親自監着辦好了喪葬。忽將嚴如松傳到密室問道：「你知道我李夫人是怎麼死的嗎？」嚴如松祇好說不知道。陸繩祖道：「別人個個都知道是吞鴉片烟死的，但是好端端的人爲甚麼會吞鴉片烟呢？你知道其中道理麼？」嚴如松仍回說不知道。陸繩祖紅了兩眼，哽咽着說道：「是被陷害死的，我真對不起他。你知道是被誰害死的麼？」嚴如松更不敢回說。知道陸繩祖搖頭說道：「你是何等精明能幹的人，豈有不知道之理？」我一生的事業全虧了你幫助。始有今日。我知道你是一個血性男子，你能幫助我報我父親之仇，斷沒有不能替我報仇的道理。你要知道李夫人的仇人就是我的仇人。我自從親見李夫人慘死的情形，我這顆心已經痛碎了。沒了這顆心，連穿衣吃飯的事也不會那裏能報仇呢？所以不能委託於你。你能應允我麼？」嚴如松道：「依我的愚見，並不覺得有人敢陷害李夫人。陸繩祖不待嚴如松說下去，忙伸手掩住嚴如松的口，說道：「你不與我的仇人同黨安得代他說話？」嚴如松聽了，驚得汗流浹背，祇得唯唯應是。陸繩祖流了一會眼淚，忽然長歎了一聲，自言自語的說道：「漢人的禮教實

在甚好身爲漢人而不知道備常綱紀的就是可殺的人就是我李夫人的仇人也。就是我的仇人嚴如松雖明知陸繩祖心中痛恨的是包愼和自氏兩人祇是一時苦於無言可以安慰嚴如松從密室退出來不過半日忽接着土司衙門中來人報告陸繩祖已失蹤不知去向嚴如松大吃一驚立時帶了幾十名精壯衛士先到新土司衙門存細尋覓果不見陸繩祖的蹤影傳跟隨陸繩祖的人來問據說陸繩祖自從李夫人去世後卽不許跟隨的人近身見面就大喝滾開去因此跟隨的不敢露面所以陸繩祖何時離開了衙門不得而知嚴如松又到舊土司衙門包愼陸自氏都說陸繩祖自新屋落成之後一步也不會跨進舊衙門來嚴如松祇得打發自己的衛士分途去外面尋覓自己也帶了些人出外探訪一夜沒有訪着下落直到次日早晨嚴如松走到李夫人墳上祇見陸繩祖雙手捧着臉蹲在墳堆上如癡如呆嚴如松忙上前叫喚似乎已沒有知覺當卽教人拾回舊土司衙門僅奄奄一息不能言語不能轉動祇兩眼不住的流出血淚來沒一會兒工夫就咽氣了嚴如松不待說是撫屍痛哭心裏想起陸繩祖在密室吩咐報仇的話又眼見了包愼與陸自氏鬼鬼祟祟的情形不由得忿

火中燒恨不得立刻將包慎處死剗出心來祭奠陸繩祖祇是陸自氏不似平常婦女容易對付陸自氏本來歡喜練兵自與包慎通姦包慎自料將來必不爲嚴如松所容欲謀自固地位就暗中慫恿陸自氏增加兵額包慎因久在嚴如松下也是身經數十戰的偏將幫助陸自氏訓練軍隊派人到安南越南購辦鎗砲銀錢經管之權全在包慎手中辦理更覺容易陸繩祖在省城的時候包慎惟所欲爲盡力佈置沒人敢阻擋嚴如松明知包慎居心叵測祇以有陸自氏出頭因名分的關係也祇能在暗中預爲之備不能禁阻包慎旣擁有很強盛的兵力又能挾陸自氏以自重嚴如松雖念陸繩祖造言然也不敢冒昧陸繩祖沒有兒子陸自氏便繼續當土司草草將陸繩祖的喪葬辦了包慎見嚴如松對自己大不似從前親熱並時時表示出瞧不起他的神氣心裏已覺得很不自在嗣後聽說陸繩祖在臨死之前曾傳嚴如松到密室細談了許久而陸繩祖在李夫人墳上蹲着又是嚴如松去尋着的遂疑心陸繩祖之死嚴如松預先知道臨死前在密室所談的十九是爲他自己與陸自氏的事因此一見嚴如松的面卽覺如芒刺在背乃與陸自氏商量對付嚴如松的方法陸自氏早已感覺嚴如

松的軍權太重爲人又耿直不阿留在跟前必爲後患已決心削奪嚴如松的兵權先派心腹人探聽嚴如松近來的言語舉動嚴如松從陸繩祖葬事辦妥後卽歸到軍隊駐紮之地一心訓練士卒一面結合成章甫曾服籌等人不聽陸自氏的號令陸自氏探得了這種消息不由得大怒卽遣人傳嚴如松到衙門裏來嚴如松明知此去必遭毒手但不去陸自氏必帶兵來遲早免不了決裂不如先下手爲強登時調集自己隊伍準備與陸自氏翻臉包慎也慮到嚴如松聯合成章甫曾服籌等便難對付派人到爐鐵糧子卑詞厚禮的與成章甫聯絡輕輕加嚴如松以反叛的罪名此時的成章甫正因蓮花山的曾師傅親送小翠子到爐鐵糧子來與曾服籌完婚忙着辦理喜事沒工夫管嚴陸兩家的戰事并且曾服籌和李曠等人已經佔有四土司的領土足夠據地稱雄了正好借着守中立與陸家脫離關係成章甫在曾服籌與小翠子結婚的時候指着曾師傅拿出來的玉玦對曾服籌說道這東西原是你父親酬廣德真人救你祖母之恩的就爲那一遭治病鬧到一家妻離子散想不到今日倒做了你娶妻下聘之物這金環原是你母親當你與劉貴出亡之時恐怕途中缺少用費有這環好變賣

銀錢的難得。你至今還留着。於今你的仇也報了。妻也娶了。立足之地也有了。算是我的心事也完了。好自爲之。在這地方子孫孫可以保守。沒人能奈何你。我幸遇明師。略能了解道中玄妙。從此我當去努力我的事業。不能再顧你了。曾服籌聽了那裏肯放成章甫走呢。說了許多懇切攀留的話。成章甫當時似不甚堅持的樣子。次早忽報成道人和曾師傅都不知去向。曾服籌知道修道的人是不可強留的。祇得歎息一聲。罷了。嚴如松與陸自氏火併接連戰了幾年。陸自氏本來敵不過嚴如松的。因胡小么兒處心積慮要替自己父親報仇。也帶領了一部分會黨到包愼跟前投効。纔把嚴如松打敗。嚴如松雖敗。陸自氏也打得精疲力竭。他轄境內的夷人困苦連年。戰禍再三。求官進剿。願做嚮導官兵。一去。陸自氏與包愼無力抵抗。都被擒了。所轄之地改土歸流。卽今之昭覺縣。曾李的子孫至今尙佔據爐鐵糧鐵寨子。鞞鼓三家村等處。爲土司無人能奈何他。這部玉玦金環錄寫到此地祇得完結了。

